



89305

皇明文雋序



一代精華之氣每萃于人
文以鳴國家之盛故豪傑
之士樹幟詞壇者追琢其章

郁離其采如日月經天如

江河行地國家實藉以柱

璋治化潤呈皇敵蓋精

氣所發行百尺垂不朽

者在必

以興列聖右文名賢蔚起

家握隋珠人控和璧中間

擅右文為右肱背相望不佞

序二

為生時津、馳右雖不

孤至心嚮遠、嘗私淑名

家文系認加評隲國而先

正如宋方劉解義而人精

古咀馘道奧鉅者馘吹休以
樹、盾有臣文稱文章鼻
祖已商是而還代不之人通
女崆峒正、之奇滄溟奇

序三

中未始無正鳳洲之道
婿百態南溟雄健未始不
媚雖才品不一每皆匠心
駸勅員以執耳狎盟為後

學指南在余不能置一喙
之惟是文體并承氣推移
不無可言之者焉蓋風氣如

開澤之蠶之乃浸假而燃

序四

明又浸假而化乃如波斯逝
而文亦隨之試就蘇集霞按
焉臣博執貌慙如良玉在
璞精采不露義在為洪永

文可不問矣也生膏沃毛飛
如太何費研究甚乍閱第也
為既知文可不問知也其炫
士高頷異鈞瀾索億如畫切

序五

繪像於態極妍者為
今日文不可不問也也運
文然今論世古且濫觴之慨
此亦明文之大凡也己善親

澹者沿流溯源因源窮
委才品絲局通以脈系運
絲通融以神隨至祥脈所

到自有證合緣筏登岸

序六

上登二筏可捨以藉登舟魚

魚舟而望可忘必能成一家
三重此不朽循是而轉磨
宋之藩扶秦淨之戶直與

典謨訥語接跡可必語曰治
金古液而采其精醱酒古澄
而取其母讀文雋古能為精
之探而母之取心則幾在余

序七

既幸明文雋付梓因附

緒言弁誌首占同志古質焉

賜進士出身觀刑部政樵

陽陳之美書



皇明文雋目錄

一卷

巢父許由高士論

王守溪

○ 武王論

方孝孺

○ 三監論

袁了凡

管仲論

薛方山

太公管仲難易論

王鳳洲

○ 幽王褒纒適褒姒論

袁胥臺

○ 懿公好鶴論

梅旌德

○ 騫拳論

方希古

○ 屈原論

朱應麒

○ 卞和論

唐肅

趙盾論

夏桂州

○ 晉里克論

崔後渠

○ 孔夫子論

王荆石

○ 荀變干城將論

鄭以偉

○ 荀子楊子論

陶石簣

○ 伍員論

程敏政

○ 范蠡伍員論

葉臺山

○ 夫差論

李維禎

○ 豫讓論

○ 方孝孺

○ 蘇秦張儀論

湯聘尹

○ 樂毅論

丘瓊山

○ 藺相如完璧歸趙論

王元美

○ 呂不韋賈術論

袁了凡

○ 茅蕉論

商文毅

○ 公子無忌論

王元美

皇明文苑詩目錄

○ 信陵君竊符救趙論

唐荆川

二卷

○ 漢高帝分美得失論

鄭師山

○ 漢高帝罪項羽論

董份

○ 陵母伏劍論

王鳳靈

○ 因時大臣論

李卓吾

○ 張留侯論

宗子相

○ 四皓論

王陽明

○ 漢高帝言羽翼已成論

王鳳洲

高帝以不忠罪丁公論

劉沂東

詞學儒臣論

李卓吾

武帝不冠不見黯論

鄭少谷

司馬遷論

錢麓屏

汲黯卜式質直論

葉臺山

功臣學士論

胡遜齋

周亞夫論

王元美

龔勃海論

顧涇陽

甘延壽陳湯矯制論

李九我

皇明文集

三

光武渡河論

潘雪松

嚴子陵高士論

羅一峯

富春山論

郭青螺

伏波將軍嬰鑠翁論

李九我

蔡中郎論

王鳳洲

仇香化陳元論

李滄溟

趙苞棄母全城論

方孝孺

關公論

程敏政

關羽失荊州論

王弇州

孔明諫昭烈論

鄭師山

三蘇不取孔明論

楊昇菴

昭烈顧命之失論

孫覲揚

曹操論

程篁墩

荀彧論

唐荆川

三卷

郭巨埋子論

方孝孺

祖逖聞鷄論

蔡虛齋

王導臣品論

王鳳靈

陶士行爲晉鎮將論

王元美

梁武帝奉佛論

江明德

傅奕論

李東陽

王珪魏徵論

馮琢菴

李勣論

李卓吾

武曌論

王元美

六郎蓮花論

鄭伯虎

狄仁傑公門忝李論

林次崖

明皇焚珠玉錦繡論

李九我

貴妃洗兒錢論

顧廻瀾

段秀實死節論

李東陽

李泌衣白山人論論

吳震華

崔祐甫不賀論

鄭孩如

漢唐宋黨人論

張一桂

唐文三變論大文章論

趙心堂

讀五代史論

王元美

四卷

太宗賞花賦論

黃葵陽

皇明文雋

五

范仲淹論

李卓吾

寇準以真宗為孤注論

陳慈谿

李綱固守京師論

王廉

韓魏公天下大文章論

王槐塾

趙清獻入蜀論

傅夏巖

韓侂胄論

李卓吾

文信公托言黃冠論

孔文谷

文大祥論

王世貞

○深慮論

方遜志

士先器識論

袁王蟠

淡泊明志論

沈確

寧靜致遠論

陶石簣

新都講業論

汪南明

善仕論

汪道昆

不應舉論

袁了凡

君子小人論

姜逢元

兵勝于朝廷論

王道行

與友論文

張侗初

皇明文馬

與仙人論性

袁中郎

文體交情論

屠緯真

交道策

焦弱侯

闔宦擅權策

吳無障

濟時救變策

顧隣初

五卷

讀衛青霍去病傳

王元美

爲李于鱗傳

王元美

戚將軍傳

汪道昆

爲霍長公傳

李于鱗

馬姬傳

王百谷

壽少司徒鮑公七十序

汪南明

爲姜翁八十雙壽序

李空同

爲贈東村公八十壽序

王維禎

贈許母張太孺人序

李滄溟

壽李于鱗母太夫人序

王元美

賀大中丞孟公生子序

李于鱗

賀張惠安公生子序

馮琢菴

皇明文集

送何柳陽往鎮輸寧肅序

李空同

爲少司徒陸公平寇序

汪南明

壽戚大將軍序

王元美

送房任丘河南按察使序

李空同

爲按察李公恩榮永慕序

李于鱗

贈王元美按青州序

李滄溟

爲宗子相序

王元美

送趙處士還曹序

李于鱗

紫陽書院會錄序

汪道昆

會試錄序

馮琢菴

武舉錄序

馮琢菴

西遊集後序

解大紳

題湯若士詩序

丘毛伯

六卷

閱江樓記

宋潛溪

獨秀山記

解縉

象祠記

王陽明

漂母祠記

黃省曾

皇明文雋

黃鶴樓記

汪南明

復清容軒記

王鳳洲

登平遠臺記

宗子相

復臨川永安寺田記

湯若士

德政碑記

馮琢菴

日涉園記

王鳳洲

小辨軒記

湯若士

代柳河東憎巧文

劉孔當

爲太恭人乞文

李于鱗

祭方烈女文

汪道昆

摘花賦

吳寧野

咏梅賦

徐文長

琴聲賦

李卓吾

咏鶴賦

徐文長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謀伐宋書

李于鱗

擬趙高答李斯書

李空同

擬岳飛答秦檜書

吳明卿

戲爲絕茂秦書

李于鱗

皇明文雋

七卷

趙衰薦卻縠贊

王元美

漢壽亭侯關羽贊

丘一峰

項羽贊

王元美

余闕一門忠孝貞節贊

王元美

開國功臣贊

王元美

爲李于鱗先生贊

王元美

凌太安人傳贊

李于鱗

賣柑者說

劉伯溫

雷者說

劉伯溫

方竹圖說

李卓吾

潮汐說

陳幼溪

曆法說

陳繼儒

御史朱公遺愛引

李于鱗

修城小引

馮琢菴

七儒解

宋潛溪

李淑人大節解

李于鱗

閔天不賂紂辯

王元美

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辯

王元美

春王正月辯

徐應聘

駁諸葛蕭何相體辯

王元美

諸葛孔明文集辯

李空同

明妃琵琶曲辯

程敏政

宋太祖太宗授受辯

程敏政

心術才術學術辯

李名芳

春秋大夫評

袁宗道

賈誼董仲舒評

陳如岡

李杜韓柳評

胡廣

韓范經畧西夏評

翁青陽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評

夏桂州

○廢卜司馬季玉

劉伯溫

問孔明管樂何如

王鳳洲

題屈平賈誼祠

汪道昆

勅建憫忠祠碑

汪道昆

八卷

擬冊立皇太子詔

劉孔當

皇明文集

春和賑貸詔

韓爌

人寧夏蕩平宜諭軍民詔

沈淮

朝鮮倭退後戒諭本國君臣勅

高克正

諫迎佛疏

王守仁

劾元輔不奔喪疏

鄒元標

○星變陳言得失疏

李騰芳

正朝綱定邊畧疏

李名芳

正人心定國是疏

陳懿典

為類奏災異疏

馮琢菴

乞歸養祖母疏

名公文集

袁中郎

袁中郎

殿試文武並用對

精選

朱之蕃

朱之蕃

試正士風議

兆麟參補

王元美

王元美

馭倭議

公陳繼儒標指

高克正

救荒弭盜議

朱文許由高士論

李騰芳

堯欲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汚濁。洗其耳於颯水之窟。巢父又恐汚其巾。且置而

巢許篇

賴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其山之上蓋有許由

首已先叙其惡以天下累已而

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世天下累已而逃堯之

皇明文壽

目錄畢

對荒蕪盜難發疏

李觀業

題對鑄言得失疏

高京五

精五士風議畧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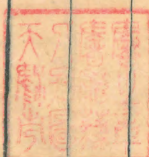
王元美

選精文苑並用提

朱文蕃

○ 子調養臥料疏

袁中郎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文卷一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鵠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埜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王守溪巢父許由高士論

堯欲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汚聞。洗其耳於潁水之濱。巢父又恐汚其牛口。世稱巢許為高士。

首段先叙

其惡以天下累已而下累已而

潁陽東溪相傳巢父洗耳處。而箕山之上。蓋有許由塚。疑於有其人矣。彼其惡於以天下累已。而逃堯之

皇明文雋

文卷一

乙

又不遠去以為高

見求

堯讓天下於許由。舜讓天下于支州。伯見于莊漆園南華經。至許且悉。

宜其去之。

幽林荒遠。使不可即。而其生且死。不離乎箕潁之間。

豈堯之仁。不屈一夫之所守。不待去遠。自不患於見

奪。抑其善於自戕。能使堯終不得而累之。以天下。而

無事於遠去。是亦高矣。吾又有病焉。夫其求之不逃。

逃之不遠。而能使其終見舍。孰若無使為其所知。而

莫我求也。高世之士。天子有不得臣。諸侯有不得友。

非謂其爵之而不降。禮之而不就。偃蹇傲倨。抗其迹

於巍巍。揭日月以行。其灼灼之名。而以為高也。湛乎

即轉上不遠去使人知我求為病

此段叙高士之所以為高者在

梵音椿
無知貌

迹名滅迹
使天子諸
侯不得而
臣為抄

本音賁
修也

又舉康衢
老人使堯

莫知為何
許人乃高
斷二千猶
欲以名高
顯耀後世

結正破後
世不得以

白王明文集

文卷一 二二

一子為高

引詩見其
未足為高

與俗同波。芑芑乎。其與眾人皆愚。覲面而不見其躬。同席有不覲其形。而臣且友之。故不可得耳。今將待其詞命之至。而後以為已汗。艷然作於容氣。顯與黃屈絕。烏睹所謂高哉。好奇之士。猶參然道之何也。康衢之老人。堯遊康衢。見老人含哺鼓腹。而歌帝力於何有也。樂其飲食。歌聲發於腸腑。使堯聽其歌。而不知其聲。得其聲。而不知其人。是吾所謂高也。當堯之時。環康衢而處者。皆可以為巢父。而民不見稱。二子者。以不屈為高。而來堯之見求。反以辭而逃之。見名為高。而傳於後。不異哉。

縉紳先生。方且原帝堯重禪之指。決其事之有無。以闢傳者之妄。予以為正。使如好事所談。以為實有。尤不得後以為高耳。

程篁墩題許由棄瓢詩曰。心寂何妨響萬瓢。棄心處勝狂濤耳。塵甦滅心塵起。却恐先生見未高。

葉台山評此文。斷其宜埋光。剗采使堯不我知。不我

求。方為高。洗耳壺牛。還是好名念。頭未忘。未足為

高。世之士。末引康老并程篁墩詩。俱千古獨見。即

起。二子而問之。亦當口噤。

方孝孺武王論

書載武王即西伯之位十有三年春紂惡貫盈始應天順人不期會八百國紂率如林之衆前徒倒戈皆背商歸周紂衣珠玉自焚而亡武王以兵

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垂亂之尤甚司馬遷有

首言武王際以臣代君之會乃其過大不幸非初心得已不已也武城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

死者為武王諱且不忍書也他書謂紂自焚死意謂

近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耳當

斯時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與師而踰孟津武王即位

皇明文倫

文卷一

三

過武必不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甲子紂於洹郊亦以見兵出不得已意不死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

之死也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矣豈復

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乃謂武王至紂死二射

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

白之旗此皆戰國薄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

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蓋信史不如無史遷固漢

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也高祖猶

言司馬遷三射懸旗之說乃其信史之過而為是非頗謬於聖人處漢高魏文一中主耳

皆能全于

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奉山陽終其身

漢滅秦不忍殺降王子嬰

嬰曰賜登

以武王之魏哀漢不

會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

聖反不如恐剪山陽

其不然矣苟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強臣凌上者道臨

二君邪

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結言後世無君之徒藉武王皆

吾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恠者之戒

康而滅長於伯妙其復國而中興援

司馬遷啟之也

李卓吾評武王於紂非有深讐特為民誅暴耳已歎

封武庚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做好事之

口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庚微箕為証其為萬

世君臣防意義深遠矣叔誠字成同為商之遺臣

自至明人集

文卷一

四

精臨

其君而受命之日人皆謂其

其不然矣會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

聖反不如恐剪山陽

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結言後世無君之徒藉武王皆

吾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恠者之戒

司馬遷啟之也

李卓吾評武王於紂非有深讐特為民誅暴耳已歎

封武庚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做好事之

口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庚微箕為証其為萬

世君臣防意義深遠矣叔誠字成同為商之遺臣

其君而受命之日人皆謂其

其不然矣

會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决知

聖反不如恐剪山陽

其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

結言後世無君之徒藉武王皆

吾故表之以為好奇信恠者之戒

司馬遷啟之也

李卓吾評武王於紂非有深讐特為民誅暴耳已歎

封武庚微子何甚仁也謂斬首懸旗其做好事之

口矣正學先生以紂自焚武庚微箕為証其為萬

世君臣防意義深遠矣叔誠字成同為商之遺臣

袁了凡三監論

三叔周臣子也武為吾述叔視武則不孝公為成德叔視公則不忠况流言幾危社稷非風雷孰表忠誠以為不叛夫誰信之

以夏少康比殷武庚見復國未足深罪

予謂三叔非叛也夫武庚商家之元子也少康復國君子賢之有窮后羿廢太康立仲康而滅夏后相少康以一戒一旅與臣靡共復國而中興夏

尚存祚藉以豈獨不許武庚哉且三叔豈不知有周室周

之遣三叔者豈非謂其至親而可信哉然當時去武

丁未遠也武丁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之掌其不忍忿商者多方多

士蓋亦夥焉豈盡頑哉三叔誠至戚同為商之遺臣

皇明文雋

文卷一 五

此言三叔之篤於其君猶之周公之篤於其親三叔即管叔蔡叔霍叔與周公為兄弟均為商家之臣子審去就而忘親徇國

焉。質諸天地鬼神而生死無憾者也。周公之篤於其親三叔之篤於其君綱常名教彼此無愧論者類以

成敗為順逆夏少康成后世以為賢三叔當其敗天下以為叛此古之忠臣

義士抱憾於冥冥者不少也夫夷齊義士也伯夷叔齊兄弟

此言三叔二人乃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三叔懿親也當時皆不

事殷之心伐紂扣馬而諫恥食周粟能服其心者何哉吾謂武王所以處此者誠未盡善

也。向使立殷之後退處侯服以俟人心之所向必不

得已然後之中國而踐其位焉武王既伐紂乃立其子武庚為殷後人心

故無以服天下后世

之心也

所向如舜禹之避朝觀訟
獄詎歌之歸不能辭也

則周粟可食而商奄可無

辭也既立武庚矣又使三叔監之何為也哉周誥叙

奄之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即使復殷祚而邑周邦

武王之心當不以為嫌也夫武庚之罪而止於復殷

之祚則三叔之從之者安知非以服事殷之初志也

哉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其德澤及人人歌孔邇猶然
率叛國以事紂夫子稱周德為至德以其不忘商

其始過信文王而不能不疑周公之迹也乎為古

袁石公評三叔之叛從來俱以忘親大罪削之此論

獨以中興之少康加武庚又以三叔為心夷齊之

結言三叔

志文王服

事之節則

監殷而以

殷叛周公

未可破山

東之斧矣

蘇洵氏

誣之說

薛方山管仲論

管子功大而罷小夫子已立萬世不易之定論蘇老泉獨以臨死不薦賢以致齊國大亂仲之罪遂無所逃于天下萬世王公此論又另一番心照其仲千載知已矣

宋蘇洵氏著管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

子者不可用管仲將死桓公問誰可代仲但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者非人情不可用也未

非大臣之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

叔賓須無隱朋與夫論三子者其書具在洵以為古

方象世儒多不能讀遂以意高下至今淺學明經據

其說而以仲為媚嫉竊位之人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臧文仲竊位知柳

皇明文雋

文卷一

七

下惠不此何異舜文之吏增臧文字以出入罪者甚與立也矣洵之矯誣也老吏判案多出罪入罪在文字一二增臧又曰天下蓋有

臣而無君者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

何言才之異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各大夫無論同

時即後先有及仲者邪其能寵益百賢矯然不與為

羣者孔子而已矣彼圖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

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衛靈公時有直臣史魚名鱗自以不能進遽伯

玉退解子瑕既此猶以尸諫也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

一事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何之不及仲

首言以仲為媚嫉竊位之人乃斷獄深文蘇洵氏矯誣之說也

次言夫子

稱仲為萬

世功正以

其才不易

得安得謂

齊國多仲

而仲不之

舉也

此言不得

以史魚病

以大臣用心乃置管仲於蕭何之下也

此言曹參乃高帝自命何特願應之耳

此言仲與何均之同心體國未可以彼此

優劣之耳

未結蘇氏未讀管子漢書故其立論之偏如此也

洵論中有蕭何且死洵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

據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

誣也洵不讀史漢邪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

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

代者何未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

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

所云舉參自代者如仲之薦賢哉夫仲之不以私好

遙鮑叔仲曰知我者鮑子桓公問相仲以叔惡惡之甚不可任政而暴其短何之

不以私惡蔽曹參何與參素有隙以將相相形而參入相悉遵何法度而盡其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八

長此兩人謀國忠心洵何不並舉以勸為人臣者獨

奈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可訾死愈不可

訾洵之不敢訾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孔子大管仲之功以一匡

九合能攘夷狄以尊周室也死不可訾而訾之即無孔子言獨無

萬世公論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曰不讀管子不讀

漢書則可矣

李維禎評鮑叔之才不及管仲萬仲慮其當路于齊

必致身名俱敗仲不薦叔乃善全叔大臣用心非

蘇氏所知此論可以攻蘇公矣

王鳳洲論太公管仲難易

通篇以管仲難為太公易立意

獨創新見而辨詞運筆透徹高奇即起太公當亦為之屈服

管仲非太公儔也。朕而吾嘗為之說曰為管仲難為

太公易。太公名呂尚年八十釣于渭水西伯出獵遇於渭水之陽與語大悅曰自吾先君太公曰

當有聖人適周周是以與吾太公望子夫何以言太

公易也。文王之聖而有天下三分之二。文王為靈臺

命莖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武王

於是歸者三十六國天下三分周有其二矣。繼之紂之虐失天下三分之二而其一亦且心叛矣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九

也可正當

議論

謂千古未

嘗聞之曰

而實開人

不敢開之

此段言管

仲以匹夫

而佐中興

之主且值

強楚憑陵

非有大材

安能抗其

方張之熾

文法最有

昭應

即無太公商寧不周也。無太公而用畢公闕夭散

之輩以將紂師不倒戈乎否也。故曰無太公商寧不

周也。夫齊桓中材主也。管仲以羈旅之匹夫。桓公名

公子糾而自立。管仲字夷吾子糾死管仲逃之魯桓

公三勞三浴迎之于郊以爲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而爲之相。屈高國世卿之威而夷吾使北攘

狄南懲楚。惠王二十一年齊桓公伐楚責其不供王

祭。楚子使屈原乞盟于召陵。今在開封府

彼方疆武整一以方張之勢而我率羸。音稔諸

侯以拆之。而若承蜩。此非有過人之材不能也。吾故

曰爲管仲難爲太公易。夫太公非直易也。凡太公之

此段言太公任陰謀

秘術所以使齊不至

道故夫子不以仁與

管仲同許之

此段言武之滅商初

不待干戈以誅逆黨

故所封之次錫封兄弟之國十五

功數十多人姬姓之國四十餘人

同姓懿親

結又言太公任術不

得與周畢等共功而

以夫子為太公隱見

高千古

所為多陰謀秘術見於金匱六韜諸篇者先儒以其

異於道而斥之以非太公作不盡爾也夫齊之後強

於魯而益遠於道誰使之太公使之也故孔子津津

焉推仁於管仲而太公之不及不及仲也太公抑不任術而遠於道

特此也武王之於滅商若畿內畿外之國以封同姓

及功臣凡數十武王克商封周公於魯太公封於齊召公封於燕其餘諸叔及功臣皆以

彼其君豈盡徇紂於虐若飛

廉惡來者蓋歸附之稱後則滅之耳夫豈亦崩角而

而就武者哉凡武而稱無戰則周畢功也太公不得

皇明文雋

文卷一

十

稱功臣太公而稱功臣則不得不任術太公之任術也與武王之為武也夫子知而隱之若宋儒則以為之矣

顧鄰初評此篇獨創意見別立議論雖出於一家言

亦合太公論至以管仲與太公並較難易處使太

公即在亦何所置對未段太公任術不得為功臣

非貶抑太公乃所以垂戒后世也奇文奇文

文奇補理太公心學中版序

袁胥臺論幽王裂繒適褒姒

周幽王廢申后寵褒姒褒姒喜聞裂繒王裂之以綴耳目之欲卒召大戎之彙而周之天下竟裂于褒姒之手矣

以周天下

裂于褒姒之手乃一

篇大王意

次言幽王之裂繒乃

呈明文尚

文卷一 十一

以繒天地之怨怒而况人為萬物之靈焉得不怨怒乎

繒以繒蔽玄黃之用音宜裂之以悅一妖艷耳

嗚呼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夫天下非一繒而已也吾聞褒姒之裂繒耳周幽王嬖愛褒姒褒姒好聞裂繒聲王發繒裂之以適其意胡為而遽裂天下也殄音殄天之物天必誅

之匱民之財民必棄之寤身之欲身必殉之幽王寵一褒姒悅一繒聲朝而裂焉朝亡幾繒矣暮而裂焉暮亡幾繒矣積之以時月經之以歲年斷縷殘絲日

盈於椒殿漢皇后宮解椒房以椒塗壁取其溫辟惡氣或曰取椒實蕃衍之義而天下

之為蠶婦女紅即女者不勝其倚杼而嗟提梭而泣矣杼亦梭也天生蠶不足以供繭地生桑不足以供飼天

地且當怨怒焉而况於人乎夫繒之為用亦大矣以祭祀則供黼黻以朝聘則供玄黃百官萬姓皆取之

以衣被焉今使士也不得以為襦氓也不得以為裙而妖姬艷妃乃得朝暮而裂之割狀以悅乎其耳亦

何取於繒聲哉割以刀割破物也周先后姬蓋有聞黃鳥而思刈葛周南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又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

言古后妃
幽王褒姒
其愧古人
也多矣

是刈聽鷄鳴而警會朝者古賢妃御君所當夙興之
既鳴矣朝是獲彼其所悅何聲也幽王固不能儼若人不
以若人既盈矣褻似固不能為若人狀其飄輕裾曳長袖飄
為伉儷其後裾曳徘徊於六宮之間徘徊猶豈無女史之良揚
拖其衣袖管細功書過豈無保傅之彛訓可聽乎

歷舉可聽
之聲皆有
資於婦則
母儀何必
于裂繒之
適耳也

宋伯姬日夜無堂教四德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周禮九嬪
保傅不敢下堂堂豈無嬪嬙之燕語可聽乎周禮九嬪
而必於裂繒也閑庭便院玩物適情豈無風雨之時積土
至可聽乎而必於裂繒也歌臺舞榭長夜為歡為高

句法總備
言言可誦
讀之令人
百竅俱爽

乎而必於裂繒也亮之聲豈無歌喉之宛轉可聽唐有念奴善歌唱玄宗謂其每
之裂為聲幾何而其所棄置者為丈為尋又不知幾轉歌聲喉則聲出於廟堂之上
何曾不思春日遲遲采繁祈祈攀條執枝腕弱力微綰
女聲之切切何如也遲遲口長而暄也繁白蒿也蚕
之祈祈眾多也采桑生未齊未可食桑故采繁以啖
者衆多故其聲切切傾筐既盈於蚕飼之旦撫暮視桑者浙浙蚕食葉聲
猶恐其饑葉聲之浙浙何如也桑者浙浙蚕食葉聲
繭之浴之纒之絲之既經既緯於以織之機聲之札札
札何如也浴浴種于川也纒以手掩之而振我織既

皇明文雋

言採桑之
苦骨軀之
勞何不聞
于耳而必
為繅聲之
聞也

問養蠶如
言言可誦
讀之令人
百竅俱爽

四

言裂繪取
適與舉烽
取笑均之
類速映色
道 荒區國之

成不敢自私厥筐相望輦來京師卓犖之鄰鄰何如

也鄰鄰衆此數者曾不聞焉而聞裂繒以為悅何哉

幽王悅褒姒之色褒姒悅裂繒之聲苟可以供其悅

者何不至焉繒可裂則裂之以悅耳也烽可舉則舉

之以悅目也王與諸侯約有寇至舉烽火為信則舉

褒姒兵來援褒姒不好笑王無故舉火諸侯惟衾禩是昵衾被也禩禰被也惟粉黛是昵

適后抱長門之悲而夫婦裂矣適與嫡同

宗子失東宮之舊而父子

裂矣宗子太子也太子宜日出本申震為長犬戎入寇

倫理弁裂
而社稷矣

諸侯莫來壞夷夏之大防而君臣之大義裂矣王欲

股體裂矣犬戎遂殺幽平王嗣立倉卒東遷故都棄

之西戎而祖宗數百年之輿圖裂矣諸侯立宜曰是

川震之聲也幽王時西周三即亂

臣賊子刀架劔戟之聲也幽王時西周三即亂

哭之聲也幽王時西周三即亂

周之天下竟裂於褒姒之手何則於天之物則裂天

繒裂之聲
乃山川刀
戟之聲亂
區之聲天
人共憤之
聲周之天
下其不裂

下其不裂

皇明文德

文卷一 十三

也幾希

此段述古人不實珠

玉錦繡以爲國王裂綉之法戒

之元氣矣。置民之財，則裂民之脂膏矣。天地之元氣，幾何。生民之膏血，幾何。而皆裂之，以殉一人之欲。卒之天怒人怒，又安得不裂其身與其天下以報也。嗟

乎。愛邑不如美錦。國僑所以悟罕生也。

子皮欲鑿尹何爲邑子產

如尺穀王斗所以開齊王也。

王斗見齊宣王曰：王使而使工者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穀者卽今之縐紗。方周

盛時蒞明堂而朝萬國。周公相成王朝衆諸侯于明堂。圖王會而奠

九鼎。武王時速國歸款。衆諸侯于明堂。此豈一錦一穀之美哉。自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十四

后稷公劉以來締造艱難，豈特倍絲爲緘，或倍緘爲

纓。音宗。纓，縷也。倍纓爲綖。音遂。朝機暮杵，日積月累，以成此丈

尋之錦，穀哉。乃竟以一婦人裂之，如疋縐焉。可悲已

大抵恣竄幸之私，廣胥越之路，荒淫毒其肺腸，侈沃

腴。音音。其膏血未有不買禰者，自幽而後，嚮餘之廊聽

吳謳也。避風之臺，聽漢曲也。步夢生蓮，聽趙鬼之賦

也。齊後宮火燬，幸有趙鬼能讀西京賦，言於王曰：相

梁旣災，潘妃行於其上。臨春三閣，聽狎客之詩也。

主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各高數十丈，飲酒。其上使諸妃嬪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詩。述樓百

此述輓近麗妮床蓐者，幸以流聲，國皆幽王倡之也。

轉聽敢哀之詠也。

隋煬帝命楊素營宮室樓觀窮極華麗帝曰雖神仙到此亦當自迷

歷証古今

號曰

魏胡氏喜握槊之聲。

東魏獻文帝后

齊馮氏喜打圍之聲。

存心之善

齊明帝

唐韋氏喜雙陸之聲。

中宗使韋后與武三思雙陸自居旁為之

何等婉切

點壽三思

楊太真喜霓裳之聲。

唐玄宗集梨園子弟為霓裳羽衣曲以悅

非衰生手

與后通

張良姊喜圍棋之聲。

肅宗寵幸張良姊與之博打于聲聞于外

此

貴妃貴妃字大真

世王皆曲意承之。

窟水極陸之珍羞。梯山

乃刻乾樹為子

航海之懷寶。

鮫人織女之奇麗。海上鮫人泣而出珠。拋擲乎房

帷。幾棄乎闈闔。

視若幽王之繒焉。

誇中國之富盛則

錦而纏樹。

隋煬帝時諸蕃來朝帝令以繒帛纏樹誇示富強

慮士林之零落。

結言世王

以遙欽後

志德當以

白二詩文錄

文卷一

十五

幽王為豔

則花而剪彩。

隋煬帝苑東西苑周二百里宮樹秋冬彫落則剪彩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淪則易

以侈心盈欲。自謂萬年。不知一旦禍發。不身弑國危。

則身亾國削矣。豈不悲夫。嗚呼萬世之主。無若幽王。

狀以裂繒之手。裂天下也。

蘇紫溪評周自后稷開基天下之相傳久矣。不謂至王

幽王。寵褒似乃裂繒以裂天下也。此篇反覆攻擊

幾無剩音。其昏臺先生歸心繡口之章乎。

層。披劇中。意不別。是也。心懸。故字法。然。然。在。章。一。正。而。天。地。間。自。前。此。種。之。音。以。其。部。一。元。謂。之。渡。江。河。第。在。流。也。

梅旌德論懿公好鶴

懿公好鶴食以鬴石載以乘軒至狄人伐衛國人皆曰使鶴而不肯戰狄遂滅衛衛

之男女僅存七百二十人

○狀衛公果一鶴之罪哉○夫衛者君也而所以亡衛者亦臣也此其罪不可以

偏蔽矣不可夫衛國徇於一禽之好而縱以失民衛

人嗾於一雉之微嗾含怒意一雉小過而懟以忘君使民懟上

者衛君之過也使君亡國者衛人之罪也有君不謹

有臣不令令善也君不式道臣亦不式義式用也耦俱無

善以相接而君臣駢死以為天下笑耦指君臣駢死駢首就戮也

自聖明乃文節

文卷一 十六

嗚呼可悲也夫衛君之過蕭都二君論之詳矣請得

拾其遺說而責其臣也人之言曰國人受甲而有使

鶴之言由懿公好鶴而有乘軒之失軒大夫車也懿公好鶴以大夫

之車寵則是國人之懷懟也有辭而衛君之過誠為不

免也朕吾聞之天尊地卑君臣定矣戴天履地無所

逃矣會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天威在顏美牆如見其志

義明矣左傳桓公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楊子云食則見堯於美坐

則見堯於牆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其赤心可破而視矣宋富

臣曰主憂臣辱故夫國之於天地也其存有與之立

臣不敢受其辱

先言亡國之罪雖在君而所以

亡國之罪實任臣以

君好鶴之罪小臣亡

國之罪大二語參看

次段言懿公以好鶴之故取讟

于人臣而衛君不得為無咎

主憂臣辱之句正言

人當與國共休戚不

宜坐視危

臣不一為

臣故

敬請參

此段言懿公好鶴之

失未必如特揖大夫旅揖士

祭紂之暴虜揖故曰三揖

周而遺周行之詬耻

此段言

其危有與之亡朝有世臣國有大姓亦曰後人之顛覆迷亂則匡救之國若使舉事一不當而遂不暨其幼孫有庇遽以雪而棄之則夫熒澤之役雖曰懿公玩一禽之細娛而離元元之情義玷三揖之崇嚴公卿朕嘗卽其遺編而攷不過以鶴買音賈取罪也而非有及爾偕亾之怨也非有十年十一戰之惡也宋湯公在位十年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西曰夫十一戰非有斬艾其民而用之日新之暴也差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仇而用之日新言用之戰爭日新不已縱使湯武復生

皇明文臨詩

文卷一 十七

此段責衛

君忌先王

先公之德

澤非忠蓋

報國之義

也

以開國先公青衛君使懿公在世亦何以極其詳

而舉瀆於上必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而衛人乃以一懟而亡之曾不念乎衛之爲國也康叔開拓之武王初封康叔於衛有迪德作新之澤武公培植之武公亦賢君年九十五猶作柳戒以自警英賢之君六七作更四百餘年所以養老慈幼生生先死於天地覆冒之內日月照臨之下祖宗在衛血嗣在衛墳墓在衛壇墀在衛生者享衛之土利死者歆衛之禋祀其感戴於上者爲何如而圖報于後者爲何如愛其屋者及其烏思其德者封其樹召伯巡行南國或舍其棠樹下後人思其德而愛其樹故而况其苗作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喬乎。情狀喪志於羽毛之好，則有旅葬之訓。在所當

諫也。西旅貢鬃，召公以馮非所當受，作書戒武王，因以旅葬名篇。大高四尺曰鬃。粹狀震

惕於邊境之來，則有采薇之歌。在所幸也。小雅采薇，乃遣戎役。

此段深責衛之臣子之情，而又風以義也。敢問衛之臣子百官箴其闕

而家職有補者誰與？詩：家職有闕，仲山甫補之。端委於周禮，盡職

於諫省者誰與？左傳：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謂端服委冠也。三風十愆

之訓。湯制官刑，敝于有位，敢有怙舞官，醉敢于臺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敢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此之謂三風十愆。警歎於吾君之旁者

有幾？莊子：徐無鬼曰：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於吾君之側，乎警歎喉中之聲。不物不

軌之誨。左傳：臧喜伯諫，觀魚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規瑱於吾

君之耳者有幾？國語：白公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寘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

朕巴蒲之屏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瑱也，規諫也，瑱所以塞之耳。進無孟子之言。孟

子無一閑字，屬麋鹿章。退無牛耶之論。先耶先事，隗囂光武使

夫帝常遊，敗夜還耶，著論諷之。智不能諫也，勇不能死也，內則棄君

於惡外，則敗君於安樂，享其祿位而危難，敗其城

池，嗚呼！悲夫！衛人之不道，何以至此極也。吾觀熒澤

之役，蓋衛人之大變而懿公之大震也。城守而出，呼

其大夫而與之以矢。與甯莊子，即越勾踐，卧薪嘗胆，矢使守國。

此段深責衛之臣子無一忠諫于平時，至於臨難委君不道甚矣。

皇明文憲

文卷一 十八

論其先而言及其後，文法超俊，語語卓絕，無一閑字，弱句亦奪，先生之妙筆也。

之訣也。越王勾踐爲吳所敗及行成及國乃苦心呼
其夫人而與之以繡衣。與夫人繡衣分被於二子卽齊百年留玦

此段代衛臣謀宜效忠死節所知必死留玦與以報國家家人別果效斬其神魂之悲怖音捕恐意氣之悴傷

者宜高出一鶴之上誠可憐也。爲國人者奮在厲之不知。列子在厲叔事

不知已者送君海上苦故公勵狼暉之見黜。狼暉爲車右箕
之役先軫黜之狼暉怒其友曰孟虎之暉曰姑待之
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
沫血飲泣爭前死敵以自獻於先君。沫古額字洗

面如鹽額音會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泣飲。鶴與國人則必有分矣。必有分辭

皇明文脩

文卷二 十九

夫何大河之濱禽獸羣而爲國安不可與居而危不可與處德不可與釋而怨不可與磯衛君以四百餘年之在人心不能釋民一鶴之怒而衛人以一鶴之

怒遽以怨而報其四百餘年之大恩臨敵而無戰心據甲而懷慝志將不死綏。執綏以殊死戰士不揚徽

誓其御則曰今日之事我爲政也。宋華元殺牛食士其御今號其大夫則曰臣

之車不足辱君避也或執冰而踞。冰箭箭也衆無戰心皆解甲執箭箭
而踞或喪馬而求。詩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
于林之下言於是居於是處於是

此段責衛臣怨四百餘年之大恩懷一朝之小忿而甘以其君予敵其惡可勝道哉

喪其馬而求之於林下見或鼓衰而不起
鼓衰鼓聲其失伍離次無聞志也
曹劌曰夫戰一鼓作或棄甲而大奔
音奔秉公旗者不氣再而衰三而竭
肯避其下道左傳莊公及齊戰于乾時敗績公喪戎路乘他車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避于
遺之敵以逞其不令之心令善也其復惡之甚復音必
一至於此卒之一念之烈鬼神臨之報雪以威上帝狼也
不赦罰之於熒澤而師徒撓敗戰於熒澤敗績罰之於距河
而遺燠七百燠音焦類也男女僅存七百二十人自古滅亡之慘未有
如衛之甚者蓋其不忠不義假手狄人是以懿公之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二十一

此段言君臣而臣亦不得獨存幸而衛人遂繼懿公之授首乃天道好逐之宜也且揣其賊心制上反爲禽獸不若最痛快矣

首雖離衛人之元亦喪懿公之血雖玄衛人之首亦黃
易龍戰于豎其血玄黃玄黃言陰陽皆傷懿公之社稷雖墟廢爲血墟而衛
敗著於後如此試使乘軒之鶴比而論之則方其安也鶴食大夫之祿而我亦食土之毛草木也凡五谷皆是及其危也鶴無死君之節而我亦有亡國之慚是在懿公之好鶴不過童心之玩物而在我則果爲賊心以制其上矣在懿公之詘已未必甚而在我則自喪其真無異於禽獸矣曾何乘軒之耻而懿公之懟也哉亦

何懿公之懟而蔽罪之深也哉。上蔽罪間斷其罪雖賦天有威

命。人有秉藝豫州之民。衛在河南古豫州治何世濟其竟頑邪

罪君之好鶴而不知已之喪君其罪為尤大耻母之

召殺而不知已之弑母其耻為尤甚。左傳衛侯為南子召宋朝太子

刺瞞過宋墜墜人歌之曰既定爾婁猪盍歸吾艾緞

太子羞之與戲勝速謀殺南子不果殺太子奔宋婁

猪南子艾緞以喻宋朝。衛之臣子若以崔山君之

賤視之其猶醜狀人面哉。小雅有靦面目靦商見人之貌吾獨以弘

演為人矣不厭豈其存也獨無使鶴之怨而其敗也

又有納肝之忠哉。呂氏春秋狄人攻衛殺懿公食其肉餘其肝衛有臣曰弘演出使齊

此段明言

衛臣喪君

之罪吏大

于衛君奸

鶴之罪誠

之衛輒執

母均之不

忠不孝矣

皇明文集

文一卷 一一一

歸復命於肝呼天而哭曰臣請為福因自殺出其腹納懿公之肝茫茫土宇不云監

矣。總總黎庶不云少矣。政以養之而僅得一人焉。其

政善邪。其政惡邪。龍亢于天。虎闔于墜。而所謂一人

者。曾不比玄裳縮衣之寵也。玄裳縮衣象其羽毛之白其君安邪。

其君危邪。嗚呼。此蕭郁二君所以嘆息痛恨于懿公

者也。而愚何知焉。三復斯言。寄茲一慨。

王鳳靈評衛人亡康叔遺澤竟以一鶴深怨坐視君

亡國滅尚可謂非禽類乎不有弘演衛無人矣

結甲咏一
人之忠二
君之嘆聲
意味深長
處

大方希古覽卷論

鬻奉屢諫楚文王文王不聽參慮國傾乃以兵劫之卒而自悔因以自刑以愛君之心行之為劫君之迹此其心迹可吞之間左氏之言果有定衡否

先言人臣於君信而後諫及覆而不聽則去未聞有劫之以兵威者

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徼異名守其職死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之以兵勝之以威而劫其君哉鬻奉以兵諫文王卒而自刑左氏以忠臣愛君稱之語之而不聽則讐懼

皇册文備

文一卷 一二

次言鬻奉不奉先王尊君之禁而以嬰兒制君以為行權以愛君者左氏之見誠左矣

忠孝一理舜不以劫父成其大

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面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為上下尊卑之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齒馬蹴芻細故也先王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浚矣設喻以尊貴臣不敢視齒蹴芻尊其為君所御也况以兵劫其君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宜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誅父

季榮安得

以劫君而

成其為忠

即微箕以

貴戚之親

且不忍有

易位之舉

則在拳可

知矣

引糾與微

為印証可

令無辭以

對

自皇明文善

文卷一二三

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舜見瞽瞍夔夔齊而不敢見於色，設於詞，豈不欲

格父哉。蓋子之道，而使父化，父所以格父也。欲殺舜

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

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豈不知社稷重

於君乎。終不忍劫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

也。紂無道以亾社稷微箕二子且去且奴以君臣大

也。經為重亦不敢以存亾故而易位以行貴戚之權

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

之親且賢，乃忍劫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

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應上左氏謂其有君子之

予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劫君而謂之愛

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弑之事者，皆挾君之名以

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啟之也。

沈無回評鬻拳以異姓之卿，不知不可則止之義而

兵諫更有甚于易位之貴戚，以為行權以愛君，啟

天下篡弑之禍者，必左氏之言矣。

正論

未言左氏
不知大義
飲萬世挾
君之禍皆
行權一說
悞之也

朱應麟屈原論

屈原者楚懷王宗臣也忠而見讒信而見疑卒以放棄泯沒于汨羅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原雖死萬世下稟遺猶有生氣矣

三閭大夫者楚同姓之臣屈平也屈原名平忠而被

放卒歿于讒余讀懷沙之賦楚懷王信上天夫之讒而放屈平平作離騷賦

首言楚有忠而不用汨羅江而愴然悲心生焉夫忠如大夫明治亂如大夫誠心體國矚然泥而不滓如大夫其君乃弗親任

其忠毋惑乎其自取覆區焉原借也實焉楚借也

楚借也汨羅嗟乎寃哉鬻熊楚始封姓氏也之不祀吾茲決矣顧世

皇明文苑

文卷一 一四

此言賈生蘇子欲其歷相九州優游卒志焉身謀則是為宗國謀則非

之論大夫者紛紛焉賈誼弔之曰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故都夫大夫為宗臣無去義懽悴至死

豈大夫之心哉賈誼長沙過湘而吊之蓋以已處之意絳灌為子蘭之徒宜其有是言也

蘇子由又欲其韜隱自匿優游卒志如箕子之事嗚呼宗國且入于秦矣吾乃紆徐忍歎重自謀身而忘

乎人臣以歿殉社稷之義而潛有所異于異日此豈

所以為訓子由之見視賈生等耳吾謂大夫之死正

矣與日月爭光矣其作離騷如湘君司命河伯山鬼招魂天問卜居哀郢美

人漁父諸篇皆命至今讀着莫不咨嗟泣下大夫之

以寫其抑鬱幽愁

五

又更論其
歎雖忠但
無益於國
則非委身
以殉社稷
之效矣

此論其宜
死諫勿受
秦人之欺
則楚國猶
賴以存而
死為有光
于社稷矣

至末終以
善處死責
原而惜其
不死于懷
王末入秦
之先其春
秋責魯賢
者意也

夫之。死。豈。不。至。忠。哉。余。獨。惜。其。不。早。耳。何。者。君。子。之。愛。其。身。所。以。重。其。國。也。君。子。之。委。其。身。所。以。存。其。國。也。身。死。之。而。不。足。以。存。國。則。其。死。亦。輕。耳。大。夫。知。秦。人。之。詭。審。矣。宜。廷。諍。至。三。不。聽。則。伏。劍。王。前。王。惑。者。

雖。然。思。可。以。無。受。欺。于。張。儀。矣。秦。人。之。請。獻。漢。中。也。大。夫。以。使。出。比。其。反。張。儀。已。去。矣。張儀誑楚懷王言齊請人秦開共締

和。好。懷。王。信。之。道。平。歸。而。張。儀。已。為。鄭。袖。什。去。夫。堂。堂。楚。國。而。美。于。反。覆。之。

臣。不。啻。一。小。兒。大。夫。激。諫。于。王。前。使。之。卧。勾。踐。之。新。

勾。踐。為。吳。夫。差。所。敗。卧。薪。嘗。膽。以。勵。其。志。溱。欄。而。待。之。不。聽。則。以。身。為。請。

皇朝文備

文卷一 一一五

王。甚。勃。然。怒。也。可。以。無。約。和。于。秦。矣。大。夫。于。此。時。可。

以。死。矣。吾。固。悲。大。夫。之。忠。而。獨。惜。其。死。之。不。早。也。嗚。

呼。死。于。懷。王。居。楚。之。時。則。死。死。于。懷。王。入。秦。之。後。懷王

為。秦。誑。入。關。終。則。死。死。一。也。而。楚。國。之。重。輕。以。判。信。

哉。死。之。非。難。處。歟。則。難。矣。

李。卓。吾。評。讀。離。騷。賦。至。忠。而。自。沉。未。嘗。不。嘆。其。志。與。

日。月。爭。光。朱。公。此。論。獨。以。其。死。之。不。早。為。三。問。大。

夫。惜。其。誠。見。議。論。高。出。司。馬。先。生。萬。矣。

議。高。萬。耳。

8 唐肅下和論

和忠而見別誰不憐之以為自致之罪乃借以警夫術玉求售之士而以此為忠又不識於國家果果何益之哉

罪楚子不信和而反別和

予和以獻璞而別和得荆山之璞獻于楚王楚王令玉工視之曰石也遂別其足曰非和罪也和知璞之有玉楚子不和信也不和信

一轉在和以自炫實確雖死其何裨于國

則已何以別為剖而無玉則未晚也故曰非和罪也

此先言和無罪欲抑先揚也

唐子曰獻璞而別和自致也非不信者罪也和之不剖而獻欲彰其識也即受而剖焉

於國何補亡補於國國君懷璧敗道也古有垂訓勿獻可也故君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一五六

開一步在侈小技者當以和為

子罪和而不罪楚子不足罪也不識王之君君吁世之

監戒

以文章小技自銜而不饒者其和之徒與

獻而不自剖乃忠而不自私意也

林子泣玉論曰不剖而獻和之忠也非和之罪也和能識玉不能剖玉技不足也必致之王不自私也必

一結取作兩意毫無滲漏佳甚

剖而後獻天下無完玉矣此代和申屈然終不能免於自取之罪也孔子

也

曰我待賈者也

佳甚

和可罪也以忠受別終可憫也

陳眉公評以炫玉責和和固無容置辯以獻王原和

和又最為可憫合唐子林子共論而和之斷案無

遺矣

夏桂洲趙盾論

自呼契變生盾不弑靈靈必殺盾雖穿之手亦首教之可也越境乃免之論實為亂賊解釋君子謂靈公之處更寬干

穿于盾心之論一篇大意千古名言

余以靈公之弑穿之手盾之心也三傳述其事春秋

誅其心以穿之弑實盾教之雖謂之趙盾自弑可也

論者猶或疑其事而重惜之甚矣其謀之狡也董狐

辨越境乃免之言為弑君者藉口非確乎不易之定論

良史也當時亦曰亾不越境則凡弑君者逃千里之外皆可曰吾義已絕雖弑無罪可乎即此應越境一何便可為通篇

意正當時董狐只合舉某事某事以直証其弑君不當

皇王明文儒

文卷一 一一七

言孔子非為董狐

乃為董狐惜一步進

一步去天

結言天假

羊賈以滅

其宗其深

為後之為

宣子者戒也

以此為疑詞故孔子曰惜也越境乃免惜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宣子得免首領之誅幸矣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羊賈以靈公之弑盾為賊首遂興師汗其宮滄其室趙氏之宗幾亾炊火焉羊賈滅趙氏幾無遺種門下客程嬰公孫杵臼共計立孤趙氏復興一死十五年之前一死十五年之後萬世下俱為趙氏忠臣天報之巧與聖筆之嚴固竝行而不悖矣今宣子往矣吾固著之以警夫後之為宣子者

李滄溟評春秋一書無非欲警亂臣賊子干將來此獨深闢越境乃免之言恐口實于后人其言嚴矣

○ 崔後渠晉里克論

晉獻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里克遂殺奚齊而立卓子亦可謂有才與權矣亡幾而卓子與克相繼而就戮春秋謂里克弑二君則以其立卓子者正所以弑卓子也

首言獻公溺愛寵欲廢嫡立庶春秋非之

里克弑二君春秋於奚齊曰其君之子於卓子曰其君何也夫獻公嬖邪淫寵妾庶必殺太子

晉獻公溺驪姬謀殺

太子申生而廢申后奄二公子而後傳位奚齊雖父子至性者

俊忠言一切貌之矣曰君之子見國人莫與也獨獻

公欲之耳及奚齊被殺里克中立而弑奚齊為申生討也晉無先君

之命可承易邪反正廢彼立德非當國大臣之責歟

次言克為大國大臣

宜廢校立總以定晉

獻公將殺申生獨難里克施優說之施優為驪姬任謀克中

立而後難成奚齊就殺國無讞言則克之才與試觀

晉當是時因民之憤藉秦之力迎重耳立之是時重耳在秦

正可藉其力而迎立之如齊迎小白魯友翼僖則晉即定也顧

狗苟息之愚荀息傳奚齊曰臣竭股之力不濟以成繼之立卓子意將絕

亂源而啟後圖夫君何物也而可移乎嘗計哉才足

以明賢權足以訖事而緩貳其圖誰之罪歟是卓子

者乃克君之也言克立卓子以為君也嗟乎事當兩難有義會

之勢當最逼有幾樞之執義宜申戒乎猶見幾宜豫

此言其卓子以為君是即以君之道弑之也

末言不能見幾於未形而徒以遲疑釀禍有愧大臣

集考類

戒乎岐微乎微乎。藏於顯形。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觀晉國一亂而奚齊不祿再亂而卓子云云豈天將啟重耳之伯即克無如之何邪。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幹智為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計而變更矣。柰之何哉。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五十九

湯海若評克不能明諫力回獻公之溺則為不義不知重耳可以中興而迎立以鞏晉祚則為不智猶豫於廢立之間而不能見幾自裁則為不斷春秋以弑君罪之罪其昧大臣當國之體其異于然也。賊子也幾希。

本册木豆
戰棘難斷
証而於以
具幾於未
末言不消

危乎危乎。變於立談。其易也。轉圜其難也。倒海其是也。生重太山其非也。死賤微蟻。晉再亂而君再弑。觀晉國一亂而奚齊不祿再亂而卓子云云豈天將啟重耳之伯即克無如之何邪。息就死而克亦戮。是故大臣國之寄也。義為臣幹智為政君。斷乃節輔需乃事。賊遲疑待計而變更矣。柰之何哉。

多話 王荆石孔子論

春秋之時。天下亂極。天既生夫子。不得其位。以吾道匡扶世道。卒栖栖皇皇。無不嘆其道大莫容。此獨以天命作師。聖教天下萬世。是其通鑑鑿鑿。而功更大于君相。越世名言。

所以曉天下者存乎聖。所以命聖人者存乎天。夫天

生孔子。若有意矣。而且窮之。噫。非天之窮聖人也。窮

聖人者。所以神天下也。是意也。惟儀封人知之。故發

諸嘆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孔子至衛。儀封人請見之。出謂二子。子曰。不以

喪位為夫子患。而能以木鐸明聖德。下夫意。世所云智過子貢者。此也。使當時而君焉。

不過文焉。武焉而已。文王以服事殷。武王伐紂。救民。使當時而相焉。

皇聖明之文德。

而已。未必耳。目。遍天下也。

不過陶焉。夔焉而已。皇聖明刑弼教。舜曰。時乃功。夔

六經未必作。四教未必陳。轍之未必環。浙之未必接。

轍環列國。接浙去齊。天下之耳。猶無聞也。天下之目。猶無見也。

故天厚其德而薄其位。多其能而阻其勢。使之近聘

於衛。鄒之國。遠歷於齊。楚之邦。雖賤而鄙。夫得以聆

兩端之教。頑而互鄉。得以接大成之傳。故曰。天之所

以窮聖人者。政所以神天下也。應前段意見。出入文法甚老。人以

為夫子之不遇。為夫子之不幸。予以為夫子之不遇。乃斯民之大幸也。謹論。

窮聖人。正以神天下。上度天心。儀封以下。一人矣。

非周流不遇。安得教澤弘施。於人人得聞。至道之緒。

結為斯民。幸實亦為夫子幸耳。

鄭以偉論荀變干城將

子思薦荀變于衛侯曰其才可將數百乘
衛侯曰聞為吏食人二鶚子故棄之子思
曰立國在將得其人君以二鶚棄
干城之將不可使聞于隣國也

蓋立國者惟在擇任良將哉。狀而將才難矣。天下之

才有所披焉而思展。則無務以法繩之。有所敗焉而

思續。則無務以過督之。有所不足。而思用其所長。則

無務以全求之。故負遺俗之累者。抱非常之才。蒙垢

辱之行。者。立不世之功。往往而是。况乃以中才而遇

亂世之末流乎。其瓊疵可勝舉哉。而若之何其以一。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三二一

先論君之
立國最要
在擇良將
不可以一
青掩大德

青掩大德也。秦穆謂孟明日五昔者荀變有將才。衛

侯以二卵故擯弗用。偉乎哉子思之言。蓋悲衛哉。何

悲乎。衛悲衛之有一將而不能。用而速自斃也。當周

天子東。而諸侯王爭相雄長。龍翔虎躍。千弓萬馬。大

方長戟。俱遊而齊呼。以戰天下。于金戈鐵馬之中。於

時孟嘗。田平原。趙乘封為平原君信陵公子。魏無忌封為信陵君之屬

倡其謀。商君。衛鞅以強兵之術說秦王號曰商君應侯。范雎以遠交近

應。蘇季子。蘇秦以合從說六國封為武安君望諸君。樂毅為燕破齊封為望諸君

之徒定其策。孫臏。孫武子之後與龐涓同事鬼谷為師龐涓諧魏欲殺之幸而脫歸相

大段言衛
以數爾小
國介在七
雄號吼之
間所恃者
獨一將而
已

學過秦論而脫化

引百名將
以見衛君
因惜二卵
遂棄干城
之賢將若

漢高祖用
陳平時人
諸之曰平
居家盜嫂
在朝受金

帝召責之
平曰此小
節耳不受
金何所言
帝善其言

後六出奇
立莫大之
功若以此
棄之不亦
惜乎

此段言衛
任將不暇
何暇計及
二卵而棄
願效孫吳
之徒耶

廣論古之
御將有道
雖以鷄鳴
狗盜博徒
賣漿壘臣

齊後魏伐韓韓求救于齊齊令孫臏出師以救韓臏
以滅龐示魏軍魏以齊師怯追之至馬陵道殺龐涓

吳起 吳起娶齊女為妻魯欲用為將以伐齊有人言
起妻齊女殺之求將以伐齊人諳之乃奔魏魏

不用遂 武安侯 白起事秦伐楚趙有大功封為
入楚 武安侯 范雎諸之賜死杜郵 馬服

君 趙奢相趙封 王將軍父子 父王翦子王賁王剪
為馬服君 以六十萬兵滅楚 制

其兵而衛以蕞爾小國介在六七王非有殺留秦劒

閬蜀青徐海岱以為之險非有方城鄧林汝穎江

漢楚以為之雄非有三湘七澤楚易水常山燕以為

之固所以設藩屏而樹干戈者獨恃一將而已吾為

衛計謂宜增墉浚壕壕 墟庸城墻 壕豪城池 鍛甲厲刃嚴斥堠固

封守右夏服之箭左鳥號之弓 子虛賦云左鳥號之

服也 曳蚩尤之旗 蚩尤注兵 故以畫旗 佩干將之劍 良劍干

不敵是懼而何愛乎二卵愛二卵而棄干城 干扞也

失其道狙詐咸作敵 楊雄 在所御之謂何耳誠善御

之則鷄鳴狗盜足以脫孟嘗君之厄 孟嘗君在秦秦

貪色囚虜
盜賊且可
重用何可
以于城而
見棄十二
卵也

自古帝王
多用亡臣
以伊國衛
侯不听子
思之言而
使其困圯
墟惜哉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
句正言衛
君不當以
二卵之故
而棄其良
將耳

鷄鳴而出客時尙早客有善爲鷄鳴者墜博徒賣漿
足_{趙處士毛公隱于博徒薛公隱於}以解魏氏之危
秦圍魏急二人說公子將_{賣漿家信陵君往從之遊甚歡及}奈之何其以二卵棄也
昔曹將軍三戰三北已而郝桓公盟壇之上一日而

還所亡地_{曹沫爲魯將三戰三北柯之會乃以一劍}孟明壘臣也已而秦裨用之封殺戶敵國不敢出_殺

吳起貪而好色已而將魯魯勝將魏魏勝威振天下

起爲魯將大破齊師及爲魏將擊秦拔五城李
克曰起貪而好色狀用兵可馬穰苴弗能過也

皇明文雋

文卷一 三三

管仲之囚焉而相_{管仲囚於堂阜桓公親}孫臏之黜

焉而將_{龐涓忌孫臏斷其足而}姚賈之盜焉而卿_秦

之拆摺焉而封應侯_{魏須賈譖范雎于魏齊齊晉擊}

何者誠御之也_{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奈之何其以二卵棄也_{故夫古之英雄豪傑圖}

大事者不能矜細行成大功者不能取小廉_{馬或奔}

蹶而至千里_{蹶躡也馬不良或奔或}士或忍辱而致

榮名蓋自古計之矣_{漢武求賢詔曰馬或奔蹶而致}

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

奔致

名柰之。何其以二卵棄也。且衛雖褊小乎。朕亦三晉之間。一都會也。時衛服屬三晉彼其社稷山川之積聚。人民物產之富饒。朝歌墜王之俗。與燕同風。貨殖傳衛俗與趙奢相類

豈不徭重。好氣任。此與二卵孰重。假令魏下黎陽。趙薄河內。諸侯王四面而起。衛當此時。良將內亡。敵國外侮。欲戰不可。欲守不支。欲和不許。不五日而國舉。夫以二卵之故。而棄良將。是以二卵之故。而棄國家也。大抵天下無全材。亦無棄材。鵝之毛。可以禦臘。龜之甲。可以占年。朱晦庵不自棄文。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民縫之以禦

自棄其國家論至此何等關係

皇明文稿

物各有長。是以量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因敗而為功者。立名之士也。書傳所記舉囚。舉管仲舉虜。百

此言天下無棄物亦無棄人必欲以全才求天下難之難矣

奚也。秦漢以舉盜。管仲遇盜舉三人之事。使貪使詐使愚之。談。黃石公善任人者。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顧其死。良可攷鏡。如必全材。而後可。則是玉必荆山。朕後

可以質。荆山美玉。下和所龜必九江。朕後可以卜。九

龜長尺有二寸者。可卜。材必梗楠。美材朕後可以標。棟馬必驕驢

此泛言古良馬。朕後可以服。車旁兩馬曰服以此求材。難之難者也。嗟嗟。鋒鏑交於原野。而良將擯于國中。干戈達于四隣。而

者數多何獨一苟矣

長城覆于旦夕檀道濟見收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自古及今何可勝

數獨苟變哉世之人主每每慨然太息而曰吾獨不

得如古名臣者將之耳吾豈憂天下及當委任責成

之時乃見之矣兩車相薄弓矢相當存亡係之呼吸

此何等時而人主方且有中制之權有外監之疑何景

明云任將而中制者幸而戰勝則嫉其功甚且追論

其苛事而罪之不戰不勝則不免死甚且逮其子

孫而戮之嗚呼武夫力而闔諸野法吏刻而議諸朝

左傳武夫力而拘諸與其殺之孰若棄之此又嚮者

皇明文稿

文卷一 二三五

衛侯所不能也

劉兌陽評人材不可以一告責况干城之將可以二

卯棄乎棄之是自棄其干城也其意見已出人且

章法句法純是一篇古文與子虛上林賦同一機

局

假推擬周氣味醇厚 松風先生典理

事何如臣臣者謂多相吾豈憂天下可與當委其責

樓閣皆變姑世之人主每每慨然太息而曰吾豈不

憂天下且武射或萬里吳琳自古及今何可勝

卷一 尚奕 昔城 卷一

仇是名國 之朕

陶石簣荀子楊子論

孟子言性善荀子矯之曰惡揚子擬之曰善惡混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而荀子楊子大醇而小疵然則二子果能志子孟子之所志學孟子之所學乎

楊荀之子其志大其學勤皆有意于為孔子而未得

其方欲強繼之且不知善學孔子者孟子也孟子曰乃所願

則學孔子也荀卿非孟子子雲尊之其尊與非不在孟子

在于以已繼孔子也是以或非之而獨紹或附之而

同升焉夫荀之學銳而未合楊之學而未通者也而

志又俱大故荀矯孟子之言性善曰惡彼猶執夫未

皇明文儒

文卷一 二六

次言二子均未聞大道故其論性之偏乃其學術之疵安得謂有志宗孔邪

流之情而謂學操之禮待之亦言之有其故也雄之

言善惡混非敢異孟子也兩疑未定姑兩擬未決耳

擬之與矯均之未聞道可謂有其志邪其曰大醇小

疵韓子論孟軻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傳論荀子楊子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孟子醇乎醇者也

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則吾以為未然今有物于是曰此白此黑

此白與黑參或白勝于黑可也道非物也不得參言

醇疵知之即全體得不知即全體失得則是失則非

一有舉百必廢焉小有察大必迷焉非曰參是參非

偏得而猶偏有失也且醇者無禱之稱也猶有疵矣

此論何稍偏此謂托身若

此言大道醇之又醇原不容小疵而曰大醇小疵者便是不知道之言

六

揚荀論性命之言大

疵韓子論荀楊之言也

又大疵可見荀邪楊邪韓邪均之未可以言醇儒

結三子之疵猶愈于似醇非醇其害道爲

皇明文集

文卷一 二二七

猶甚千古格言

將不得言醇。又烏所容。絜度其間。而分大小也。吾不

識韓子之言大小者。果何居。韓子言二子大醇小疵果安在而見其醇疵之

大小。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也。其

大以行邪。則韓子示指其書。非論行也。且胡以解事

新之。西漢末王莽篡位號曰新漢。楊雄仕莽甚稱頌莽德。故後世只目爲莽大夫。當時人嘲其玄之

尚大小醇疵。何從而定之。如第曰三代而下。二子者

能志其大者也。列諸孟氏無媿焉。斯不亦公而核哉。

雖然。二子之于學。其持之也力。其究之也深。意極篤

而外不飾。未免于疵。而能無匿之。以自暴于後世。其

可尚也已。故愚之與夫二子者。以見其疵者。猶愈于

似醇而非。而滋僞焉者也。似是而非。即夫子惡鄉愿之害德。卽此意也。

陳眉公評荀卿性惡之論。大爲孔門罪人。楊雄惟混

於善惡之間。故甘爲莽大夫。而不辭韓子不立說

以闢之。以爲性善羽翼。其亦韓子之大醇之小疵

者乎。

小意

其大以性命之際乎。二子之論。性者如此也。其

大以行邪。則韓子示指其書。非論行也。且胡以解事

新之。西漢末王莽篡位號曰新漢。楊雄仕莽甚稱頌

程敏政伍員論

員父爲楚平所殺。員入吳借兵復仇。斷棺鞭尸。蘇子立論以爲父子之倫。雖無虧而君臣之道尚未盡。蓋悼先生又爲之立論云云。

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一也不幸而處其變。則如之何。

君臣之合以人。父子之合以天。以人者可絕。而以

天者不可絕。故舜禹不敢以非禮加諸瞽叟伯鯀。上

以天者不可絕。而言。而上有桀紂之君。則下有湯武之臣。不謂

之篡奪。而謂之吊民伐罪。上有太甲昌邑之君。則下

有伊霍之臣。不謂跋扈。而謂之廢昏立明。承上以人者可絕。而

皇明文傳

文卷一 二八

篡弑。應上言太甲不惠。阿衡伊尹放之於桐。昌邑王遊戲無度。霍光廢之而立公孫病已。書曰。撫我則人者可絕。之道。

之子之於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此可見

以人者絕。而以天者不可絕故也。然又當權其中。使

親義不至於偏廢。若曰。以有過之父。而見誅於有道

之君。則不敢以親賊。義廢而禹興是也。堯時洪水爲害四岳

舉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舜極之而禪其位於禹。以無過之父。見殺於無

道之君。則不敢以義掩親。伍奢見殺。而子員復讐。是

也。處變之定理。蓋不易此。而蘇轍乃譏員逆天傷義。

以無道之父。宜見殺。于有道之君。便見無道之君。亦宜見殺。于有道之臣矣。

蘇子以員
爲不當以
臣伐君則
是泥千古
之常而未
達一時之
變遂舉任
霍以爲引
証意見言
甚

是豈復有人心者哉。且平王之爲君也。堯舜之君乎。
抑桀紂之君乎。太甲昌邑之君乎。此不待辯而明矣。
彼平王殺其子。妻其婦。獎奸回。戮忠良。有臣如湯武
者。吊民伐罪。可也。如伊霍者。廢昏立明。可也。已上責
平王爲

願員上不能爲湯武。下不能爲伊霍。則以吳之
師破楚人郢。而鞭其墓。以發至憤。其志亦可悲矣。爲
轍者。但知夫平王前日爲員之君。而不知今日爲員
之讐。豈惟不知父子之親。亦不知君臣之義矣。已上
駁蘇
轍之責
員爲非
夫君者天下之義主也。君而至於使人讐之

則孟子所謂獨夫耳。禮曰。父母之讐。弗與其戴天。然
則員之所鞭者。非平王乃獨夫也。而謂其逆天傷義
是無父之人也。使員當人郢。後投戈解甲。翩然辭吳
之爵祿。而退處於溪山窮谷之中。以示其所遭之不
幸。豈不可以盡全歸之孝哉。傷其不能盡忠。夫差聽
勾踐行成。子胥強諫。卒
賜之鴟夷浮江。後號子胥爲。惜乎。其志不足及此。而
反以讒見禍於他人之手也。

平王之鞭
猶之獨夫
伍員之諫
但其不蚤
見至不同
量至於入
江何益哉

大史公跌宕多奇氣。歐陽子揖讓有古風。是孤子佛柳。諸大家外別樹一幟者。謂之虎宗。
文仲亞可辨。

葉臺山范蠡伍員論

會稽之棲卒報夫椒之役賜夷之賜難償入郢之難人皆以蠡昔藏其用勝員之見幾不早試以二子並衛其為優劣成敗當何如

自有史傳以來皆以范蠡勝于伍員蠡報君讐員報

父讐蠡會稽之棲卒代勾踐報夫椒之役員借吳兵入郢鞭平王屍以報父讐二人功業大畧相當

事稍相近然而為員難為蠡易員無尺土借力于他

人蠡則有越國焉與君同患難者也會稽之役員以

其勁感越者承螭然交人承螭若掇之于手出莊子書蠡不能抗也

當是時勾踐百死而無一生越之宗社百亾而無一

此言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四十

存其君臣束手計無復之獨有行成之一策耳夫躬

殺人之父而乞憐于其子世未有聽者其幸而聽聽

而得奮其謀卒逞志焉此天之厭吳而昌伯禹之後

也秦伯入吳為始祖伯禹後裔國號越非忠於謀國者所宜蹈也使夫

差不甚愚伯嚭不甚賣國伯嚭受越重賂勸夫差許行成故子胥之策不行耳

員之策十行一二焉必不聽越成即成而勾踐入吳

不過甬東之繫囚耳必不得歸也即歸而吳母伐齊

毋連兵潢池赤子美兵于潢池言百姓內自為亂舉國而聽員蠡雖智

必不能沼吳也凡吳之亾皆吳自亾員曰吳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

言吳以驕而自取其

此言行成乃出于計無可施亦幸而天厭吳而奪之監安得謂蠡之智於謀也

臣使君非
夫差將員
之諫行而
蠡之策不
行矣

此段責蠡
善其國於
不破而乃
免其君於
幾亡殊非
萬世不易
之謀

未結言員
覆楚可以
觀孝傾越
可以語勇
特乏知幾
之神亦其
適際昏王
耳以身殉
安見忠不
全身而智
不守國邪

十年之外吳蠡亡之且以勾踐之情用生息休息之

越乘疲敝之吳苟有中智之士為之謀皆可以得志

何必蠡哉吳越春秋者蠡諸奇謀大率如後世所傳

亦任占卜諸術未見有必然之策至於嘗糞驗藥疾

尤出無聊勾踐入吳夫差病代為嘗糞驗藥夫差不勝感激以越之疆威蠡

不能悉力佐勾踐抗吳受蒙辱至此反稱奇焉吾不

信也人臣之事當國患難則宜早計不聽則宜去不

宜姑徐徐焉以其國與君為孤注而僥倖於萬一陳

平之安劉亦大類此王陵責陳平阿呂后平日今日同諫我不如君他日安劉者必

皇明文傳

文卷一 四一

我危矣危矣員謀楚則楚覆謀越則越傾寧獨忠孝

其機權智畧春秋無兩矣鑄鏤之賜夫差賜子胥以鑄鏤所謂賜夷

入江而不化是也蓋以死報吳而或者以此為員病如樂毅報燕惠

王書子胥不早謂不能如蠡之全身嗟夫此皆與夫

不忠之甚者也平允確當云子孫為范公在視

史蓮岳評人言蠡智於員此言員智於蠡吳許行成

幸耳非智也後吳之自亡亦非蠡之智也員之謀

楚謀越何智如之後為吳成以報吳也非不智也

反覆辯論可為定案

李維禎夫差論

全篇以有道無道立論。中如引湯武桀紂是破蘇子之執矣。王奔洲亦謂其吳報乎父以身報吳英雄豪杰。見識議論大畧相同。

夫差報越王之讐。昔伯鱗題壁曰夫差爾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吳王破越以復其讐。

先言春秋

不書夫差復仇之義

以為立論張本

此言復仇

皇明文時

文卷一 四二

曰春秋無義戰而書者屢矣。夫椒之役夫椒地名乃夫差破勾踐報書也不報則不書。聖人因史之文而不改也。予則曰不然。九世之讐可謂遠矣。桓公復焉。春秋大之甚矣。聖人之重報讐也。而何獨於夫差。或者曰謂其夷而外之也。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讐之事。中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為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敵聖人之訓也。解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稽。度度乎殆矣。會稽山名越為吳所破棲當時能斷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范蠡與勾與勾

大義獨取桓公而不

取夫差者非以不在

中國之故也

而外之也。春秋內中國而外夷狄。不知春秋之作。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復讐之事。中國所難。聖人將進之不暇而胡為其外之也。蓋永終知敵

聖人之訓也。解克有終。恒人之致也。方越王之棲會

稽。度度乎殆矣。會稽山名越為吳所破棲當時能斷

之以義。而直拒其行。成則雖有范蠡無所施智。范蠡與勾

賤計策用西施。美色以昏強吳。越必亡矣。義之得也。當斷不斷。反為

所謀。乃以流連荒亾之吳。而待卧薪嘗膽之越。遂令

始以伯鱗題壁而奮

奮志卒力
溺情女樂
而墮范生
之術中謂
之英君可
乎

麋鹿遊於姑蘇之臺而吳則為沼

子胥諫夫差不聽子胥成夫差不聽子胥

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沼矣

復讐之義果安在乎

悲夫始不能知其微而卒不能有其終是吳之亡不

亡于吳亡之日而亡于越亡之時暫勝而終蹶

報讐者必計人之終不能我報而後可以報我之讐

不然寧隱忍焉此圯上老人之秘也此子房之所以

卒報韓也

不忘越人之殺而父可謂義矣少舒其忿而遂亡之

白皇明文書

文卷一 四三

自取也

乃忍隣其不共戴天之讐是可謂報乎伍員固報讐

人也行成之事無所事員其非真能報讐可知矣

不卒其始夫差之報讐也春秋之所以不書意者其

在茲夫

理則同也

王維楨評夫差始因伯嚭之激即建夫椒之績終不

聽子胥之諫卒致會稽之師是報讐言而不能終報

非真能報讐者也春秋不書其垂戒後世意與

行成之計
不聽子胥
之諫吳果
焉越所沼
豈非吳之

未結焉德
不卒謂之
不報可也
此春秋以
大義全書
之矣

伍員

語云為德

方孝孺讓讓論

豫讓義士之稱所從來久矣謂其不忘國士之報可以愧萬世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希古先生只就國士駁之謂其義有未盡遂為千古名言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場盡知謀忠告善

道銷患於未然保治於未然俾身全而王安生為名

臣歟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

已不能扶危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

後釣名沽譽眩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

嘗因而論之豫讓臣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

皇明文集

文卷一四四

子皆不取結之一篇大意

全在此抑揚提起為下立論張本

述其空言而謂其忠乃欲抑先揚法且就其國士之言以為譚柄

此引段規韓康任董

二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

死於中行氏而獨歎于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眾人

待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

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段規之事韓康任董

之事魏獻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

得孟氏

締疵能以
國士報其
主以爲責
讓公案

此代讓處
置宜盡言
極諫不惜
殞身悟主
方于國士
之報稍二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四五

近義

此正責讓
不諫之非
以報國士
又責讓徒
死之未足
爲義

此挽轉法
得蘇文范

請

法

主從智伯之謀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亾也締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讓智伯韓魏許爲與智伯連謀攻趙疵察其衷情敗露處直以告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亾而疵之智謀忠告已無愧於心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士也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暴之時爲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

亾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移其伏劍之歎歎于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得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欲報仇伏於廁中又伏於橋下襄子讓於此時曾無一因馬驚竟出請拔劍斬衣而歎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亾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亾而乃不勝血氣之悻悻其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論讓固不足以當之彼朝爲仇敵

暮為君臣覩然而自得者又讓之罪人也噫

吳囚之評此論大意以濟事為貴不在輕生好名學者不察惑於賈誼胡致堂之說未免視讓太高爭相效尤方公只以無濟於國安得謂之報以國士且坐視不諫既亾而殺身以釣名恐忠臣義士未必出此立意卓越千古建議如老吏斷獄首末抑揚有法舉業攻此品騰上古自有一段不可易之說洞破世迷堪垂不朽

以可庶減之論

自享明文雋

文卷一四十八

且坐視不諫既亾而殺身以釣名恐忠臣義士未必出此立意卓越千古建議如老吏斷獄首末抑揚有法舉業攻此品騰上古自有一段不可易之說洞破世迷堪垂不朽

湯聘尹蘇秦張儀論

戰國時遊說之士首推儀秦始兩人相友善卒而秦合從說六國以擯秦儀以連衡說秦破六國使秦不激儀儀必不入秦思其傾已正以速傾六國也秦之失策甚矣

蘇子之合從也合六國從約以共擯孤秦曰合從是欲存六國之社

稷而去衡人計甚遠也然激張儀入秦蘇子亦失策

焉儀之能柄秦蘇子既知之則儀之能擯秦蘇子豈

不能諒之乎儀之才誠譬曷不引之相趙同心共濟

而吾往來燕齊魏楚以維其盟于不替儀秦前有定盟不相背負

儀雖反覆而在術中未必不德我而協力也未必遽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四七

先代秦盛策宜引儀並相六國以擯孤秦此秦萬世之勳也惜其見不及此

此言儀決計入秦皆激於秦之困辱無復之卒之以術札入者卒以術自札并以札六國愚甚矣

此言秦徒知為一身

背我而為秦謀也其相秦者雖多而智皆出儀下豈能遽為六國害哉計不出此而困之於闡人辱之於

堂下張儀為蘇秦所譖受堂下之屏即懷入秦以破六國之從而陰使舍人資之

入秦秦柄得而甌谷閉關者十五年蘇子自以為得

計而美張儀於掌股之上儀亦愧謝自謂不敢言矣

然能使儀得秦之柄而不能使秦不用儀之謀能使

儀服吾之術而不能使終不破吾之約蘇秦以合從說六國張儀

以連衡說秦秦得志而輕儀儀能僅保於儀新用之

懷憤以連衡遂破合從之約儀秦素以術相

時而不能無敗於欺韓魏伐趙之日儀秦素以術相

功名不知
高者志豈嘗湏更忘報邪。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

為六國社稷謀其得
之名。欲以顯榮于天下。而不為六國社稷久安慮是

罪于天下
先自敗也。已秦說六國不以義而以利。又知用儀而

不少矣。
不善用之。其能無敗也。

儀亦以口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古傾秦天也。必能用秦柄後果相
嗚呼。天下豈有事口舌崇陰

道好送秦
秦破從約以傾蘇秦。
符。鬼谷子陰符
為行兵法。而能濟世者哉。

其尤罪之
董思曰。評秦與儀處有年矣。亦知儀之為人矣。乃不

魁
引之以相六國而故激之。以相孤秦卒且孤秦而

吞六國。湯公立論不罪儀而罪秦也。以此

通順



古則論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言秦以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天下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其罪
夫蘇秦困辱張儀已而告其

高者志豈嘗湏更忘報邪。是蘇子徒徂于一時目前

丘瓊山樂毅論

樂毅破齊七十餘城所未下者獨莒即墨耳卒未嘗加兵屠滅太初子瞻許其能行王道不免贊揚太過故正學者是備以闢其說

樂毅不拔之城樂毅下齊七十餘城獨有莒與即墨毅不能拔憂侯太初以

為庶幾乎湯武蘇子瞻以為行王道之遺余曰不然

天下豈有行王道而不興者乎觀人之賢否當先觀

其所為之事求其事而不得當先觀其用心之邪正

湯武所以伐人之國者曷嘗有利天下之心乎使有

利天下之心何以為行王道彼樂毅之師豈出於救

皇明文集

文卷一 四九

言教非能施仁敷義

而齊城之破者力屈

而服之夫豈心悅而誠服之謂哉

又言以齊堅城抗燕驕師雖毅亦姑俟其自服豈愛

民行義乎特報讐圖利之舉耳下齊之國都宜乎施

仁敷義以慰齊父子兄弟之心而遷其實貨重器於

燕齊麗沒於靈臺大呂陳於元英故得反乎磨室薊丘植乎汝塗齊之民固已怨毅

入骨髓矣殺伐齊勝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宗廟而遷重器王道乃如此也幸而

破七十餘城畏其兵威力屈而服之耳非心願為燕

之臣也及兵威既振所不下者莒與即墨毅之心以

為在吾腹中可一指顧而取其心已肆其志已息士

卒之銳已挫而二城之怨方堅齊民之心方奮用堅

奮之人而樂忌肆已挫之讐毅雖有百萬之師不能

民而不忍
屠哉果有
不忍之王
心何爲而
不成一統
之王業邪

應百二十
行王道之
論關二子
正所以深
斥樂毅也

拔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侯。其自服也。亦非愛其民而不以兵屠之也。誠使毅有愛民之心。據千里之域。而行仁政。秦楚可朝。四夷可服。况蕞爾之二城哉。湯武以一國而征諸國。則人豈有不服。湯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武士女見林曰。毅以二國。言燕齊也。征二小邑。昔與卽墨。且猶叛之。謂毅爲行王道。可乎。太初曲士不足論。何蘇子而亦易此言也。

袁石公評燕破齊毅之兵威所劫也。至於二城不速屠滅。夏侯蘇公未解其所以然。一則以爲庶幾于

湯武一則以爲行王道之過。此論獨以行事心術

法律毅不得爲純臣最大議論。世至蘇曰。知不

而此三以通論

幾之節。蘇論行王。蘇直平。太初曲士。不與領河。滄

此言天可也。難。以。二。小。邑。其。與。且。除

此。士。文。良。林。曰。難。以。二。小。邑。其。與。且。除

此。九。以。一。國。而。征。諸。國。四。人。豈。有。不。服。其。十。一。而

此。而。不。以。兵。屠。之。出。矯。與。蘇。自。愛。民。之。心。對。于。里。方

此。二。城。矣。非。可。拔。而。姑。存。之。侯。其。自。服。也。亦。非。愛。其

王元美論藺相如完璧歸趙

起語老蒼
直入相如
實事元美

不以完璧
為相如多

而以懷歸
為相如貴

中間替他
辨折一段

與其前後
論何等情

絕
此責相如

畏秦而不
復與秦璧

皇明文獻

此判秦趙
曲直正當

議論

以此責秦
王而王必

無所辭必
自與璧措

相如當日
智不出此

此言秦不
予城則必

還以趙璧
秦欲威諸

侯必不以
一璧而散

天下心

秦欲趙璧。給易以十五城。相如携璧入秦。
王弗予城。相如庭責秦王。此使者完璧歸
趙。秦王敬而謝之。相如由是聲名重于天
下。而謂趙有人焉。趙以蘇爾抗強秦。以此

藺相如之完璧。人人皆稱之。余未敢以為信也。夫秦

以十五城之空名。而詐趙而脅其璧。是時言取璧者

情也。非欲以窺趙也。趙得其情。則弗與。不得其情。則

予。得其情而畏之。則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則弗予。此

兩言決耳。奈之何。既畏而復挑其怒也。且夫秦欲璧。

趙弗予璧。兩無所齒。直也。入璧而秦弗與。曲在秦。

文卷一 五一

秦出城。而璧歸。曲在趙。欲使曲在秦。則莫如棄璧。畏

棄璧。則莫如弗與。夫秦王既按圖以與城。又設九賓

齋而受璧。其勢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則

前請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趙璧乎。而

十五城。秦寶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

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棄我如草芥也。大王弗

予城。而詎趙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請就死

於國。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

使舍人懷而逃之。而歸直於秦。是時秦意未欲與趙

此言秦之不儻相如者分明未與趙絕公能看得出佳

絕耳。令秦王怒而儻相如於前。武安君十萬眾壓邯鄲而責璧與信。一勝而相如族。再勝而璧終入秦矣。吾故曰。藺相如之獲全於璧也。天也。若其勁澠池。柔信乎。則愈出而愈妙於用。所以能存趙者。天固曲全之哉。

張侗初評相如完璧。誰不高其品。而壯其氣。元美先生

幸秦之未欲與趙絕。而相如之獲金於璧。歸之

天意。是開未開之圖。見定千古矣。

浮屠精緻

自明正人集

文卷一 五二



音類曰。藺相如。蘇秦。張儀。皆秦之謀臣也。蘇秦。張儀。皆秦之謀臣也。蘇秦。張儀。皆秦之謀臣也。

蘇秦曰。秦天下之雄也。天下皆欲臣秦。秦天下之雄也。天下皆欲臣秦。秦天下之雄也。天下皆欲臣秦。

一 哀了凡論呂不韋買術

不韋賈于趙一見異人遂曰奇貨可居謀
立之後乘黨納妾以呂易嬴自為良賈至
飲醜而計始窮矣

嘗觀賈於五民最為末業。狀賢智之士。往往出於其

間。繫其術有二而已。賤而收之。貴而散之也。中世之

後士之圖謀。進取大抵多出於賈術。願有巧有拙耳。

百里奚餽牛以霸秦。秦稱賢相必首五殺大夫。百里奚得

五羊皮而為人飼牛。秦穆公聞其賢舉。此良賈也。范

蠡知勾踐可居。以同憂而不可居。以同樂。卒去之。陶

皇明文律阿

文卷一 五三

此段述上古
人有良賈
知賈愚賈

俱為不幸
立案張本

耳

小家子取
白紙八思習

以不幸為
貪賈亦其

利今知昏
致狀耳

謀立之而貪進不已。徒蜀以死。此於眾賈何若乎。其
不免貪賈而已矣。夫善賈者以其術為名。不善賈者
以其術為利。苟出於利之而術始窮矣。不韋以千金

為異人結客要譽。計必為立後於秦。秦之立子。尚賢

而不貴親。立愛而不拘長。度華陽夫人必能得之於

叙不韋為
異人計于
金遊說謀
立於秦蓋

出於天幸
非其美之

明也

此段言不
章以貪賈

種禍他人

幸之智窮

自斃其亦

貪得無厭

之賈哉

皇明文雋

文卷一 五四

主也。度夫人必可以愛結也。西遊致款。而以賢孝自
 托。不韋之為異人計。不失一籌。何其筭之明也。朕父
 子至愛。嫡庶至嚴。異人奪嫡自立。超十二餘公。子而得國。非必
 盡出於不韋。蓋亦有天幸焉。天方授秦政。而不韋適
 其會。要末可以貪為奇也。願其賈豎之見。貪得無已
 時。賈姬種禍。而陰令移之。膠毒及其知窮卒與之同
 斃。不韋恐私通事覺及禍。乃以舍人膠毒詐為宦者
 進之。或告其事。王下吏毒夷其三族。未幾不韋亦
 飲酖死。豈非贖貨無厭者哉。為不韋計。秦歸異人。既立
 為秦王。竭忠盡智。輔秦以見功於後世。所謂多財善

此段表公
 代不韋策
 立異人後
 不能竭忠
 輔秦亦宜
 見幾遠禍
 庶幾為良
 賈知賈至
 倉卒就死
 不至于愚
 賈乎

賈得其資也。而與百里奚俱稱善賈於秦矣。不狀功
 立名成。早見而去。安享洛陽之封。與范蠡並稱知買
 可矣。即秦法少恩。罪不在已死。而功足暴於天下。雖
 愚猶不愧為伍負大夫種也。孰若身名俱毀。倉卒就
 死。而無後世之傳哉。故不韋之賈。挾奇以要價。能居
 而不能散。知殖而不知止者也。則名不免為貪賈賤
 行而已。烏知賈哉。范蠡竭力以成其君。去之五湖。為
 陶朱公。三致千金。而卒盡散之。此真善賈矣。此所謂
 以其術為賈者也。其三致千金也。正其成伯之餘謀

此段申言
范蠡為能
積能散之
賈知而且
蘆子房繼
之得居貨
之術不韋
見不出此
則亦同韓
彭四子之
貪但以買
禍而已豈
可善善買
哉

此段言未
世君臣俱

皇明文尚

以奇貨兩
相買且當
時戰國舌
辯之士不
得不買耳

結歸重有
國家者當
以禮義忠
信養士不
宜以智術
賈貨立國
索公此論
千古名言

三致而三去之。則其泛舟五湖之計也。故蠡之賈。其
仕進則為知賈。其居積則為廉賈。自范蠡而後世無
善賈者。願於漢得一人焉。子房是已。知沛公天授。托
以報秦。此得居貨之術也。佐漢成帝業。而托迹於赤

松。張良從上入關。即道引不食。不及漢之繒繳。豈不

知且廉哉。若韓彭黥布之徒。卒就菹醢。韓信彭越黥

後卒。布皆封為王此貪以賈禍。其術亦不韋之類耳。要不為善賈

也。夫賈術不概於道。狀自後世功利之習勝。君臣之

際。其不出於賈者。鮮矣。故君度其臣。可居以共功。則

文卷一 五五

以臣為奇貨。而懸爵祿以賈之。臣度其君。可居以同

利。則以君為奇貨。而設知術以賈之。戰國之世。凡所

稱縱橫遊說之士。大抵皆賈豎之類。而不韋其尤也。

有國家者。以禮義為奇貨。以忠信為居積。士至前必

以此程之。價當則取。價不當則去。雖有術。賈如呂子

者。敢鈎奇於其間哉。願秦以為滅六國。其造謀設問。

陽受陰奪。非有禮義忠信之素也。蓋亦以賈術立國

而已。始以賈興。亦以賈敗。固其理也。於不韋乎。何病

唐柳所評。把一賈字。反覆立論。其文法變幻。做之史遷。列傳敘事中。自有斷案。

8
商文毅茅焦論

始皇遷太后于雍諫者皆死茅焦以一言投機此又說士所尤難論者比之於頴考叔則亦因其奇而奇之要之萬世之公論如湯先生者得之矣

先言其相

龜悟王似

可謂錫類
之純孝是
欲抑先揚
法

人焦也後至不畏鼎鑊大賈曰不韋以奇貨可居與太后通恐事覺乃以繆毒詐秦王遷太后於雍客之諫而死者二十七

危論 而力諍之由是秦王悟而迎太后焉復為母子如初頴考叔諷諫莊公迎母墜地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頴考叔諷諫莊公迎母墜地相見樂甚天性如初左氏謂孝子不賈永錫爾類

知太后不得入莊襄之廟矣不為楚也妻則不為政也母繆毒封長信侯姜氏只溺愛共叔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也母段政是秦王名楚是秦王父名雖誓之黃泉

皇明文傳

文卷一 五六

次言太后

之淫非姜

氏比茅焦

之諫所不

當諫是未

知春秋絕

不為親之

大義

言始皇之私通所聽諫不在

皇秦遂姓呂所云暴秦以呂易嬴是也

始皇惡得而母之焦其未聞春

秋之義邪且曰車裂假父撲殺二弟假父嫪毐也二弟不韋與太后

此何人也而父之弟之其忍汚諸口吻哉然

天性之真
悔而在帝
秦虛名焦
亦幸投其
會且

先論古稱
結言焦得
罪于穎考
叔應首起
意章法

會且
亦幸效其
秦虛名焦
亦幸投其
天辨之真

則始皇何以悔而從之。焦之說曰：秦方以天下為事

而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聞之而倍秦。是動之以帝秦之名

乃戰國遊說之術也。是始皇之樂從者，非為天性之親也。欲帝

業之速成而懼諸侯之連衡也。六國諸侯合從連衡併在西南則留谷可

封秦食不下咽矣。然則焦之諫固戰國之奇士。秦遷太后於離宮強諍之

士尸積盈庭，焦一言中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機論者謂其愈出愈奇。而亦穎考叔之罪人也。

草鹿門評人多以焦為危言，悟王奮不顧身，此獨貶其諫所不當，諫不得謂忠且陰中以帝秦之虛名

不可言奇，又未知春秋絕親之大義，安得謂孝不

必多証前言，往行只引一穎考叔，堪為萬古定案

耳。

名論至論此三謂是也，不修於聖人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秦國西河限固谷回

王元美論魏公子無忌

無忌者魏公子信陵君也其竊符救趙唐荆川以無王駭之獨以其善用兵可以御秦存魏其功亦不少元美此論乃衆共貶者而我獨褒之文家獨創一機軸耳

先論古稱善戰者首稱吳起孫者衛人仕於魯齊人伐魯魯欲用以為將起娶齊女賸田單白為妻魯人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諧之起起廉頗李恐得罪乃歸魏魏以為將擊秦拔五城與魏相公叔牧諸將而有隙遂奔楚楚任之為相南平百越北卻三晉西伐公子無忌秦焚貴戚大臣怨初不為列吳起者攻殺之

當七雄之末

齊楚燕趙韓魏秦是也

諸善戰者以法歸吳起

魏伐韓賸仕齊以救韓滅以巧歸田單田單齊宗人亦具借客魏以敗魏軍人謂其智即墨即墨人立田單以拒燕田單乃身操叛師與士卒分功以火牛破燕軍而復齊以勇歸曰

皇朝文傳

文卷一 五八

何鍊詞工

起白起為秦將伐楚拔郢燒夷陵攻趙殺其將趙括

言言中的

杜抗趙降卒四十萬與范雎有隙雎諧之秦王賜虎

如百鍊精

郵及廉頗李牧廉頗為趙將秦王與趙王會于渾池

盡精粹粹

禮畢不過三十日過此不還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

然

許之諸侯聞之畏其勇李牧趙良將伐燕取武遂方

此段言無

城居鴈門大破而公子無忌不與焉無忌者魏諸公

忌不獨差

竊符殺晉鄙彼公子者以為甲虛得士急取於名而

勝於孟嘗

移兵以救趙孟嘗君齊田文也

平原且最

稱善用兵

者誠哉是

涇陽君為質於齊請孟嘗以為丞相或謂秦王曰孟

言識力高

管君相秦先齊而後秦秦王欲殺之乃自秦逃歸平

出尋常萬

原趙勝也秦伐趙與愚以為善用兵者無如公子者

萬

毛送如楚乞師救趙

也

莫如吳起孫賸之時秦固未甚強而田單之所推

無忌

也

此又舉吳起孫臏田單李牧用

兵各有不同以爲無忌善用兵張本

此段言無忌之竊符救趙處姑未暇論但痛也

皇明文雋

其將八萬人直入秦壘率且乘堅爲瑕轉弱爲勁非善用兵者能若是乎

此段又言無忌以救趙之兵遣而救魏大破秦軍以全宗社於瀕危者亦

則騎劫

樂毅圍莒及卽墨三年未下燕惠王立齊卅反問王乃令騎劫代將齊人殺騎劫敗燕軍

逐北

燕惠王欲伐趙以栗腹爲將廉頗大破之見國策

也白起用秦師以攻諸侯固無有不靡碎

靡爛碎音翠破敗也

者是故白起用勁者也吳起用法者也臚單廉李乘

臚音白起以強凌弱吳起用兵有法孫

瑕者也

臚田單廉頗李牧所遇皆非敵手若夫邯鄲

之圍秦悉關中河內之卒

悉盡也馘音號耳趙人四十

五萬而壓其城城且且暮下矣公子雖竊符以有魏

暗音借鳴也懦將之所教而恫音

師而其人皆夔暗

暗音借鳴也懦將之所教而恫音

未暇論但痛也

左音協與脇同身不振之餘也又縱其父兄

獨子以歸

無忌殺晉鄙傳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者父歸兄弟俱在軍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

者二萬人外若削弱其形而內

歸養選精兵八萬人

實有以一八萬人之

心而振其氣偏師直入於虎狼

之窟而逐之以存趙此其乘堅而爲瑕轉弱而爲勁

者何如也秦乘公子出而日夜伐魏其志已無魏矣

魏且暮亦惟有下耳三十年公子以二使致五國之

師而其人又皆恫脅不振之餘况國五其將將五其

師此非可以頃刻聯合也公子率而大破秦軍於河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留谷而不敢出魏安釐王三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留谷而不敢出

魏安釐王三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留谷而不敢出

魏安釐王三

外走蒙驁乘勝逐之至留谷而不敢出

魏安釐王三

且聯散為
整轉弱為
勁公子非
遠知其能
者其能得
之乎

此段言無
忌之足以

抗秦而存
魏借魏王
不大用而
愚于取亡
也

此言無忌
善用兵非
出于門下
客即韓信
之多多亦

皇明文鑑

善高帝之
善將將亦
不過此耳
結言無忌
之功可補
于不絕叔
盡全旨

帥師伐魏魏師數敗魏王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還
魏復為上將軍帥五國之師敗驚於河外追至函谷
還此其聯散以為整轉弱以為勁者又何如也公子
不死魏幾不亡萬金入而晉鄙之客之間行公子知

飲酒近婦女之足以傷生不欲以生為秦虜耳無忌既敗

秦師秦人患之乃使人行萬金反間信陵君魏王信
之使人代將於是信陵君謝病不朝以酒色自娛四
卒愚哉魏王之為秦亡魏也或曰公子非善用兵

公子之客善之是不然公子疲而未聞其客能西抗
秦者也且客善兵亦惟公子善用之韓淮陰之驅市
人戰也高帝之將將也韓信初封齊王人譖其反帝用張良計偽遊雲夢以擒之

文卷一 六十

降為淮陰侯帝曰朕將兵能幾何信曰不過十萬耳
帝曰卿能將幾何信曰臣多多益善善帝曰何為吾擒
信曰臣善將兵陛下善將將
祠不絕有以也
公子亦庶幾矣其每過之而令民奉

張子馬評終篇反覆表無忌善用兵處議論開發無

一句不確當無一字又不精絕真足以醒天下醉
人又足以覺天下夢人可謂無忌千載知己者其
元美乎

精確

唐荆川論信陵君竊符救趙

信陵君者魏公子無忌也與趙平原君婚
姻秦攻趙平原君求救急侯生教信陵君
求如姬竊魏王符發晉鄙兵以救趙信陵
君由是不敢還魏恐見尋于魏王耳

先論強秦之勢必至於盡滅六國而後止則信陵君之救趙亦以救魏亦未可以為深罪此論千古至言

此段言所罪者以其知有趙而不知有王是即春秋誅心之論也

此段言其竊符之舉特私厚一婚姻耳初未為六國之公義也

論者以竊符救趙為信陵君之罪余以為此未足罪信陵也夫疆秦之暴極矣今悉兵以臨趙趙必亡趙魏之障也趙亡則魏且為之後趙魏又楚燕齊諸國之障也趙魏亡則楚燕齊諸國為之後天下之勢未有不岌岌於此者也故救趙者亦以救魏救一國者亦以救六國也竊魏之符以紓一國之患借一國之

皇明文集

夫奚不可者

文卷一 六一

師以分六國之灾可也朕則信陵固無罪乎曰又不朕也余所誅者信陵之心也信陵一公子耳魏固有一王也趙固不請救於王而諄諄朕求救於信陵是趙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也時秦兵臨趙急求救于信陵君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而信陵亦以婚姻之故恐欲救趙是信陵君知有婚姻而不知有王也信陵君魏公子無忌也愛人下士食客三千人與趙平原君為婚姻是時秦攻趙趙求救于魏魏王猶豫不敢進信陵君竊符救之其竊符也非為魏也非為六國也為趙焉耳非為趙也為一平原君耳使禍不在趙而在他國則雖撤魏之障撤六

國之障。信陵君亦不知救。使趙無平原。或平原而非

此段言趙王社稷不重于平原

信陵之姻戚。雖趙亡。信陵亦必不救。則是趙王與社

戰敗不以數百年魏國殉一姻戚乎以此

稷之輕重。不能一當平原公子。而魏之甲兵。所恃以

責信陵君縱信陵若在何所逃其罪

固社稷者。特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幸而戰勝。可

侯生如姬

也不幸。戰不勝。為虜於秦。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

公子嘗為父報仇如姬欲為公子死

殉一姻戚。吾不知信陵。以謝魏王也。夫竊符之計。蓋

一開口則得虎符無忌如言果得符

出於侯生。而如姬成之也。侯生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內。如姬最幸。力能竊其符。

侯生教公子以竊符。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卧內。是內外之人亦

知有信陵。而不知有王也。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曷若以唇齒之勢。激諫於王。不聽。則以其欲死於秦師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必悟矣。侯生為信陵計。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死於信陵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姬有意于報信陵。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勸之救趙。不聽。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而死於魏王之前。王亦必悟矣。如此為信陵君不負魏。亦不負趙。二人不負王。亦不負信陵君。何乃計不出。此信陵知有婚姻之趙。而不知有王。內則幸

皇明文傳

文卷

六一

俱以信陵若為重而以魏王為輕也

此段為信陵君侯生如姬計皆以死激勸魏王以救趙斯兩無所負矣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段言諸人計不出

此而乃私
為竊符無
王之罪難
免矣

齊韓趙燕是也夷門坐人即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夷門監者無忌迎為上客又皆知有公子不知有王則魏僅有一孤王耳嗚呼自世之衰人習於背公死黨之行而亡守節奉公之道有重相而無威君有私仇而無義憤如秦人知有穰侯不知有秦王

此言衰世
人臣俱背
公立黨視
其君若贅

秦王范雎見秦王直入永巷宦者叱曰王至雎伴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穰侯耳穰韓邑秦王封其旋即在秦毋舅虞卿知有布衣之交不知有趙王秦昭王欲為趙人亦然魏冉魏齊之頭齊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共范雎報仇急矣唐公之取魏齊之頭齊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齊共范雎報仇急詞貶刺其之魏信陵君不納齊自殺魏王以其頭歸秦蓋視君明

明

若贅旋久矣史三晉強梁弁髦其君爪分其國視其君若贅旋然由此言之信

此段言信
陵君特為
一婚姻之
趙即求符
于王亦非
公義

陵之罪固不專係乎符之竊不竊也其為魏也為六國也縱竊符猶可其為趙也為一姻戚也縱求符於王而公狀得之亦罪也雖狀魏王亦不得無罪也兵符藏於卧内卧内魏王寢所也非細人所能到者信陵安得而竊之信陵不忌魏王而徑請之魏姬其素窺魏王之疎也如姬不忌魏王而敢於竊符其素恃魏王之寵也木朽而虫生之矣人君無權如木朽於外古者人君持權於上而內外莫敢不肅則信陵安得樹私交於趙趙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此責魏王
敢寵納侮
威權不操
故使信陵
而樹私交
如姬得報
私恩王自
為贅旋何
性內外人
不贅旋視

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性內外人
不贅旋視

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性內外人
不贅旋視

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性內外人
不贅旋視

安得私請救於信陵如姬安得啣信陵之恩信陵安

非鶴諸

結又以植黨青信陵以失權責魏王其春秋之大義侃然于直筆問耳

得賣恩於如姬。履霜之戒。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哉。事君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由此言之。不特眾人不知有王。王亦自為贅旒也。故信陵君可以為人臣。植黨之戒。魏王可以為人君。失權之戒者。春秋堯仲原。鞏帥師。春秋直筆書原。鞏帥師以示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之意也。良以周天子太阿倒置。政出多門。以禮樂征伐。不宜自魯大夫出也。嗟乎。聖人之為慮遠矣。

宋羽皇評以六國有急。信陵不之救。而獨以一婚姻之故。而敢於顯狀竊符。是輕數百載之社。以殉兩姓之婚姻。以此責信陵。信陵何說之辭。然侯生如

皇明文雋

古文卷

六四

姬無論矣。而所以使侯生如姬。內外相謀者。則魏王失權之罪也。此論殊是。春秋筆及覆辭駁直。令文人結舌耳。

掌陣幕橫。三意。義因。眉山。父子。看山。筆舌。

一卷尾

人君失權之罪也。此論殊是。春秋筆及覆辭駁直。令文人結舌耳。豈一障一。六。出。造。人。

鼎鑄諸方家彙編 皇明名公文雋章卷二

石公袁宏道精選 侗初張 鵬校閱

毛伯丘兆麟參補 寧楚吳從先解釋

眉公陳繼儒標指 居一陳萬言彙評

鄭師山論漢高帝分美得失

當楚漢分爭之時太公爲羽所置之狙上欲烹之高帝曰吾翁即若翁若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美項伯以婚故乃以爲天下者不顧家勸羽勿聽其言而釋之

首言天下與吾親原自有輕重
因論曰以吾身而視天下則天下爲重以吾親而視

皇明文雋

童卷二 乙

當變難之時不得不權衡其間
天下則天下爲輕故君子之取天下當大變之來遇

此言高祖當先卑辭請歸然後可與師問罪不宜以吾親爲輕爲天下之一擲哉
置太公于狙上告高祖而殺之所謂危在頃刻者也

高祖於此宜卑辭請和迎歸其父然後以項羽既弑其君又欲殺人之父以挾其子與師問罪與之決勝負於一戰定成敗於萬全未晚也豈可大言無當索

父之美以吾親之重爲天下之一擲哉此言當羽置

此言羽若不聽項伯
時爲漢高帝宜請和迎歸其父不當故爲分美僥倖以成功而輕其父於一擲
婦人之仁高祖無項伯之援以爲天下者不顧家而

之言烹太公而分其美則帝負殺父之罪名安得與羽爭天下哉

此言帝幸而得計因人成事不可為後世為子處君父之大難者法

余謂高帝卒紀至分羹一術之環至影也極當時情事乃起劉邦兩唾罵之以一仲正氣直上此作於漢高帝積州成皆一也

皇明文傳

章卷二

二

釋則太公烹于俎上矣項羽既烹太公分美高祖狀後布告天下謂高祖不顧其父挾人殺之而食其美興師問罪則高祖負殺父之名此身且將無所容於天地間又安能與之爭天下哉項羽計不出此反惑於為天下者不顧其家之言使太公幸而獲免高祖因之成事天下遂以高祖為得計索美為名言秦綱常之義失輕重之權矣秦亂也羽若不聽項伯之言殺而問罪高帝何辭此見索美非正名分重綱常不可為法萬世下不能不重責焉使後世臣子懷必勝之心忘君親之難者未必不自此言發之也

張肩王評舜竊父而逃于海濱終身誣然忘天下良視吾父為重也高帝分美一言寧能禁羽之不烹哉羽之不烹乃惑于項伯之勸解亦僥倖第一耳豈人子赴父難之大經哉惟早辭請歸然後興師問罪庶幾萬世法程云

大狀問父交鍾與之奪天不始... 興潤閣罪根高祖負美父之谷... 郊市吉天不始高祖不賦其父... 入獄之而公其美

董份漢高帝罪羽論

昔高帝王漢中羽自稱西楚霸王帝于軍中數羽十罪曰首弑義帝懷王殺卿子冠軍尤負天下之大不仁不義楚之所

羽即罪不

十楚寧不

漢二語乃

獨創大王

意通重幹

旋在此

皇明文集

董卷一

三

民惟背暴

同仁此楚

漢天下之

所由得失

者

漢與楚仁

暴相及如

此民安得

不德漢而

仇楚也

慨自秦失其鹿刪通云秦失其鹿天下漢高起沛中

提三尺而掃氛埃項羽氏亦揮兵江東下流與漢共

角秦鹿厥後楚竟為漢屈議者歸罪於羽高帝軍中

對壘語亦輒謂羽有十罪予則謂羽即罪不十楚寧

不漢也蓋兩桀驚之主民不見仇兩慈仁之主民不

見德虎啗鳥哺之主喻桀驚仁慈之異虺脇而馳直令民有

所向背差池於其間鷹鷂跋樹則鳥雀屏息而嚶嚶

效舞於茂林虎狼據嶠則狐兔捭形而喙喙集射於

低陽民之遇仁暴主也猶然此爭王得失大彰明較

著哉羽嗜啞叱咤怒貌狀其拔山蓋世之雄為萬人敵何如寬仁大度

羽燒秦三月何如約法三章沛公王關中與民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

盜者抵罪悉除苛法吏民安堵如故羽烹殺虜縛何如王帳御拳羽人

刺而人臍何如入胙而人劑羽所歷川血而山骸帝

所過家絃而戶瑟楚漢勇悍仁疆諸不能更僕數凡

此皆漢之屈楚楚之為漢屈民之德漢而仇楚之孫

舉羽弑義

帝坑趙卒

背約自王

三大罪皆

楚自取亡

何能不漢

反言以見

其意不必

規規盡數

十罪此入

化大作手

也

也數羽之罪首無若弑義帝罪不赦義帝懷王子羽弑江中并殺卿

子冠軍乃即羽不弑義帝陽尊而陰讐之而羽咄嗟

叱咤民且口噤心悸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

羽之罪再無若坑趙卒罪不赦趙降卒四十萬羽陽受而陰盡坑之為天

羽之不坑趙卒陽生而陰餌之而羽千人自廢民

且重足汗背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漢數羽之罪

三無若背約自王自王罪不赦羽與沛公約先入關約若王之沛公入關約

法三章項羽怒自立為王即羽不自王陽却而陰據之而羽睚眦

施音咆虺音哮民且目駭膽落民亦何樂楚楚亦何能不

皇明文集

童卷二 四

漢舍三罪外首弑義帝罪一矯殺卿子冠軍罪二救趙不報而擅諸侯入關罪三燒秦宮室

掘始皇塚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王故將

善地徙逐故王罪六逐義帝自都彭城罪七奪韓梁

地罪八政不平約不信罪九大逆無道罪十羽怒姑弗罪而羽必非漢對何

十之為不爾斬木揭竿雲集霧聚百戰百勝漢不能

當楚玉玦指示舞劍爨魂范增見文成五彩當沛公謝羽鴻門羽令項莊舞劍

意在沛公增舉王玦示者三焉不啻機肉漢不當楚拔山蓋世烏江

艦渡江東豪傑捲土重來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羽竟不

渡拔劍自刎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漢亦未必能當楚失民自屈而終

再結二何應上文法如常山蛇勢

王鳳靈論陵母伏劍

王陵領兵歸漢，項羽欲得陵質，其母于軍中以招陵，陵不忍舍漢，乃命使見母，母恐，業感項氏，軀以為母復仇云。

先說難言

陵之勢迫

於不得已

而母之伏

劍出於不

得知是寬

一步法

次段言陵

不能禁漢

皇明文雋

車卷二

五

王之不死
其母為勢
何可已

三段言有
全母之道
亦母容禁
為也

此言一道
在不仕漢
而以菽水
承歡可為
大孝

此段言二
道忠君固
急而孝親

嗚呼。陵母之死。其誰為之也。邪。曰。王陵為之也。王陵之勢。不得已者乎。曰。是得而已也。夫苟得而已焉。則曷使母之至此極也。無亦得已而不已也歟。且陵之勢亦極矣。若之何其得已也。伏劍之死。母自為之。陵身在漢。不可得而知也。不可得而知則亦不可得而禁也。噫。亦奚以禁為哉。且陵能禁母之死。而不能禁項王之所以死其母者。項王既不可禁。則陵之勢又極矣。如之何其可已也。噫。亦奚以禁王為哉。故與其禁於不容全之日。孰若全於不待禁先全之道。亦曰二端而已。當天下雲擾之初。吾獨高卧南陽。諸葛

高卧南陽人號曰卧龍先生。劉玄德三顧草廬聘之始出。以盡菽水之歡。子路說仕日陰

而養思親。嘆曰。雖欲而不敢奮。為不顧家之舉。則

雖混滅無聞而所全者大矣。此其道一也。若欲以圖

富貴之機。赴功名之會。則擇君而事。雖不可輕而所

以為其親圖者亦當視時勢以為從。違母在項軍事

亦不可緩
陵宜舍漢
歸楚以全
母子之愛
乃千古不
易之論

此段言陵
始之聚數
千黨以屬
漢終欲馳
一使以脫
母難俱非
所以全母
也母之伏

劍也審矣
此段叙母
對使之言
敬一死以
成子佐漢
之功為陵
而死而實
陵之所以
死其母也

此言趙苞
之勢難兩
全反照陵

勢何如耶。項羽自稱楚霸王與漢高帝爭天下關

必欲致之。王陵在高帝處質其母在軍中使人達陵

朕羽非欲得母實欲得陵也東向之招陵趨而

赴之則有以釋羽之怒全母之生他日君臣之所以

相與者雖未可知而吾母子之愛已無虧矣此其為

道一也惜乎聚鄣數千既失之於始以兵屬漢王又

失之於終乃欲馳一使於項軍以坐脫母氏之難而

堅吾事漢之心則羽必以仇漢者而仇陵以仇陵而

仇母拏戮之禍其能免乎夫以無辜而拏戮於慄悍

猾賊之人非母之欲也朕又知夫漢王天授可始終

與成功無使陵而有二志故於送使者也寧自斃其

身於劍戟之下毋自輕其身於他人之手字寧以陵

之故而及其身毋字以身之故而病其子字寧使天下

後世以我為知天知命之鬼毋寧使我為偷生苟免

之人此母之所以伏劍也是則母之死也非以項死

以陵死也死而以陵則雖母之自死陵實死之陵之

罪何辭哉昔趙苞之守河西也虜奪其母招以城降

苞也遠戰而殺其母夫殺母以全義則為非孝食祿

而避難則為非忠勢難兩全者一得一失程子猶以

之進退得
以自裁乃
至傷天性
曷富貴千
載以下寧
幾人哉

此段引舜
棄天下以
全親照陵
以天下之
故而陷親
責陵之義
正矣

皇明文集

童卷二

七

此段引徐
庶舍劉就
曹爲母而
照照陵之
方寸何異
于是

此合古大
聖賢總斷
陵之罪無
所逃

此以智忠
義評陵母

爲非。趙苞爲魏將河西虜欲降之乃執其母以示之
曰汝必降不降必殺汝母趙苞侯城不屈母遂
遇害程子是明道先生斷趙苞當此不兩全之時况
於君得矣如母何得爲忠臣矣如孝子何故錄之

陵之去就進退得以自裁而至割天性之親而欲依

漢以成功名不亦陋哉彼帶礪之封離榮
大山若帶
長河若礪

左相之位雖貴不過浮雲之過太虛耳
帝業封爲左
丞與國同休孔子謂不義富
貴於我如浮雲太虛空中也

孟子曰瞽瞍殺人舜竊負而逃訴狀于海濱而亡天

下夫陵之功名孰與天下之大而陷其親于伏劍焉

何其得罪于聖人雖狀聖人之事陵固不足望矣又

有次焉者徐庶之事劉將軍其擇君審矣及其母在

曹操則曰方寸中亂矣遂舍備而之操此其爲親屈

者勢固狀也陵之方寸乃異於是乎狀則陵非特大

舜之罪人其得罪於元直也亦已多矣
徐庶字元直
遇劉玄德于

新荏敗曹操軍操聞其賢欲用之遂執其
母庶聞之泣謂玄德曰方寸中亂矣遂行吾嘗卽數

君子之事而第之曰舜其至孝矣元直得已而已者

也趙苞不得已而不已者陵則得已而不已者也陵

之罪何辭哉狀此所以罪夫陵也若自母言之則固

爲賢母矣知漢王爲長者之君可以爲智勉王陵以

為天下賢
母公之論

可為千載
明鑑

結言母能
成子之功

為大賢子
不能全母

之生為非
孝兩語可

為王陵斷
案

無懷二心之道可以為忠死於伏劍而不死於項籍

陵使使至項軍母私送使者泣曰願為妾語陵善事

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懷二心妾以死送遂伏

劍則可以為義智也忠也義也非天下賢母而能之

乎卒而陵無二心翼成漢業感項氏之軀而快其憤

為開國之元勳者皆賢母之所成也嗚呼母之死可

以無憾矣陵其猶有憾也夫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

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

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

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皇明文雋

卷之二

八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吳寧楚評此言王陵雖忠於漢為開國元勳只是過眼浮雲乃至割天性之恩以陷母于伏劍卒為萬世之罪人中引大舜趙苞徐庶事最可斷案可謂詞麗義整即起王陵于九京亦當無辭以對之耳

敬言持誦

四邊

不為千端

為天下賢

李卓吾因時大臣論

從古論大臣者多矣此獨以因時論者亦以漢因秦大亂之後易與為治而在漢勳猷特時使然乎舉一代而下百年上下可類推矣

此篇文字
英發雄偉
更有委蛇
曲折巖
道古可誦

曹參遵何約束

曹參沛人也為秦徵篆後佐漢定天下封齊相聘膠西王公蓋公為言黃

此言曹參
丙吉叔孫
通以無用
為用皆因
時為治之
大臣也

丙吉守魏之規

丙吉王少卿魯人也為魯獄吏積遷廷尉以武帝命治巫蠱郡

欲盡殺繫者吉閉門拒使得免宣帝立賜爵關內侯

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

叔孫通薛人也秦待詔博士後亡去從項梁深敗從漢王徵魯諸生共起朝儀為絛甚聖外習

皇名文傳

車卷二

九

此段本魯
兩生論禮
樂百年後
具之說為
非因時之
急務亦就
上三臣見
之耳

之右進奉詔立定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無虞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

帝既定天下欲制作禮樂召魯兩生魯兩生不肯出乃以書復曰禮樂必百年而後具云云意以非積德

句法無限
感慨

不可輕議制作也則雖賢理亦徒狀爾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

于廢陞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繇最之必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

承秦之亂
易以為治
故漢高之
與若反掌

漢高帝入

耳卓吾先秦聽焚喻言還軍灞上悉召諸縣父老謂曰爾等苦
生此論可秦苛法久矣諸侯約先入闕者王之吾當王國中與
為千古話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坐彼繁堵之
宗餘悉除去諸吏民按堵如故秦民大喜

此歸結上言叔孫禮樂之具亦是因時正應兩生意求儀鳳凰

舞足蹈雖有夷夔虞舜神位命伯夷作秩宗使主天地人之三禮命夔典樂奏蕭韶而

焉爾矣為漢儒宗不亦宜與

韓求仲評論大臣獨以曹參丙吉為得因時相體首

未又以叔孫通定禮樂不待積德百年詞不煩而

意獨到

湯霍林評論大臣而敘及禮樂之具廢治亂之難易

中間有典有則嘆恨褒貶之義令人讀之慨然有

感

宗

言

此

一

言

而

其

言

宗子相張留侯論

良家世相韓為秦所滅副車之雖不中遂
扶黃石公秘書以佐漢誅秦迨封韓成王
公幾又見戒於楚良復佐漢以誅暴
此其始終為韓天下誰得而知之

先泛論謀

事者當深

藏其機令

人不可測

狀後可以

終始有濟

古之人謀天下之事而必藏天下之機君子可以諒

其心矣何者君子之謀事也非以其始焉者之為貴

而終焉者之為難非以其果於自用者之為得而深

謀遠慮藏其機於人之所不見而卒以自濟者乃天

下之善謀者也使不藏其機而必其事之我遂則天

下始得以投其隙而破其所恃而吾之謀卒不能自

皇明文集

章卷二十一

又言良若

計不深機

易泐則為

韓忠謀善

始未必善

終是正題

反起法

此言良之

遂於天下昔者張良之在漢也人知其為漢也而不
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之為韓也而不知其終之
為韓也乃所謂善謀天下之事者與蓋嘗觀之天下
之人其謀不善者則其計必不深其計不深者則其
機易以洩洩其機而忽其謀天下之人始得以圖其
後而徐為之計而天下之事去矣是故豫讓之為智
伯徒殺其身而已矣豫讓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報仇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則襄子獲而舍之又伏橋下襄子出至橋馬驚索之得豫讓遂殺之燕丹之為燕徒
滅其國而已矣燕太子丹謀殺秦王乃藏匕首圖中令荆軻奉圖求見秦王因而刺之後

此言秦滅韓良事楚以報秦及楚滅韓良又事漢以報楚皆其爲韓之深心也

事敗泄秦王非惟不足以成天下之事而適足以潰怒起兵滅燕天下之事由是觀之孰有深謀遠慮如張良之爲韓者乎。方韓之見滅於秦也。良以四世君臣之義不勝其憤。而逞於一擊。以快其讐秦之心。使當時而果得。以行其謀。則良之心亦遂矣。惜也。副車中而天下大索十日。張良謀力士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令天下大索十日竟不得。良其如秦何哉。則亦隱忍舒徐。以俟天下之機。然後惟吾之所爲。而無不如意。是故楚兵西下。良之爲韓之心已興矣。楚封韓成而良爲韓之心益決矣。成王於韓而秦爲

此以滅韓之心讐言楚以讐楚之心興漢其欲興漢以

楚滅良之心未嘗不快其讐秦之志。得行於楚也。讐秦之志既遂而復輔成以振其已頹之業。非良之所以爲心者乎。夫何韓成又見滅於楚而良之心以孤。則又不得已而復歸于漢。嗟夫良之爲韓之心。至是其益深矣。當是時也。楚之勢強而漢之勢弱。使良也而欲倚人以立功名。則趨楚背漢似亦宜者。而顧汲汲于漢何哉。是可以諒其心矣。蓋韓成未立之前。良知讐秦而已矣。固無心於讐楚。而亦何心以興漢邪。迨夫韓成既滅于楚。則始以其讐秦者而讐楚矣。將

詠楚者實其欲借漢以報韓于房肝胆畢照于此矣

欲興韓以滅楚乎。而韓無可依矣。將欲自立以滅楚乎。而力又有所不能矣。狀則舍漢而何以遂其讐楚之志哉。是故良之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之所以有志於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讐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興漢哉。然則良之所以興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未嘗一日而忘韓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楚未嘗一日而忘楚則亦未嘗一日而忘漢漢不興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讐不復良之心豈能以自己哉。然則

此言良以漢兵襲之不顧背盟之議亦其急於報韓急於報韓故不得不急于興漢也

漢也者固良之所借以報韓者也。方楚漢定鴻溝之約。天下之義盟也。項羽方引兵東歸。而良使漢兵襲之。且曰養虎遺患。嗟夫。方盟而即背之人。固以為不信也。欺其不意而襲之人。固以為不義也。噫。良何急于興漢滅楚而不恤天下之議如此哉。無亦為韓之心勝而有所不暇恤焉耳。方其擊始皇於博浪之中。且不知有其身也。而又何天下之議足恤哉。蓋至是良之為韓之心。益深且切矣。而卒未嘗少露其機焉。是故人知其為漢也。而不知其為韓也。人或知其始

此言良終始爲韓之心漢廷君臣俱無一知之者此所謂機深而謀善耳

此言良爲韓之心不

使漢人知者正所以善藏天下之機而善成天下之事者也

結言其始借漢以報韓終因韓

之爲韓也。而不知其終之所以爲韓者。蓋深且切之。若是也。豈惟天下不得而知也。雖其所同事者。亦不得而知也。豈惟其所同事者。不得而知也。雖漢高亦不得而知也。是故項羽之滅也。人皆曰此漢之幸也。而良獨曰此韓之幸也。楚滅韓于其前。而韓之子孫借漢之力。以滅楚於其後。良之心至是其慰矣。是故赤松之遊良。豈無心于人世哉。蓋無心於漢而漢人固不自知也。夫良以讐楚之志明。言于漢。似亦無不可者。而願使之終始。莫知焉。何哉。嗚呼。此良之所以

皇明文海

章卷二 十四

爲韓之至。而善于謀天下之事者。也。蓋深於謀者。不可以易洩其機。而倚人以爲功者。尤不可不隱其謀。而陰爲之計。使良而言其志于漢。則漢人將曰。彼蓋借力于漢。而收功于韓者也。其誰信之。漢人疑于其內。楚人間于其外。則天下之大事去矣。此良之所懼也。是故隱其機焉。以陰藏其爲韓之志。而使漢人莫我疑焉。良非善謀天下之事者。與。雖狀項羽滅而赤松子遊良。旣無心于漢矣。狀而雍齒之卦。太子之定。

漢高帝望見諸將相與坐沙中。偶語欲相聚謀亂。患韓終因韓之良。效以先封所最怨者雍齒。以安諸將心。又帝欲

以報漢總
之為漢而
亦以為韓
也

易太子良招四皓則又若惓惓于漢者何也蓋其始
也。以。漢。之。力。而。為。韓。其。終。也。以。韓。之。故。而。報。漢。則。其
所。以。為。漢。者。亦。所。以。為。韓。也。故。曰。智。哉。留。侯。善。藏。其
用。其。知。良。之。心。哉。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

邵芝南評以善謀事者貴深藏其機立意發其為韓
之心始終詳悉張留侯無心事漢却被子相道破
且詞氣滾滾一氣呵成文之有條理者也堪為初
學矩矱

皇明文集

音卷二 十五

學矩矱

且隨處致效一處而久之亦給聖者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其所以為韓者亦所以為漢也

亦以為韓
也

王陽明四皓論

四皓避秦隱于商山當時楚漢分爭却不出及張良為呂氏畫策以幣招之而出只定得一個惠帝其操持何等大功畧何等小先賢謂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智者立身必保終始節者自守死當益銳四皓世事

功名謝之久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俱隱商山豈有智

於前而愚於後決於中年知幾之日而昧於老成經

練之時乎且夫隱見不同二道而已固持者則輕飄

洗耳之巢竟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以為汚其身而洗之巢父問之牽牛上飲恐汚牛口達

時者則莘野南陽四皓之隱其為巢由乎抑為伊葛

皇明文集

章卷二一 十六

此言四皓隱不如巢

許出不知伊葛而乃為呂氏奸

人招之使來可耻孰甚焉

其本相其不出與其不且以

首言四皓不宜以老

來出處苟且殊昧見幾之哲

平將為巢由必終身不出矣將為伊葛必三聘而後

起伊尹耕莘野湯三使往聘之諸葛亮高卧南陽劉玄德三顧其草廬一使之呼承命

不暇上不足以擬莘野之重中不能為巢由之高而

下為希利無耻之行以四皓而為今日之為則必無前日之智既有前日之智則必無今日之為况辭禮之使王之者呂氏淫后使之者呂氏奸人呂后用張良計徵四國本特假太子虛名以致之此尤其汗顏不屑者也其言曰陛下輕罵臣等義不辱今太子仁孝愛士天下願為太子歎斯言誠出四皓之口則善罵之君

此言四皓猶然往輕

罵之君不終事賢任之王愧容兩生多矣

猶存也。四皓胡為而來也哉。若果為太子仁孝而出，則必事之終身也。四皓胡為而去也哉。兩生之不仕

漢。高祖聘魯兩生出定禮樂兩生以書對叔孫通終身不出其志蓋不在小。四皓

以數十年遁世之人，一旦忻然聽命，且將何以答天

下之望也。或曰有之，而恐非真。乃子房為之也。子房

當被劫畫計之日，唯知用圯上老人。黃石公命之圯橋取屨曰孺子

可教，遂授以秘書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後學

又以為非真。四皓者不過為商山釋慙之說。四皓不

出秦漢間權謀術數之士，不得志於時而托為高蹈

皇明文集

童卷二十七

數者近是

以隱即出而仕漢所建，上不過留侯。張良封於留次不過

蕭何曹參等。張良蕭何韓信漢號三傑佐高帝定天下為漢家功臣第一對君詭

激之譚，闔闔遺習故智耳。知曰此皓非真，然則真皓

者果何如邪。

唐荆川評謂烏盡弓藏之時，正鳳飛鴻舉之日，乃為

一介使命蒞止商山已等于平地矣。况對君詭激賢

子抑父不過戰國策士之雄耳。或云真四皓者必

不為漢出，此又商山釋愧之論也。

王鳳洲論漢高帝言羽翼已成

戚夫人見寵屢請帝立其子趙王帝枕席間輕許之既而悔之適商山四皓至帝顯戚夫人曰彼羽翼已成難搖動已謂帝帝假此以解前言非真為四皓屈耳

漢高帝晚年溺愛戚氏欲易太子呂后劫留侯畫策

張良封留侯

留侯為招四皓輔之

四皓東園公夏黃公角里先生綺里先生避秦

先言四皓

俱隱

商山四皓至待太子衣冠楚楚白首皓眉

四皓對帝曰陛下慢罵臣

漢儲君若

出子房畫等義不辱太子賢明

帝指皓謂戚氏曰彼羽翼已成

難動已竟之孽不奪嫡惠帝已寧說者謂弋者何思

鴻飛冥冥歸美于四公屈身而偉子房之績云愚獨

皇明文雋

草卷一 十八

言帝許于前而悔于后故乘四皓之來以為已粉飾地耳

謂帝明達王耳孽子並嫡亂之原也帝豈無見於此哉徒以牽愛尤物祗席之間不覺以立趙王許已而隨悔其不可至不得已乃乘四皓之來徐以掩其耳而奪其所求焉耳何也太子天下本一搖則天下

從之

見賈誼治安策中

故晉獻食姬之色廢太子申生

驪姬欲殺

此言晉與秦俱以廢嫡立孽而

申生而立奚齊獻公許之遂廢申后並逐申生

國亂數十年秦政以不早定

明敏已深

扶蘇自使姦宗走鹿

政秦始皇名始皇使太子扶蘇同將軍蒙恬監軍長城卒為胡

悔于前言

亥所殺

此帝耳熟而目揖者曾謂前車既覆而後車不

無四皓之羽翼而儲

改轍也何以為帝乎夫以帝英慧明敏當不至殘嫡

果誰易邪

而崇庶以帝能監秦晉故轍又不當輕廢置太子有

如奕棋狀乃今欲廢太子盈冊如意盈曰后太子如意乃戚夫人所

生趙迫四老者至狀後謂羽翼已成皇儲甫安獨何

與藉令四叟不來羽翼無人彼廢立將斷行與嗟夫

吾亦有以窺帝心之隱矣帝自秦鹿擒漢鼎定干戈

載戢日與粉曰黛綠者酣宴遊娛戚姬尤狎昵寵顯

房燕帝于時以戚姬故而愛立趙王輕許傳位私昵

之言特吐露于醉夢間而不可禁閉耳故鍾愛私情

也立嫡國法也情不可以勝法私不可以滅公帝雖

言帝之天下得之何來而事明為愛昏邪茲特借四皓數語以寫籠絡婦

且三明文集

章卷二十九

人小子之術而已

明為愛昏當久念曰子盈嫡長無害且已告宗廟册

諸青宮如意支庶得先嫡乎第業已許矣悔之不可

傳之不可帝之籌于胸中蓋有萬不得已者幸四皓

者侍龍於陪篚馭左右追隨似為太子張兩羽翼于

是召戚姬指示之且其應對數語啾啾若若深係天

下心者如上太子賢明仁孝等語俾戚后聞之必俛首念曰太子

誠德厚矣何士人衆庶歸心之甚也天下願為太子

死誰能易之于是帝無悔諾之嫌戚姬無愛弛之怨若狙公籠狙而賦第三四之術也不我秦之疆章邯

此言帝威能除滅秦楚豈一日遂劫于四老徒步之言哉

言張良已窺見帝之悔心必不以天下奉一姬

結言帝不憚諫臣而獨憚一隱士其所愚威姬者至矣

皇明文雋

章卷二 一十

等為之羽翼帝且剪之矣廢扶蘇而立胡亥秦楚之羽翼帝且剪之矣

暗鳴范增諸臣羽翼其左右帝又極之矣此言帝滅秦促楚何

有于四皓乃憚其曰皓雖賢不秦暗鳴不楚武勇為太子羽翼邪

謀畧不童范董茹芝商山真隱君子流耳帝豈獨畏

之哉蓋甘為四老掣肘哉張留侯素為帝所倚任諫

則從畫則聽至易太子一節闕社稷宗廟者寧禁齒

結舌謾無一言及之且曰未可以口舌爭嗟嗟帝心

已悔之蚤矣良之知帝心亦久矣不狀帝暴起風塵

之中持三尺間關崎嶇始有此天下宜視之為薄物

細故以奉一姬邪又不狀何周昌叔孫通諍之不能

得周昌曰臣期知其不可不奉詔通曰太子乃獨

于四皓上壽之頃歡狹定儲貳于盃酒間畧無所難

有如是邪帝素慕四皓名邂逅一見或者帝諍其來

而以為真至于羽翼一語則帝一時誓服戚氏之言

也愚故曰帝明達主也徒以掩其耳而奪其求耳

汪道昆評張良招四皓羽翼太子諸名公論之詳此

捐四皓之真假獨揭帝悔心之萌故借此以有辭

于愛姬而國本不搖其按本之言乎

劉沂東論高帝戮不忠丁公

丁公背楚存漢及天下既定自負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爲臣不忠而戮之以徇軍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者

嘗論漢治雜霸。余初不知其狀。及觀高帝斬丁公。徇

于軍中致辟。謂其以不忠受戮。且使人臣無效之者。

首言帝純以伯道治天下雜伯二字是通篇骨子

丁公與高祖舊及事項羽數迫迫帝謂之曰故鄉人丁公讓帝及羽自楚謁帝帝曰丁公爲臣不忠令斬之使後世人臣無效之者有若襲齊侯責楚之故。智狀而後知。

首雜霸之治者高帝也。昔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

潰遂伐楚。楚子與師言明徵。徵問罪也其辭曰。爾貢包茅

皇明文集

卷二 一一乙

不入。包裹束也。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蓋取三春之茅。包最匭。匪盛之以貢。今楚居荊州。乃此貢不入。

于王祭不共。祭祀必束茅而灌之。以酒爲縮酒。楚惟不貢茅。故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楚惟

知罪之不暇。以尊王之義無所逃也。今有爲人之臣

不忠於其君。則何所逃於天地之間。而不以身陷天

下之大戮哉。丁公之處。無足追論矣。狀召陵之對。其

此言人知齊桓爲伯而不知高帝爲假假之一字乃春秋誅心之法

義正也。而仲之心。則非高帝之致辟於丁公。其義正也。而帝之心。則非胥假之而已矣。齊桓假之而古今

知其謫。孔子曰齊桓公謫而不正高帝假之人。至今以爲義也。此

予之所不能已於論焉。自劉項並興。天造草昧。當時

豪傑擇君而事。以圖大業。蓋事求可。功求成而已。未

可盡以君臣之禮繩之。故曲逆之就項也。陳平初事項羽羽不

用其計遂歸漢以魏太僕。其就劉也。自楚都尉。而淮

陰韓信見項羽拜為都尉說之襲漢不聽以楚郎中

受上將。黥布自楚淮南受王禮。布本姓英少家貧有相之口當刑而王因

相之口當刑而王因得黥罪。故曰黥。漢之所用者。悉多楚之叛臣。如陳平韓信黥布等皆羽之所

不能卒能仗其力。以混海內。當其時。高帝固不疑其

不忠。三臣亦未敢以不忠自疑。如在楚之誦忌者。誠

以擇臣於多事之日。計其足辨吾事而已。擇君於未

定之時。計其足輔以自見而已。此三臣所以不以去

君為慚。而高帝亦不以用去君之臣為不義。迹其相

遇。非古之良。亦季世之良也。及天下既定。丁公負其

生全之恩。自楚來謁。帝乃以為臣不忠。而戮之以狗

軍。且曰。使後世無效丁公。是必在廷之臣。有丁公之

人在焉。故欲為此言。以陰折其心。使之無效。以自固

其天下。是而後知帝猜忌三臣者之心。未嘗忘也。但

以汗馬之勞未瞬。而帶礪之盟方結。封爵之誓曰黃河若帶太山若

礪未忍遽開其相忌之隙。以自陷於寡恩。故獨為楚

此段言漢所用之人多楚叛臣之士未嘗以不忠而罪之也

叙題處言戮丁公者乃帝猜忌之端其後復曰戮三臣之禍階于此矣

此言戒臣不忠未聞殺戮以懼之耳欲後世無效丁公而丁公其註效者

貶帝斬丁公之非何法嚴如劍戟沂東先生得之矣

自王明大德

董卷二 一一三

此言帝所擬亡命皆楚諸臣帝既不能以公道伸大義而欲以恩威播弄天下狀則帝爲何如王哉

戮一丁公以自固其臣我者之心嗚呼吾亦聞古之人

君有以自固其臣未聞以殺戮懼之也使殺戮可以

懼人臣而固其心則夏商之季無叛世矣季末也桀紂居末世

是帝欲其後世之無效是也而丁公則誰爲

之效哉吾意築壇拜禮蕭何說高祖築壇拜韓信爲大將軍騷乘護軍

侍官御食貴偶王后所以立叛亡之赤幟者高帝也

既自爲之卒自疑之不欲人之效之至於殺人以懼

之帝之心於是乎不直矣使其果欲伸大義於天下

而非有已私行乎其間則何謂拔三臣於亡命而獨

戮其宥已之丁公哉且淮陰曲逆或猶可用九江王

布非項氏所令以弑義帝於江中者乎諸侯王立楚懷王爲義帝

項羽令王布三軍縞素正名討賊而獨容其手刃者

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一也季布爲項氏將亦數

窘辱帝而不忍致之死者爲其有二心於項氏也卒

以滕公之言赦其罪拜爵郎中季布爲項羽將數窘辱帝及羽滅帝求之

急匿于朱公家朱公往見滕公曰帝欲以一布獨不

聞其以不忠而受戮此帝之不能以公道行法二也

是故卽黥布之首逆而居功則縞素之師無尊王之

此設難言
帝必不以
私怨殺有
功之人明
矣

丁公以故
鄉不恐迫
高帝而帝
一見丁公
何其忿怒
之甚決而
斬之使基
頃者無是
心非公之

之不忠即
帝之不仁
也以此言
之帝亦何
辭

此言帝假
仁假義徒
濟刑以逞
其心一五
伯之心乃
應則雜伯
之意耳

皇明文集

章卷二 一一四

義則季布之同罪而異罰則丁公之辟非責臣之禮
用不測之恩施不測之戮天下後世以高帝爲何如
主也或者謂其嘗以私怨購布購之千金罪舍匿者
三族安知其不以待布之心待丁公哉故一見而決
其憤致辟而加之罪又未可知也此蓋其帝之爲無
以異於暴項之列者吾未敢遽以此斷之朕帝之心
已爲天下後世窺見吾知其無以自白也夫自有天
地而仁義之道行乎其間蓋根於人心不容民滅者
也而非欲以繩天下之大辟聖人制刑有不忠之戮
蓋公之天下可共者也而非欲以濟一時之私怨故
古之人君盡誠以行仁義之道猶恐其弗感此湯武
之誓所以柔而婉也而况敢借此以爲政刑之口實
至公以持殺戮之柄猶慮其弗服此周公之誅所以
盡管蔡也而况敢濫以爲酬怨者之機權蓋假仁則
害仁假義則害義濫刑以逞則失刑五伯至今爲禍
首陷此失而已論者不當愛惜丁公之死而當原高
帝之所以死丁公之心則於春秋畧有罪而責備賢
者之義得矣朕帝之所以懲丁者果以爲戮一人則

千萬人懼矣。不知此言一出，慚愧在廷之臣相忌之。際實開於此，人人自危矣。旋有雲夢、鴈遊。

祖聽張良計，偽遊雲夢，擒韓信。元勳禹鑊，信果逆謀，則帝之言有二。

其心不狀，則亦帝之猜忌而致其毒。一二年間，韓信

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栢人陳豨起代地，彭越黥布盧

縮悉以叛，渙豈非高帝不測之戮，有以使之哉。其為

慮固得為深且遠哉。斷史謂此舉係漢四百年治安

之業，固未必信狀而啟漢四百年雜霸之治者。高帝

一念之私，為之也可慨夫。

陸葵日評以丁公蒙不忠之戮，實為萬世含冤此文。

責帝不能公道行法，雖可為丁公一肺石狀，不惜

丁公之死，而律帝以死丁公之心，則欲以誅戮作

忠者所以啟叛階，五伯之假可以誅帝之心矣。

結言功臣

人人自危

皆帝有以

啟之其不

能保全功

臣之机已

隱伏于此

皇明文集

章卷二 一一五

示燹鼎彝，奇果並，藉假帝之言，其

劉寶開於北人，入自，亦矣，誠有雲夢，鴈遊

千萬人，身矣，不，朕言一出，測對，其或之，臣，朕，忠

李卓吾論詞學儒臣

此篇文字
敘事布詞
如流霞如
舒錦

舒錦

先言相如
善詞賦有
漢武帝好
之為大奇
遇

次段言楊
雄韓愈其
文賦不感
卒為莽大
夫云

皇明文簡

相如而當
表因謙迎
佛請居潮
陽開衡山
之雲掃蓋
關之雪所
年無有知
至澤加于
民祭鱷魚
而即浮于
江其精誠
感格如此
之者以不
耳

數語可作
名言非淺
于文者不
能得此机
軸

此言臨叩
富人無有
識相如者
而听琴知

相如貧而好學見拔于臨叩令臨叩有卓
文君者聽琴夜奔嗣而題橋見志以嗣賦
投武帝其詞學可知謂之曰
儒臣果可謂各當其賞矣

論者以相如詞賦

相如字長卿慕蔣相如之為
人所著有子虛游獵等賦

為千

古之絕若非遭逢漢武亦且徒賦改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聽者希而為者雖工而其志不樂况有天子

知而好之此相如之遭所以為大奇也嗣是而降賦

莫盛於楊雄

雄字子雲嘗著太玄經客有嘲其玄得
無尚白乎雄作解嘲西漢末王莽甚雅

重之雄不知引潔

文莫尚於韓愈

昌黎謚文公唐憲
宗朝文起八代之

皇卷二 一一六

時取人以詩賦天子好音君臣道合賡歌迭唱可謂
至盛極文郁乎有斐之時也今觀愈之文亦無難讀

者獨奈何寥寥至百餘年必待穆伯長而後知其好

也假使讀子虛上林又當何如也故吾謂漢武帝真

不出世之雄者非過也雖狀又有奇者方相如之客

臨叩也臨叩富人如程鄭卓王孫等皆財傾東南之

產而目不識一丁令雖奏琴空自鼓也誰知琴心其

音者獨有

卓氏一女

婦人而已

空自見金

數句有礙

當時愛富

嫌貧之說

此言卓氏

之奔相如

出于聲應

氣求明照

類招天地

間一大奇

遇也

應同氣相求

同明相照

同類相招

雲從龍風從虎

歸

鳳求皇

安可誣也

是又一奇也

悲夫古今材士數奇

者而奈之何

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余是以

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莊美若評論詞學儒臣不歷舉經世文章之士而相

如所遇武帝以詞賦見重並以琴聲見慕于文君

詞若漢幸乎相如意實鄙其說遇苟合殊非詞學

之正儒臣之宗讀者當會于意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剖列賓席者衣冠濟楚一何偉也

相如客臨卽會卓王孫王孫有女名

文君相如以寒心挑奔之抵家四壁乃買酒舍而今

文君當鉅爲生焉後因徇監得幸武帝出使西南夷

大守邛迎縣令負弩卓

王孫自以爲得婿晚也

空自見金而不見人但見相

如之貧不見相如之富也不有卓氏誰能聽之狀則

相如卓氏之梁鴻也使當其時卓氏如孟光

孟光梁鴻之妻

夫婦相敬如賓每食必

舉案齊眉不敢仰視

必請於王孫吾知王孫必不

聽也嗟夫斗筭小人何足計事徒失佳偶空負良緣

不如早日決擇忍小忍而就大計易不云乎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同明相照同類相招雲從龍風從虎歸

鳳求皇安可誣也是又一奇也悲夫古今材士數奇

者而奈之何彼相如者獨抱二奇以遊於世余是以

感慨而私論之未敢以語人也

莊美若評論詞學儒臣不歷舉經世文章之士而相

如所遇武帝以詞賦見重並以琴聲見慕于文君

詞若漢幸乎相如意實鄙其說遇苟合殊非詞學

之正儒臣之宗讀者當會于意表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鄭少谷論武帝不冠不見黥

漢武帝嘗稱汲黯為社稷臣時行軍灞上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避入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他若大將軍衛青丞相公孫弘上燕見或踞廁不冠而已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既自驂乘始宣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驂

先言以霍乘上嚴憚之若有甚刺在背後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光驂乘形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死而宗族誅故俗傳曰起武帝禮霍氏之既愚則曰汲黯淮陽之遺自不冠不見始以至情不至自驂乘始為通篇骨黯為淮陽太守十年不調卒於淮陽何則武帝待黯禮至而情不至也

天下有厚之而薄者薄之而厚者賜酒豆肉必先諸鄉人而後諸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蓋鄉人與

皇明文信

童卷二 一一八

我疎者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口而子弟之愛可以終其身黯於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子弟之愛其敬烏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也次段以武帝待黯有鄉人之敬而之子弟之愛立喻最為切當

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偽為也禮而偽為能無窮乎世之愛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之于黯不冠不見若在所禮矣况帝之待大將軍則踞廁音側謂床邊側耳待丞相則不冠槩之于此又

殊禮也帝何負于黯邪音側謂床邊側耳意非唯不知帝抑不知黯也

此段言帝為敬黯而輕青與弘者非唯不知帝抑且

此段言黜
以懲直釀
畏息之端
帝之不見
者乃貌敬
而心實睨
之耳

此段言青
與弘俱大
見用而黜
反有淮陽
之遣見帝
不冠不見
之初心可
覘矣

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敬生于

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且黜何忌于帝邪

忌之初生也黜之懲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所

自諱也黜不之諱而故暴之武帝方招文學儒者黜

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其不近帝之情一也

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嘗廷詰公孫弘曰齊人多

此議今皆倍之不忠又嘗曰弘位愛一刀筆吏又欲

斥之張湯時為廷尉黜數責張湯於上前嘗與湯議

論不合弘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卿果

皇明文集高

章卷二 二九

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安知其非貌焉已邪故不冠

不見非敬黜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

小廉而非握手撫背之真情也設立防畛之曲謹而

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朕淮陽之遣胡為乎來哉

又否則大將軍黜為之矣何必青也丞相黜為之矣

何必弘也向使移待青者以待黜雖踞廁可也淮陽

必不遣移待弘者以待黜雖不冠可也淮陽亦不遣

吾獨怪夫素所褻慢之臣如此而將如此而相而素

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寵至是而帝之

錢麓屏論司馬遷

遷漢史也。因辯白李陵而下腐刑。諸交遊

無一代贖者。遂發憤著史記。作列傳有曰

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以太史公為慕富貴而厭貧賤云云。

史公言也。貧賤士之所恒有者。夫貧賤誠何足羞。乃

解之者曰。太史公鬱於窮愁。無厚貲。財顯也。秩以當

手。世當世亦無授者。以故一斥不振而不得已。卷其

磊砢。石不無聊之氣。一寫之乎文章。乃謂貧賤足羞。

云於乎。蓋有激云爾也。而愚曰。唯唯。應否否。不貧賤

而果如太史公所厭薄也。貧賤豈誠不足羞也。彼夫

寵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梁冀竇。吐嗽雨雲。而

呼吸霜露者。文選云。吐嗽與雲雨。呼吸下霜露。註則

靡不望影。星奔藉嚮。川鶩。文摩肌。憂骨自托。戚知此

其貧賤于勢。一乃若富埒陰鄧。陰識。賈雄。程卓。程鄭

藏金穴。光武帝賜郭况累金。而擅銅陵。文帝賜鄧通

得鑄錢。由是鄧。則有繩樞半菽之士。繩樞以繩為戶

氏之錢。蒲天下。菽不飽此貧困之士。絕。害玉笋之餘。歷。玉笋觴也。餘

交論云。莫膏費其半菽。其殘杯。分鴈鶩之稻梁。鴈仲連曰。士有藜藿不飽而

以為飲。若雁鶩有稻梁。此言求其養

先借說人
多解解太
史公羞貧
賤之意或
亦謂其有
激而著作
爾

皇明文集

華卷二 一三乙

說個貧賤
于勢貧賤
于賄貧賤
于名此二
者世俗之
所謂貧賤
誠可羞邪

上

行而長貧賤亦足羞也。此句出貨殖傳此其意昭狀觀矣余

悲世俗不察而假以羞貧賤為太史公不滿。不滿意

非深思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句出太史公五帝贊於乎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此句出貨殖傳

之二語者摹寫其平生所遭甚肖而感憤窮愁之致

鳴其不平則謂之有激云亦可

錢抑之評太史公意以若次之士貴有奇行不且以

貧賤故中間叙道德之榮榮于千乘文章之富富

于萬鐘令聞之彰彰于文繡此等議論果何有于

皇明文集

辛卷二 二二三

貧賤果何有于羞貧賤貧賤而果為足羞則克齊

傳謂宜鄙不錄胡表其聲施後世哉說者謂其有

激于家貧莫贖此淺之乎觀太史公此論遂可為

千載知已

結言太史公雖有激而言總難為拘儒曲士諒也一轉文法便見闕闕

公雖有激而言總難為拘儒曲士諒也一轉文法便見闕闕

悲世俗不察而假以羞貧賤為太史公不滿。不滿意

非深思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句出太史公五帝贊於乎

富者得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此句出貨殖傳

上

葉臺山論汲黯上式質直

西漢史班固贊云漢世得人于茲為甚歷當代名臣至質直則以汲黯上式並稱論者不無低昂焉

起句叙事處筆力甚佳文有定体

昔司馬子長之作史記列傳也以賈生續屈平之後而附三騶田駢之屬於孟軻雖年代遼邈人品不同

首段以司馬遷擬汲黯于鄭莊

歎有深意焉。屈賈同傳者以二子皆不能盡展所長故也先傳孟軻以冠履下諸儒是其尊

孟子子處

予輒嘉之曰遷誠良史也已第以汲黯與鄭莊

形起班固作史以黯與上式並稱質直均

同贊。按汲黯行實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實客並落故大史公合為一傳以摹寫之則予

皇明文馬

所不解何者長孺任直。長孺汲黯字不能容人之過當時

皇明文馬

童卷二 三四

為淺之乎知黯葉先生之論可

好客。鄭莊字常時能推人之賢夫樂善疾不善一途也遷

之文且日矣

合而贊之似矣予以為黯之疾惡古之遺直也莊之

之文且日矣

推賢好名之人也合而贊之遷亦淺知乎黯者也詎

之文且日矣

意孟堅作史乃至以黯與上式並稱質直嗟夫陋益

之文且日矣

甚矣蓋莊即非黯儔要不失為賢豪長者若式則子

之文且日矣

長所不屑為傳者而固顧躋之於黯。班固字孟堅班不逮

之文且日矣

馬此一證也且質直之名唐虞之際未起也其昉於

之文且日矣

商周之未造乎蓋龍逢以殺身顯。瞿山地裂及泉狹

之文且日矣

諫者皆殺之闕龍逢曰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蓋少俊焉桀怒因而殺之此

坎段言班不及馬自有定評矣

此段叙古
以質直者
竅信有之乎殺
名者皆出
比干刺視其心
史魚以尸諫顯
曰比干自以為聖人吾聞聖人心有七

子性成非
王退彌子瑕死不當成禮置尸於堂足矣及死靈公
可與僞為
往吊問其故而子以父言對公曰死且不辭又以尸
于寮者同
諫可謂忠矣乃以伯
三問以懷沙顯
屈原楚之諸公

日語也
玉為卿而退子瑕
為三問大夫上官靳尚譖毀之王乃疎屈原原不
忍久居濁世乃作懷沙賦而懷石投汨羅江以死
茅

焦以脫衣諫顯
王遷太后于雍諫者輒死茅焦諫王
欲烹之焦徐曰陛下有狂悖之行而不自知邪車裂
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令天下聞之無
向秦者者竊為陛下危之言訖乃
解衣伏質王下殿接之迎太后歸於是乎天下乃始

有直之名是必天植其性毋以有已而無一毫矯詐

沽直於其間者然後可以稱是名苟不責其實而惟

迹之徇曰某能批逆鱗是質直也曰某能伏鑽闕下

是質直也是何混魚目夜光似珠而所謂之珠羣欸

段駑馬纖離良馬而埤為之駿其不取晒于周客周人識燕石非

玉致嘆于方甄也九方甄善相馬無幾矣且人主之威非直

雷霆也其勢非直萬鈞也賈山至言而武帝又非從諫弗

貳之主也舉朝三緘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之慎言人也若伏

馬之駘於不鳴唐李林甫專權明召諫官謂曰金明主在上鳥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武帝述相乎食三品料一鳴黯獨面拆廷諍式亦因事納忠質

類而心迥類而心迥

此段言黯式同直諱

武帝述相乎食三品料一鳴

類而心迥類而心迥

類而心迥類而心迥

別狀論二
子者則不
爲心迹所
混方得真
人物矣

隴廉孟姬
之語溪愧
班固之知
卜式也

歷叙黜生
平不庸立
朝正直其
品格誠有
大過人者
以此而稱
爲賢直其
始可乎古
君子中求
之乎

直之風後先相望以之址名誰云不稱殊不知名相
似而實則非迹相類而心則否不可不辯也宿莽蒹
綠音施不可以同林而植咸池濮上咸池黃帝樂名濮上衛淫樂

不可以同堂而奏隴廉孟姬孟姬美女不可以同室

而居何也實不同也是以聞達之辯仲尼慎之心迹

之判文中嚴焉魏徵問聖人憂疑否文中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

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常曰子亦二言

乎曰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

彼聖賢豈故過爲之防哉良懼夫屬音鴈真混而世

人莫之覺也噫知此則二子之人物可得而論矣彼

汲黯何如人也好學任俠內行修潔任氣節好直諫

常慕傅栢袁盎之爲人也汲黯傳栢嘗爲孝王將素仇直袁盎楚人數直諫

不得人故多欲之規天下不以爲許武帝方招文學儒者謂黯曰吾

居申欲云云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帝悅積薪之喻天下不

以爲非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禍心不能無少望見

上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然然輕越人之爭重天子之使

天下又莫不以爲朕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

俗朕不足以出入禁闈之請上拜黯爲淮陽太守黯

爲中郎出入禁闈補或少犯法即按輕殺賢才之諫上性嚴峻羣臣

誅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以殺之臣恐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何其忠也

廷論魏其之無罪灌夫得罪于武安侯魏其侯力救之且言魏其非有大惡爭杯

黯將之淮陽謂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與之俱受何其正也武安侯

至貴倨未嘗拜嘗揖之時太后弟武安侯爲丞相中

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大將軍至尊重也與抗禮爲揖客大將

青既益尊妙爲皇后狀黯與抗禮長揖不拜曰大將軍有揖客及不重邪何其操也駭神

馬之歌所以尊宗廟上得神馬于溼洼水中次以爲歌汲黯曰王者作樂上以承祖

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千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悅難渾邪

之迎所以厚蒼生匈奴渾邪王降漢發車二萬乘迎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

臣黯民乃嘗出馬且匈奴叛其王而降漢何至疲敝中國以事夷狄何其識也過河南也則仗節開倉

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至父子相食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及歸請伏矯制之罪釋之

治東海也則惟責大指黯爲東海太守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歲餘東拜內史而無廢事之失爲右太史數守淮陽海大治

而有卧治之聲拜黯爲淮陽太守不受印上曰君薄相得吾獨得君之

重臥而治之耳何其才也有臣如黯所謂質且非

何其忠也
何其正也
鄭當時亦是魏其餘皆不敢對
象戒李息以盡言

極意描畫
真素人眼
見

皇明文書

章卷二 二十七

文法重疊
詞氣瀟灑
有莊生風
致非公手
作何能到
此

此段言式

以窺伺至

心見投擊

拜官爵適

遂好矣

公以不情

之事不軌

之臣貶上

式使式若

在世何顏

皇明文集

邪。環視漢廷。誰堪仲伯。若卜式者。果其人哉。式本布

衣。牧畜山澤間。天子未始知名。公卿未始論薦。式也

窺人主。有好利之心。則輸財以自見。卜式數輸財縣

天子誅匈奴。愚以謂賢者且死于邊。有援人主有喜

功之心。則願助攻。越以父子死之。南越反卜式上書

此不情之事。不軌之臣。良有如公孫次卿之

所訾者。弘字次卿帝也不察。顧以式終長者。官之爵之。詔

稱揚之。借以風天下。不數歲而拜之。御史大夫。上以

助邊事。問公孫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不可以為化

皇明文集

章卷二 三八

賜爵左庶長。未幾擢為齊太傅。又賜其取償。奚啻千

百者。式之奸心。遂矣。始願酬矣。又懼乎天下之不吾

直也。於是建白。盜鉄病民。美舩病商。式言郡國多不

若惡。價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便縣官作盜鉄

天下。桑弘卒置平集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盡籠其

已今弘卒。令吏坐市列肆。夫式之在位。不為不久矣。

國是之當論列。不為不多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嘉矣。

今也。為郎不言。為令不言。為諸侯王相不言。必待爵

之侯列之。九卿而後言。此心也。矯詐沽直之心也。以

為郎不言
數句描畫
精巧卜式
在位可不
愧心班固

此段言式
以矯直欺
人不可謂
賢直與黠
齊名也

與之同贊
深不知人

斯人而名質直質直乎否邪以斯人而與黠齊名齊

此段言式
與黠直質

曰鳳鸞于帝價值千金山鷄之被厚名而索高價也

自不可掩
引喻最妙

能不愧于心乎真鳳過之能不掩口而胡盧乎周客

取卜式之
短稱汲黯

石非玉飾有掩口胡盧而式之于黯也吾恐其有山

之長公之
論過于班

鷄之愧矣且長孺之在當時也豈徒稱質直乎守城

生也汲矣

深堅責育莫奪莊助推之矣上開莊助曰汲黯何如

無以喻人狀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

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責育不能奪之矣守節死義

不惑以非

劉安憚之矣淮南王劉安謀反憚黯好直

皇明文集

章卷二 三九

此段更進
駮為古今

丞相弘曰如武帳不冠輒可其奏至以社稷臣目之

不但以賢
直見稱耳

武帝敬且信之矣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亭上不冠

敬且信之

黠雖不登三事常伯常任準人曰三事有

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藉第令不即死則周公之圖不

法之有司曰準人

在子孟而在長孺子孟霍光字太子弗陵年稚母少

賜霍光使

若式之貶秩而代以倪寬也豈直以不習

文章故哉式請罷益缺上由是不悅式明年當封禪

代為御史大夫

班固不知

帝至是蓋覺其實為厚利顯為名高而厭且

汲黯并末

史大夫

式也

薄之矣。則二子之人品。帝知之。漢廷知之。天下後世知之。而固何未之知也。夫樊噲為伍。上將耻之。高祖既赦

韓信為淮陰侯信蓋與灌絳等為伍韓非同傳。俊士。慝音辱焉。焉音辱焉。論者

史公不宜以老黥而與式齊名式之幸黥之羞也昔子與韓非同傳。黥而與式齊名。式之幸黥之羞也。昔

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笑語。久而像之。楚王置酒

孟前為壽。以為為敖復生也。遽欲相之。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

孟曰楚相不足為也如叔敖為相持廉至死今妻子貧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于是莊王召敖子封之寢

丘三百戶狀則汲大夫之質直。孫叔敖也。卜式之質

皇明文集

童卷二 四十

此段代式

圍護乃文
字抑揚法
亦是取節
意處

懸合義理
讀此不惟
見公之賢
而文字亦
卓雅

直優孟也。固亦楚王之見耳。世謂班不逮馬誠狀哉。雖狀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式未可少。而固亦未

可盡非也。觀式之隨牧蓄番。輒分昆弟。其廉讓如此。

式有弟式以田宅財物悉與之自取百卒入山牧十餘年卒以千數置田宅而弟產破盡式輒復分與之

牧民治民之論。鑿鑿可聽。其通達又如此。式初牧卒

帝善之式曰非獨元朔以後。元鼎以前。敢言之臣長

孺外。式實白眉。則謂之質直也亦宜。况以好殺如武

皇。卽王父。偃輩。皆謀議親臣。而卒不保。式得歸老故

山。竟以壽終。固蓋幸之也。噫。杜張酷吏也。以其子故

胡遜齋功臣學士論

漢宣帝圖畫功臣於麒麟閣特屈子卿以誇示夷狄為不公唐太宗為藩王登學士瀛州而列敬宗於中為植黨二君表表史冊一得一失使後世不能無遺論焉

先言麒麟閣不以節義為首瀛洲館不以德行為先均之未合公論

臣之以名聞者當究其節義士之以學稱者當究其德行屈蘇武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置敬宗於瀛

州之末瀛洲之瑋也子卿各列功臣之末論者謂帝威服外夷敬宗諂佞太宗亦願

稱也為二君者事雖公而心則私難違後世之公論矣漢宣之畫麟閣者十一人博陸侯以定策功居

此駁漢宣

此駁漢宣

首霍光封為博陸侯在麒麟閣中稱官不名以其有大功也或曰子卿之言如是

皇明文傳

童卷二 四二

誇夷狄何不屈越克

國于下若全內治經

術之臣則黃霸寺之

賢何不願其列此所

以為麟閣之謬也

節如是帝特屈之以示夷狄使知于子卿之上者尚多也此言儒者之臆說耳彼克國者非有名於夷狄者乎何不屈之下也使帝真有意名臣而以公心處之則如黃霸之治郡夏侯勝之明經于定國之治獄亦皆名聞一時曾不少厠其列何哉吾固曰屈子卿於麟閣之末麟閣之謬也乃若武德四年太宗秦藩

此貶太宗

為藩王時不宜置學

館延賓客以收人才

王耳武德唐高祖年號高祖稱制封太宗為秦藩王交通豪傑私植黨與豈其職分置官屬開學館拜儲之漸也儲位既正受禪之基也太宗俱假以恩寵特欲深結其心俾樂為我

爲取大位
計使學士
果講明倫
先德行而
後文藝則
建成元吉
可以無殺
而敬宗亦
不玷瀛州
之美也

用豈其有意於文學哉。况帝王之學。豈若經生學士。
區區於著書之言。呻其佔僂而已乎。若諸賢果精於
講論。則建成元吉之死。建成元吉爭立太宗謀誅之
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太宗伏
誠可自附於周公之誅管蔡否。
也使太宗誠有意於文學。則先德行後文藝。如敬宗
父死舞蹈求生。而女嫁蠻酋。是奸邪之雄者。屏之可
也。史稱太宗之於敬宗。聞其名而召之。是知太宗之
所以收人才自輔者。特欲取一時虛譽之士。掠美緣
飾。爲取大位計耳。吾故曰。置敬宗於瀛州之列。瀛州

皇明文集

結言漢唐
左右講論
之功後世
不及乃前
派廻瀾之
勢

之玷也。雖然。漢宣勵精爲治。綜核名實。中與諸臣左
右之功居多。太宗百戰之餘。未遑他務。急急於學館
之開。諸賢講論之功亦不少。言漢宣帝麟閣圖畫未
爲甚失太宗背公植黨
皆因推功。後世之君。亦不易及也哉。

孔貞運評子卿丁年奉使皓首而歸。節義冠古今。解
者乃謂置功臣之未隱。然示外夷以虎豹在山之
勢。此掩耳盜鈴之說也。敬宗父死。舞蹈女嫁蠻酋。
乃奸邪之雄。太宗虛召用以至弒。兄爭位學士講
甲學之功安在哉。

學士
天

王元美論周亞夫

周亞夫營軍細柳文帝勞軍先驅曰天子至士曰軍中只聽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以功封條侯為丞相三歲而下獄論者謂周亞夫無罪死以文帝刻落少恩所致也

獨制門戶大暢議論蓋不呈世網者下此言亞夫下獄其禍在不抹梁始乃全篇大主意在此一語為後世案証

漢將能持重決勝無如條侯周亞夫其為相侃侃識大體賢於申屠嘉遠矣父勃亦不如也然而亞夫之下獄其禍不在於持后兄蓋侯封而不在抹梁始夫梁天子之介弟也而太后愛子也其左右習於口必能為百端以讒人而使之信而自太后入讒必能深中帝之諱而不使人覺毋亦以條侯畏七國重誘梁

皇明文集

章卷二 四四

此言讓亞夫以不救梁為嘗敵不煩余方傾注如流

以嘗之而為向背地進邪不厭破吳楚亞夫功最大不益封即諸將亦無封者而梁王以拒吳江都王以請封吳俱賜天子旌旄出入警蹕警形肅也蹕止行人也實大將軍監榮陽兵封乘太常布從下齊趙封彼其論計勳籍寧能一二埒也等也亞夫也太尉之遷丞相亦以貴

此言亞夫有功不封而彼劣者反封之此言亞夫之遷非帝中心誠狀此言帝素不滿亞夫

極無所踰且中外歸之耳非必帝心內善之也又不狀為丞相三歲而下獄下獄不食數日而死帝無毫髮雷意者豈一朝一夕之故也夫以晁大夫周丞相臨江王皆帝之股肱肺腑骨肉一旦而棄之若承蜩

顧涇陽論龔勃海

漢宣之時盜賊蜂起吏不能誣因拜龔遂為渤海太守遂躬行節儉勸課農桑化行俗移賣劍買牛未幾遷為水衡都尉則赤子不復弄兵于橫池矣

首泛言善治民者在

握機以移風易俗上

在上之人

不化民民亦終為亂而已矣

音

時之多亂民也俗之浸淫使之也善治者握其轉移之機而後可以齊末俗可以戡大亂夫民之愛其生甚矣豈不欲日陶陶焉陶陶樂意握其本業農業也以相嘔音相靡顧夫俗之所趨有遁于末流技俗商賈技巧及游手游食之人不可復制者而上之人又無以轉移之則固無以保其相生以還其相嘔相靡之道已矣民若之何

皇明文集

章卷二 四六

此有後刑

罰先教化

之意民之望風易志

皆以善治之耳

不互相凌軋以恣睢恣睢怒視貌攘臂奮擊于大塊內也善治者悼斯民背馳之如彼洞音通痛也司牧者失教之如此于是一切罷其斬伐筆法之繩民如斧斤伐木筆策鞭馬而顧顧焉務為煦音富嫗覆育皆撫循意以勞來而率化民亦且旁皇顧望風走響赴瞻依歸附意而一聽于吾志之所動

吾以是知斯民之果可以教易而斬伐之道果不可

以待天下也史稱龔少卿治勃海遂字少卿其息盜無他

長大都銳意田農樹畜富民足食云說者曰相高下

此言遂治勃海似乎以教民弭

相視也高下視肥磽土之肥瘠序五種黍稷豆麻麥觀其地之所宜而種也

盜之事分而爲兩之說

休六畜

養使蕃息

教氓之事修獻命

以政

審詠詞

齊之廣

人徒

多置士卒胥徒以爲爪牙

知乘白

四井爲邑四邑爲金四金爲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

則謂之甸出長轂一乘車一乘每一乘又有甲週盜士三人步卒一十二人自謂之徒今之白丁也

之事是兩者不可同日語也故夫民方逞其鷙悍難

使之氣以睥睨跋望雄行肉出

皆鷙悍之狀

而吾循循焉

把其所謂撲力寡能者以調其心服其氣而欲聳動

其志是猶無鑄銜壓

音厥

策而御馭

音悍

馬也

鑄銜口中

鷄子中黃所以制馬口也

壓策鞭策也龔氏之治毋亦迂與其盜止民

愉幸也噫是大不狀嘗攷漢史謂齊俗好末技不田

皇明文雋

童卷二 四七

此言齊俗

競趨末巧

史惟執法

馭民不知

教民是以

亂治亂也

作而勃海郡界其間人民羣茂而不撲蓋參

俗也是故博徒游俠則丁壯而不耕

好博奕專事

推

埋鼓鑄則當年而不耨

推殺人而埋之用鐵治爲業故不耨當年當丁壯之年也

瞋目語難則缺士之爲尊

欲闖之時怒目而以語相詰故尊劍客缺音結劍也

駢肩結轂則牧峻爲之賤

結車駢以遊諸侯故賤田峻農官也

身日

積技室日積貧民日積巧地日積瘠

荀子富國篇

喬詰小

吏

喬詰音矯結喬然詰責其民

且置其擗

音鷲

腹銷饑者而重其所

謂浚膏剝脂者

我太祖遊一廢寺壁間畫一布袋僧墨尚新窮題偈曰大千世界結蔕蔕

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兒又何妨蓋諷政尚嚴猛故也然則吏不教民農而徒刻法

此段設論
宜驅民于
農而以裕
民爲止盜
之方乃一
篇大主意
在此

皇明文淵

盜賊起于
貧窮遂私
憂熟計惟
導民務本
禁民逐末
歷歷治積
俱見風移
俗裕之速
堪稱古循
吏矣

刻誅果有如此民安得不振目振腕舒膺頓足驚蓬蒲
僧所譏者
澤而馮山海驚戎馬而亂潢池也潢汗行潦之水池也噫民惟

不農吏惟不知教民農故至此脫欲裕民止盜非驅
之于農而僵僵音但猶僵漫也削法刻誅也其誰與我水方

壞堤漂石障其流而衝愈甚鳥方駭而驚執彈而招
之而駭愈急故欲已衝而止駭莫若塞源而奠築也

欲綏氓而已盜莫若邵農而足食也龔氏于此固已
私憂而熟計之矣其言于朝曰海濱遐遠民困于饑

寒而吏不恤初召見時問何以治渤海息其盜賊遂對曰海濱云云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而下之兵於
潢池中耳味是言也豈不惡卓鷲威猛樂阿音虛濡仁而

犁朕知桑農衣食外天下無弭盜法哉是故郡兵則
罷龔遂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檄屬縣悉罷逐捕盜捕吏則省移書檄屬縣悉罷逐捕盜持鉤

者爲良業農罷者爲馴出今日諸持鉤田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垂冠曼胡者裂垂冠不

長劍短後者禁短後衣之不禱者假倉廩假倉廩朕後倉廩賑貸以時發盜賊聞遂教令

開倉廩假貧民朕後韭菜籛榆以時蓄令民口種一樹榆石

假貧民假貧民朕後雞豚牛犢一切而剽車載蒲朕後驂載蒲

童卷二 四八

剛牝赤緹牛別一而成種生育與母分狀後五谷以

澤量言蒲澤也猶然後六畜若烟海遠望如烟之枝

者農巧者椎佚者勤饑者飽寒者溫其响音嘔許讀啞啞音嘔許讀啞啞音嘔許讀

渙休者非音嘔許讀樸于田腴而移風裕俗捷于轉圜法不煩

蓋三代以還吏治稱以富蓄積民者芻芻音寡儔焉而化速

夫其猾賊任威弗如濟南寧成猾賊任威稍辯校椎

擊弗如鄴郡西門豹爲鄴郡太守發奸撻伏弗如

穎川趙廣漢守穎川迺脩狀使濱海遐取頡銷其盜

竊癘夷之習而進之累世田里桑麻之樂尸而祝之

皇明文侍

華卷二 四九

社而稷之尸祝社稷只是敬祀之意至易世而民戴德弗怠朕則

吏誠不在見奇標異而必德薄惠流之爲上也且嘗

周覽上世益有感于少卿召南國非古今所稱聖牧

邪暴遠野聽斷隴畝召伯觀風俗或舍沒身而民

弗翦所芟矣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作詩云

於其下以自蔽芾其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芟芟者止

聲施下里焉鄭民歌云我有田疇子之二君子其總

理人羣述宣王德曷嘗不以農事先吾獨惟夫輓近

世之芻芻也寂寂罕見吾又喜夫芻芻中有龔少卿也雖

述古甘棠之訟田疇之歌不繫見于今不謂少卿接踵而熒矣之

此言渤海德化不獨冠於任威西門廣漢等即官夷吾治齊不異過矣

此言其優

于勃海而

劣于水衡

非其才智

不及乃以

推尊不投

合至上故

也

結言少卿

有富國之

才而借所

遇之非其

主矣

朕少卿信良矣。其治郡吾無訾矣。此皆議也 廼水衡職山

澤也。按漢書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尉以察頭之遂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官館為

宗廟取性官職親近上甚重之 竟不能使海內富蓄較若一郡豈其

智不出于四境神不能周乎寰宇哉遇使之也宣皇

帝好綜名不務核實而少卿老成推樸即燁朕濯視

聽不為也此其所繇難遇合矣治一郡則專任經

天下則掣又掣肘之治效之有竟有不竟宜也使少卿在

文景朝其富國當不在管子計朕下管仲設輕重九府而齊富貴強

後越用此策修之十年國富兵強卒以報吳 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

皇明文誥

童卷二 五十

遇之非所才也

歌初何評觀少卿渤海治狀大抵左農桑而右末技

先富民而後弭盜此論中述齊俗淫靡處不減李

于麟亭青州文更叙渤海教化大行處不遜天下

才內政何宣帝綜名不核實卒令其不竟于水衡

傷哉惜哉

非其才也

于水衡

此言其

以蔡顯文蔡云水衡典上林禁苑共張官館為

對對書生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

也庶幾哉民有廖乎而惜乎所

李九我論其延壽陳湯矯制滅單于

鄧支單于自以國大戰勝困辱漢使不奉詔又使陵烏孫大宛都護其延壽副校尉陳湯恐為西域患乃矯制發屯田吏士直抵城下燒剽單于創虜無數

首限言士有所制而不得立功邊疆皆持議者執法之過

夫士之所以不得展布其四體而天下之事往往無成者亦持議者之苛也。凡事幾之來也。不可逆睹而。其去也。不能須臾也。于斯之際。自非越拘攣之見。以。便宜行事。則不足以有功。惟其冒狀為之。而無功也。朕後無辭于天下。乃功立矣。而持議者。猶挾文法。從。旁譙譏之。洗垢而索其瘢。吹毛而求其疵。則與功之。

次段言其能乘肝應變不可坐失事機二子之建議誠非常之功

臣何賴焉。邪支固殺漢使者。至不敬也。中國之于夷。欲絕不使通。則亦已矣。既已使通。而戮辱吾使。耻孰大焉。亟之則損威。計之則勤民。有能因利乘便。設奇。勝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可以雪中朝之詭。寒羶裘之。胆此固英主之所拊髀。而求志士之所抵掌而快也。彼其不請而發。亦勢狀耳。延壽欲奏請陳湯以為朝廷必沮其請乃先發後聞絕域之表。數千里外。功伐在俄頃。而機會變斯須。緩則誤動。則泄古人云。臨道躊躇。坐失千里。即請而得也。事已后矣。况不必得乎。以縣音藁街告祠郊廟。

之日。二人將郟支及名王之首送京師而媒孽其短

者猶比肩而立况欲取進止于公車候節謁于塞外

非常之功庸王所冀其不為道旁舍者無幾矣。諺云

道旁三古之命將者曰闔以外將軍制之郡護校尉

之受命而之西域西域之事亦彼制之矣機權隨其

伸縮而不從中受也部衆聽其指揮而不從中掣也

使即發其所部則何矯之有以其發諸國兵反屯田

吏士而始不免于矯也狀而不矯則不可發不發則

所部少而不足以得郟支矣法之罪矯也恐天下廢

此段引古之命將者以明二子之非矯制且矯上令而就上功亦不得罪其矯矣

格其上之令而口實于矯以外投隙而內就私也如
矯上之令而以就上之功則何不可之有韓之苦秦
也下令曰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諫曰賞不

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且得秦王矣寡人奚憂

無國哉魏之患河也其邊臣決而徙之趙魏王大喜

賞之十邑其相諍之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

之王之臣無守轍者矣魏王曰子憂過矣魏之功有

大于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不再也此二

志者其陳之類也凡當事者貴相機宜而忌守株

此段引秦魏賞功之厚以見三子之有功無罪

宋人

此段引全楚存鄭之功不可無則其陳之功不可以文法繩之可知矣

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免走觸株折頸而死凡論事者因釋其未而守株冀復得兇其愚亦甚矣貴覈功實而厭膠柱賈誼曰膠柱而不可敲也是故子期北而

全楚楚為吳所入賴秦之救而復其國已而吳兵至子期又敗于繁陽國人惕懼公于西曰乃卒楚北固不可以為庸狀而取

其全楚可也弦高誕而存鄭秦穆公遣孟明襲鄭鄭商人弦高知之乃詐稱君令以牛十二犒師且使遽告于

鄭秦人知鄭有備遂入滑而歸誕固不可以為怕狀而錄其存鄭可也不狀無功者既以無功責之而有功者又以文法訾之此長材異能之士所以跼蹐而不得展也跼音局曲也蹐音積累足也彼石顯者妨功害能之

皇明文集

童卷二 五三

臣亡論已以匡衡而亦附其說不亦陋乎朝廷論功石顯匡衡

結駭匡衡而獨取劉使若生事遠夷為國招難吾固有取于劉向之議劉向則其陳之功罪定矣

二師發兵討之猶加其功而宥其罪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殺使之罪甚於留馬而二人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安可以矯制之小罪而遂棄其大功乎乃封其廷壽若以功罪不相掩而欲刑為義成侯陳湯為關內侯賞並行此又首鼠兩端之說不可用者也鼠性最疑入穴多不

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耳

陳眉公評其陳介在功罪之間此論獨引証辯折委

曲伸陳直斷其有功無罪若李先生者誠二子千

載之知已也

潘雪松論光武渡河

漢光武為王郎所迫至滹沱候吏白無舡
莫濟王霸往視之曰水堅可渡官軍喜而
前渡未數騎而水解論者多
歸于天意欲與漢室云云

先言滹沱

士為操觚之士
士象與景同
大氏同
以漢網絕維
魏都賦運距陽
以木板為之故謂文

與離水以

大風脫俱
之天命真
至百靈阿
護意

大風脫俱

始為孽
旬始妖氣也
王莽在
昂沉鹿逸
西漢亾而汾
陰之昂復沉

之天命真

鹿復失
天命真人扶義而起
白水以掃廓霧氛
王莽
改元

至百靈阿

曰貨長人以其字為白水
真光武竟從白朱光起兵
胤赤氏之朱光
胤赤氏也
胤赤氏也

護意

漢以火德王故曰朱光
胤赤氏之朱光
胤赤氏也
胤赤氏也

皇明文雋

童卷二 五四

音之置之萬全乎
卵翼而鷄之以翼覆卵
故睢水之

風晦滹沱之水合皆天也
陳永嘉曰高祖睢水之圍
幾入項氏掌掘而以大風

脫滹沱之投幾填饑虎之喙
嗟乎羲和在馭浮雲蔽

之杳如也
此晦瞑之常
大塊噫氣喁朕于朕
此大風

于後者唱喁此二字皆風聲也
故睢水之事天道之

常亡足恠者夫冰則不朕
非有玄冥戒寒水帝司陰

亡為合矣
天文訓北水方也
其帝顓頊其佐
非有吹

律召暄煦風解凍亡為解矣
燕地多寒不生五谷
鄒

月令孟春之非有幻化之術
含噴水火搏拏桓劄

睢水之風
世所常有
而水以非
時倏合倏
解此又未
可深信也

主意在此
水本自合
而霸詭愚
三軍之計
也

柔亡為條狀合。條狀解矣。

博旋卽和調意漢張角以妖術教授呪符水以療病

衆共神之

而漢史所云滹沱水合者。此何以稱焉。曰。狀則

漢兵何以得渡。曰。水本自合而侯吏詭之王霸神之

皆計也。夫滹沱之隅。玄朔之鄰。朔方地多玄水。鬱寒

所猥。陝冬水澗兩涯成陸。其幽漠之疑氣。至春未融。

蓋其風氣狀也。而大司馬

時秀為大司馬

方春渡河。史稱寒

甚至。是為燎竈向火。

至南官遇大風秀入道旁空舍馬異抱薪鄧禹爇火秀對灶燎

以地以時。何謂無水哉。矧其時。王郎卽百萬之旅

此言霸果示
知河水流
斯不計策
以濟必堅

戰踵帝曲陽

帝至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

蝥蛄集

喻將卒之多耳藉

皇明文雋

章卷二 五五

壘以守卽

令河水流漸。果如侯吏所云。霸必且與奔禹輩。屈

其甚神智安
能預料水
合為可渡

指而籌。借箸而計。

高帝欲立六國後方食其以告良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可

不披般負犀以角。

披甲以戰也般犀皆獸名甲之餘也則携簡矢以遁。

箭盛弩矢。不構後而渡。

筏音伐結竹者一日簇浮上流者則樹累設虎落。

以守。

軍行駐劄則有營壘以竹為藩藩曰虎落不宜嘿嘿。

詭言水合。將吏馳驅至河也。且霸雖智。其必不料河

水之倏忽而合。以便將吏渡河也。明矣。夫乳虎魚

音包

然。于後

音休 喻王郎兵在後

深機蹊穿於前。

喻前阻河

存亾之會間。

此言王霸
之詭計惑

不容髮而謬為必不狀之辭。以鼓將吏之疑。滋動人

衆與田單
陳勝高祖
之事同一
機智

心。霸其不狀。故曰永合者計也。蓋聞兵者詭道也。田

單之神師。樂毅破齊七十二城田單堅守卽墨宣言當有神師下殺俄有一卒曰臣可爲師乎

田單遂陳勝之狐魚。陳勝欲念鬼威衆乃丹書帛曰師之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

魚烹之得腹中書又令人止叢祠中作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卒皆驚恐多爲用者漢祖之

龍蛇。高祖母息大澤陂夢與神遇時大雨電太公往見二龍相交于陂中已而生季高祖斬蛇俄有

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今被赤帝子殺之。兵家以爲故轍刺智。刺音盛也

而漢自王莽以來天下允事符命。識記之書石畫之士熊

羆之卒。計畫可鑄金石曰石畫熊羆言威猛如熊如羆也莫不按圖摻。音牒

依。眇天瑞。眇音面視也瑞符也苟有咫尺之異。倉皇動色。唐馬燧討

皇明文雋

章卷二 五六

李懷光夜宿一村問田父曰此何村也曰名埋懷村

燧大喜曰吾誅懷老必矣在飛討楊公時么據洞庭

出沒不可測偶獲一謀者問其巢穴對曰險阻安可

入惟飛乃能入耳飛大咲曰天遣汝爲此言吾必破

其巢穴三軍大喜迄平之塌。壓而羣趨事之。塌音顛倒也顛倒而趨之如塌狀故

奔禹彤異之徒。彤音容耿奔鄧禹彤形焉異披肝歷膽冒盾羽以

從帝者。盾牌也羽箭也非獨帝仁聖善用人也。蓋謂符命在

焉。而方是時羣狐角立未有雌雄。隗囂公孫述等則人疑矣。

官不過大司馬。卒不過一郡。徇穎川時馮異率五郡以降秀鳳凰之

羣墜在鴻鵠。則又疑王郎盜名字。河北景從。卜者王郎詐稱

此言光武
方勢孤力
弱而欲奴
拾人群不
得不托天
以神其說

爲天子趙國以北皆嚮應之

成帝子子與百姓多信之立
爲天子趙國以北皆嚮應之
蕭都不守。王子接起兵蕭都以應王

三

此言自水
堅渡河之
後人心咸
歸附真王
而漢室中
興不難矣

郎聲勢霆震而帝之師燔焉則又疑吳楚間謂火滅為燔音尖散而不駭法曰善用兵者因其勢而導之故援天以神之也則敵眩造端以愚之則眾駭藉所信以鬼之則事實

鬼之驚惟之也蓋自淳沱水合之後天下始知天命有在而

其它紫色音英聲餘分閏位王莽傳紫間色繩邪聲言莽不得正命如歲月

之餘分音英聲供真王之驅除耳月表云遠足以資賢者為繩除難耳於是麾

下者效死聞風者響應軒睡喻竊據者而朱光宋太祖曰榻復振不可

謂非水合之羈縻云雖朕高帝約法三章惟殺人者

盜者抵罪餘水火中嘔民湯火鹿離于羅泣蛇望雲

乎哉豈區區得秦之鹿如所云泣蛇望雲之符瑞乎哉泣蛇見上高帝微時嘗隱芒碭山澤間呂后

尋求即得之季惟問之后曰季所君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陳勝事小慧而匹

大畧狐鳴魚書前亦何救於敗亡朕則大袖長者光武

初起兵衣絳衣大冠衆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顓顓專以水合成功

乎曰否

施存梅評塊土與晉埋懷破李朕則王霸即子犯馬

燧之謀耳故水合真也河水流漸霸使候吏詐言

也大抵欲壯三軍之氣耳王天意論俗儒術之見也

羅一峯嚴子陵高士論

子陵少同學于光武及帝即位子陵隱于富春山帝躬訪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為理子陵藐視之曰士固有志何相強也非徒以不仕為意其亦有以窺帝之素矣

先生少與光武同學莽之亾漢之興王莽篡漢孰不

願出以自見而先生方且變姓名走匿不暇是豈無

意哉帝思之至於物色乃出而就見項謂帝差增於

往則先生之平日其不足帝者深矣考其時先生年

六十有八帝年三十有四以師友事之而不可以臣

之亦明矣撫先生腹而共偃卧光隱于富春山帝訪之夜同榻光加足偃

皇明文集

卷二 五八

此言帝無師友下賢之誠而欲屈先生以助理此先生所以高

助。理。此。先。生。所。以。高。星。犯。帝。座。道。故。舊。曰。我。固。不。能。下。汝。邪。雖。不。忘。同。舍。尚。其。志。而。不。為。帝。屈。也。

應。而。曰。士。固。有。志。也。且。帝。力。委。政。侯。霸。霸。之。家。世。素。以。宦。者。進。又。顯。士。于。莽。先。生。將。唾。惡。不。暇。而。霸。反。以

手。書。侯。霸。關。閔。仲。叔。召。至。不。及。政。事。徒。勞。苦。仲。叔。悔。而。去。是。虛。召。坐。致。先。生。先。生

責。之。而。帝。咲。曰。狂。奴。故。態。夫。不。坐。霸。以。侮。賢。傲。物。之。罪。乃。供。為。戲。詐。指。目。之。詞。光。武。君。臣。之。間。相。與。如。此

而。謂。先。生。仕。乎。自。是。而。殺。韓。歆。廢。郭。后。易。太。子。又。未

幾。而。封。泰。山。奏。禱。瑞。頌。圖。讖。于。天。下。欲。則。先。生。與。帝

結言帝綱常不振封禪繁與先

此言帝委政侯霸任其侮賢傲物而不責則非尊德之誠先生何為而仕邪

生早見不
同量夫宜
遇明主而
其終身不
仕邪

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

哉帝召光為諫議大夫光不屈此時窺見帝隱故見幾高蹈非以卑官而不受也言之不聽

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

誰謂先生矢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

光武親物色而先生堅執不出說者謂卑諫議固

非知先生者即以先生以不仕為高者亦未知先

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為

如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其子陵千載知已乎

物而不
則非器
之亦先
何為而
非參良不
張胆至而
同量夫宜
至早見不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
蕭歸去去天志為良斷與主而以不仕為高者亦未知先
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為
如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其子陵千載知已乎
同學者何學哉使先生為諫議大夫於此可以無言
哉帝召光為諫議大夫光不屈此時窺見帝隱故見幾高蹈非以卑官而不受也言之不聽
而去亦陋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生殆計之審矣
誰謂先生矢志終身遇明主而以不仕為高邪
李卓吾評古之隱者謂不得君耳先生光武之故人
光武親物色而先生堅執不出說者謂卑諫議固
非知先生者即以先生以不仕為高者亦未知先
生所以不仕之故全在窺見光武不足與大有為
如是篇云云昔賢曰桐江一絲繫漢九鼎先生之

郭青螺論富春山

富春山者今浙江嚴州府七里灘是也昔藏子陵隱居釣灘處也有雨花臺卽其釣臺也上有清風高節九遊士墨客無不登臨吟賞羨爲天地間勝景云

富春山古傳藏子陵釣灘處也層峯疊翠啣在澤畔

風務時臨水波湧興真隱島真樂境首陽之盛槩若

增而高涓濱之勝跡若快而親伯夷叔齊隱于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茹

於葛巾黎杖以追乎湖山之蒲眼以卽乎魚水之相

親盤溪坐卧茂林棲眠者何可一二道也而孰與夫

致矣

至朋文雋

南卷二 六十

先寫出富春山水真隱島真樂境卽首陽盛槩涓濱勝跡莫與爭光其比目引類可謂盡文之致矣

此言子陵

不爲漢屈

視帝王若

常朋有天

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

友之氣象

絕意功名

酒情隱遯

子陵爭光哉且味子陵之爲人以想其志焉脫狀於漢之爵祿藐狀於漢之物色區區諫議何足驕稱我屢召屢不出視帝若昔常朋而加足偃卧無異微時同寢子陵少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卽位于陵隱去光武物色及之曰咄咄子陵獨不可相助爲理乎有志何相迫爲是故絕意功名酒情隱遯水之洋洋可以樂饑噎之泄泄可以棲遲合乎此則朝廷之矣邦國之矣處朝廷必憂其君處邦國必憂其民進而

憂不若退而樂瀟灑風塵之表長爲山林中之一居士魚蝦我侶麋鹿我友木石我居芻蕘者雉兔者與

之憂而樂山林之樂卽乾坤上忘乎下上

矣

我嬉遊凡動植潛翔於大漢之乾坤內者皆我寄精神而娛耳目者也噫春風舞雲會點志樂天矣論語曾子

此段言其言志曰慕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冥鴻商陽四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咏而歸

樂天四皓之憂雲志同趨乎功名爵祿之表公猶古畫今宛然若 若在 派派天造地設適足以資隱者為高其志耳嗚呼昨夜客星犯帝座明朝白雲聳隱家光武與子陵同窺子陵足加光武腹

此段就其忘其為帝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帝嘆浮雲富貴曰朕與故人共榻耳屢召諫議不屆 皇明文集 童卷二 六一 視卿相之富貴

處齋嘆之以見其為不世出之品格 不啻過眼飛霞也漢天子安得繫之維之有客宿宿有客信信乎嚴子陵不出世之翁其所由殆與王良輩異矣王良東海人光武歷徵為沛郡太守及大司徒司徒直以病告歸年餘復徵至滎陽為友人

結引文正公作記之詞以盡子陵生平詞簡意完 拒不相見但語其僕以無忠言嘉謨而取大位良慙自後速徵不應而遁 之祠堂記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其盡子陵之生平也夫

陳眉公評光武折節下交宜可出而仕矣子陵母亦窺其素以為不足與大有為與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曾似釣臺高其于子陵之不仕也奚訝

此論不盡善也

李九我論伏波將軍夔縡翁

馬伏波佐世祖驅除大難爰定窟區至是五溪蠻寇臨沉伏波請討帝怒其老赤首伏波遂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夔縡哉是翁遂遣行卒老蠻夷之域

昔伏波將軍從世祖定天下

光武謚曰世祖

為漢家勲矣五

直叙援之

勝心難抑

者以援欲

自負其長

而必盡用

其智勇也

以為援之不能抑其勝心也勝即自於也夫人惟其無長也。有所自多其長則必跛焉而思展人惟其無勇也。有所自負其勇則必躍焉而思奮人惟其無計也。有所自智其計則必炫焉而思吐斯所謂勝心也勝心

皇至明文傳

軍卷二 六一

存於胸中故其遇事嘗喜其見功嘗慕至於長已展矣勇已奮矣計已吐矣而其跛焉躍焉炫焉之思猶

時動而不能自己蓋勝心之難抑也如是夫援自奉

書洛陽而知帝王有真

臆置使援見帝帝不陳兵衛畧無猜忌援見其坦易如此

曰乃知帝王

則留侯之識也

張良見高帝曰指畫隴乃天授歸高帝

右虜在目中

援陳隗囂右必破狀因聚米為山谷及屯兵之處帝曰虜在吾目中矣

則

准陰之算也

韓信自謂兵皆算無遺策

西鋤先零北出塞漠南平

交趾

西域屬國先零塞漠鳥桓交趾女子常為亂援皆討平之

則樓舡貳師之畧

也漢武帝命霍去病為樓舡將軍平高麗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代大宛能已見於天下

次段言援能已見於天下則不宜輕舉妄動頓傷老成鎮重之體耳

入膠東一
察以見翁
不能保重
以茂其名
耳

矣曾不以此時守威定功解鞍釋甲修高密之內行

鄧禹為高整賈復為膠東侯閩明養重效膠東之養重猶狀在金

革之危樂汗馬之疲且非有根本之憂要害之梗也

形勢在我曰要在彼日害蠢狀小醜偏禪可定而不勝其趨趨詡

詡之意趨音賜跳踴也窳糧馬惟恐後時不亦儼乎

儼輕薄也且是時帝久苦兵間厭行枚之事行陣也枚如

結項中以止語也修儒雅之業慨狀喜與功臣烈侯共饗太

平之福蓋不欲以鞍馬煩之久矣援之請行帝愍其

老未之許也援顧急欲自試何哉馬援與梁英為友

皇朝文馬

章卷二 六三

援之請行
以下叙翁
自誇之詞

切中節夫
驕態

蔡梁題云牡丹花畔鶴精神飛並雲林似倚人萬里
雲霄不歸去洛陽能有幾時新此箴計為桓時詩也

而援不悟宜不免於慧茂之諷也蓋自古智能猛悍之士往往急於

自暴其技以求術鬻彼其志固欲登壇仗鉞執音

斬首音獻俘音有奇策材力之譽下之亦思執音

殊長丈二音荷戈願得一障而乘之邊塞故廉將軍老

矣猶思用趙人趙將廉頗奔魏楚人迎之于魏頗為

也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以訓練故王翦以老而為秦強起伐荆秦伐楚問王翦翦曰

日將軍老矣何怯也及李信敗秦王自至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李廣自束

髮從征數音其從大將軍出塞也請獨當匈奴廣自

之口卷尸
西域接實

克國之徒
卒中梁松

此言援不
知帝有厭
兵之意至
老猶雄心
未已如廉
頗李廣趙

穎陽強起之於楚將六十萬人伐楚滅之

自致於人乎何尤

兵數奇謀不得封侯及從得青伐匈奴趙克國先震青憐其老命從軍後黃請獨當一墜耳趙克國先震之行自讀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先零叛時趙克國年七十餘上思其老使

丙吉問誰可將者克園對曰無踰于老臣者矣蓋其銳心猛氣至於老而不

休功成而不倦聞烽火舉燧燔境有急則於高處舉火以爲號晝則用燧

夜則用烽則超亟而作即今飛拳攘臂而議蓋自昔朕矣寧獨

伏波將軍哉討交趾時拜爲伏波將軍吾之所惜於伏波者喜馳

驟之功而忽止足之戒老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殆樂

嬰鏢之名嬰鏢輕健貌而聞歛藏之義壯馬革之志接嘗

兒當死邊陲以而棄明哲之圖跡其事若有所便於

皇明文信

童卷二 六四

接之受詢不能如范

邊徼而將以自封者故梁松之口得行初接遺書戒子以杜季良

諫伯越而泛舟五湖

輕薄爲戒杜松與季良交甚密帝以接戒子書切責

魯連下聊城而薛千

而意苙之諫不免接在交趾時以意苙服之可輕身軍還載之一車人有詢其所

金之謝子房厥暴項

載者文犀寶玩者帝大怒及接卒至春不終城西藁

而從赤松子遊左太

莖後固有以召之也夫馬力竭矣而御者猶求馬不

成不受賞

已此東壁畢之馬所以必敗也哀公問顏回日子聞東壁畢之御乎回曰

長稔歸田廬朕翁慧

其馬將必佚公曰何以知之回曰東壁之御升馬執

夫之諫宜

必去楊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矣楚有養由基善射去楊葉百步之外

此以馬射百發百中

而不及善息此時恒息至於氣力倦弓撥矢鉤撥反

止必至于
其不能善
息也

矢鉤矢前功盡棄此養由基之射客所為欲教之者

也見戰國策蘇厲說武安君善息今援之所處得無與求馬不已不

以善息者類乎是故君子惜之也大抵勝心難抑抑

之在乎養昔者周公缺斨破斧天下不以為好兵隋

日斧方鞞日斨蓋兵戈之屬也其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言東征之役破斧缺斨其勞甚矣朕周

夫公有虔秉鉞天下不以為喜功其詩

曰牧墜洋洋檀車煌煌洋洋廣大貌維師尚父時維

鷹揚尚父佐武王為之上將如鷹二人皆以暮年出

結言古君

子能抑其

勝心者在

養其有素

而無不養

為接惜春

秋責備意

皇明文雋

章卷二 六五

也

制閫外狀皆追之而後應強之而後起及其罪人既

得則勿事行枚言既誅管蔡自矜其可以勿會朝清

明則載櫜兮矢會朝會戰之旦也言不崇朝而殺紂

始終無勝心焉彼固養之粹也紀消子之養鷄也闕

三日猶虛憍而恃氣氣猶在外未也至於望之如木鷄

而後日其德全矣若伏波將軍蓋猶有虛憍之氣焉

必如紀消子之術則惟二公哉

方孟旋評馬伏波功成能見猶不能自抑其勝心而

養字以應

故復出一

知時善息

乘時立功

勝心欲翁

不規規於

再結二公

喜於見長讒口高張主眷不終

視周呂愧多矣是

王鳳洲蔡中郎論

蔡中郎非不知董卓之非可事姑特迫於屠邑而出卒而感其厚恩乃殺身以報后世以為忠於卓以為黨惡此獨以中郎為非卓黨亦邕千載知已也

以邕文學

邕漢諸史

不名深為

得卒成漢史即司馬遷以後

遷因李陵下腐刑乃著史記以自鳴志

世

難其人矣此宜以德業於後世何至卒罹罪籍身名俱滅也嗟乎既負才美又保榮名二者豈易兼得哉

觀其著作

諫諍極正

數以直言受禍是果甘心依附者邪顧不幸而類其

皇明文集

前卷二 六六

不見憾于

君子

此言或幸

見辟于操

邕不幸而

死于卓為

非忠

矣

跡君子有餘憾焉蓋惜夫以高才禍身潔白之污若

此也當是時董卓挾震主之威處羣疑之際志欲亟

叔時望以要結人心耳豈復為邕計哉夫邕之舉于

卓與荀彧之辟于操一也余獨悲邕之終不得為或

也豈所謂處死者難與或荀氏八龍中人物操喜得

制于奸人不早決斷是則是矣而槩以為黨餘禍首

則非其情也

郭青螺評邕始之事卓為不智終之歿卓為非忠而

以邕為初心黨卓則不白之冤不容不辯

李滄溟仇香化陳元論

仇香為蒲亭長民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
香不罰而化之以孝王與為考城令乃謂
其少鷹鷂之志香對曰鷹鷂不
若鷹鳳喻用刑罰不若德化也

首言苛政甚于猛虎而為生民之不幸者嘆耳

次言人臣體上天

皇明文雋

愛民之心而為君牧民宜先教以重民命不可以刑法懲怨

慨自漢室不綱德化莫振權奸肆其羽翼貪暴恣其
麟甲民生斯世若猛虎之苛者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歲無寧日
嗚呼元元黎庶何不幸邪夫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
牧之又慮君不能以獨理立之臣以代君而治之身
其職者盍思曰民生至艱民命至重慎無戾刑峻法
以徵怨我百姓也徵怨左傳猶言取怨於是乎為之明其倫理

皇明文雋

童卷一 六七

為之長其恩愛俾鞞鞞鼓舞於化國之澤其間若緡
蠻不靈逸居而近於禽獸作不祥以橫行家庭者行
且董陶而革之噫必如是狀後體上天愛民之意而
無愧於代君治民之責也嘗觀仇香之長蒲亭陳元
不罰而化是何修何營邪香之語與者曰鷹鷂不若

鷹鳳

陳留仇香年四十為蒲亭長民有陳元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到元家為陳人倫孝行

元感悟卒為孝子考城令王與署香為主簿謂之曰
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邪香

曰以鷹鷂不若乃知香之所以治民者固有在也夫
鷹鳳故不為也

皇柝陵替由質而桓馭委其轡馬駘其駟轡今馬之牽轡也駟

馬口脚也居。帷。幄。操。國。柄。者。赫。赫。乎。豸。豹。之。飾。也。豸皆續

此言漢經補果能為漢天子鳴和鸞於皇路邪和鸞皆銀也雀

折圭擔爵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鄉皇路傾險方分邪寓

刑威督責將批勒鞭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鸞清節奏哉果能為漢

天子樹爵叢於生靈邪日以鷹鷂刑威督責天下而

天下之人籠絡於刑威中亦視之如鷹鷂之擊而凜

狀不敢犯獨香以鸞鳳之治治之豈無見哉彼見其

民心至愚而神雖椎埋屠狗之夫謂發人極其鸞悍

而莫顧者亦未必無乳哺之念諺云今有跪乳之特

皇明文傳

童卷二 六八

此正言仇

香之化陳

元惟以倫

理觸動其

真性而刑

罰不設自

見改圖之

速若此

此言香惟
以君子化
小人自能
轉不善而

不教則不與不觸則不動也吾教之使與觸之使動

則亡與與懷家人母子之愛而樂吾在上者德政之

寬猶之鳳鳳覽德輝而下之人莫不慶休瑞之至也

是故元之不孝能肆於香未為蒲長之時而不能肆

於香既為蒲長之後良其鸞鳳之治有以與動其心

也不狀數十年元惡不悛一朝而改圖之豈區區尙

刑法者所能變哉故為鷹鷂之治者可以革民之面

而不可以革民之心為鸞鳳之治者可以徵民為惡

而亦可以勸民為善以此較彼孰得而孰失邪夫小

為善無待
攻擊非誠
少鷹鷂之
志也

固

此以一陳

元化百陳

元將親義

序別信倫

理在左教

皇明文集

卷之二 六九

篤非鸞鳳
風行何以
得此

此言先香
當與劉寵
劉寬買彪
等共稱漢
朝循吏

人聞居為不善。見君子而後厭然。豈君子有刑威以

制之。而小人故消沮閉藏之。若是也。蓋所為之不善

耻於君子相形之際。而耻之必思厭之矣。夫元之不

孝。正聞居為不善類耳。不有抱鳳德之君子。而徒欲

以鷹鷂之威攻擊之。將何時而悟哉。此香之化元。非

少鷹鷂之志也。思自附於鸞鳳。而不為之也。有元之

一家。被香之德化。而篤於孝慈。則由是而鳴。至治於

國。遍蒲亭皆孝慈也。由孝慈而推之。則兄弟有恩。春

令在原矣。詩棠棣篇春令喻兄弟急難。註云春令之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意。故以與兄

弟之。夫婦有別。關關雎鳩矣。詩首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註云。關關。雎鳩雄相

應之和聲。雎鳩水鳥也。此鳥生有定偶。而不相。朋友

有信。鳥鳴嚶嚶矣。詩伐木篇。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註云。嚶嚶。鳥聲之和也。此以鳥之和

人之必求友也。化一人而蒲亭化。與一人而五倫明

孰謂鷹鷂之治。得與鸞鳳同日語哉。噫。寵有一錢之

受。劉寵嘗為會稽太守。簡除煩苛。郡中大治。徵為中

郎。將作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自山谷出。各齎

百錢。以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寬有蒲鞭之示。歷典

勤若父老。為人選一大錢受之。三郡溫仁。多怨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示辱而已。終不加若刑。彪有買父之稱。嘗為

新息長。百姓貧困。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後數年。人養子以千數。乃曰。此買父之所生也。皆

此言臣代君牧民君當爲民擇臣不宜以衆鷹鷂共排一鸞鳳

結嘆桓靈不多用仇

皇明文書

香母在子天下之嬰卯也

名以爲香有鸞鳳之志註見前此數子者其功勛在漢

郡邑其德澤在漢吏民而其姓氏載之名循吏之編

豈虛也哉嗚呼有循吏無名君雖得寵寬彪香董布

其德澤而貪殘者烏集以搏噬而逞其爪牙如生民

何譬之孤鳳鳴於衆梟之中何以勝惡聲之鬪也又

其甚者梁冀雖除五侯猶熾是前拒虎而後退狼矣

又其甚者寵豎作威名譽禁錮是築鴟棲而毀鳳巢

矣卒之雌雄莫知詩其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而柄落於虎視之

手易虎視眈眈猶鳥鵲之畏多風也去高木而巢扶枝自

以爲得所之安朕大人過之而探其穀音寇鳥子嬰之始生者

見過之而挑其卵故漢桓靈之治天下其鳥鵲之智

與

朱蘭嶠評漢丁減祗民之憔悴于虐政者如鷹鷂鷲

擊莫能朝夕仇公惟德化是先誠有千仞獨翔之

志今桓靈大用其才以遂其仁民之心將鵲巢麟

趾可且暮見雖謂人人陳元在在蒲亭可也奈何

以枳棘之地終屈鸞鳳則漢室不兢民生其盡傷

方希古論趙苞棄母全城

吾聞忠孝不得兩全苞守遼西虜奪其母
招以城降苞以為食祿而避難為非義力
戰而殺其母忠則
忠矣其為子道何

首言趙苞

當權其輕
重為進退

耳

一喻了然

見母不可
棄矣

此言一城

皇明文忠

童卷二 七一

未必保君
之存也初
不為母計
而據殺母
以全城亦
忍矣
此言善謀
者當視福
其母後設
計以陷虜
而奪這城
池則忠孝
可兩全矣
惜乎苞不
及此未足
稱善將也
代苞設策
亦是萬全

趙苞為遼西守鮮卑劫質其母而攻其城苞曰昔為
子母今為王臣義不得顧私恩力戰破之母遂遇害
余曰苞善守官矣朕而未知義也千金與盈尺之璧
孰重人必曰璧重而璧之積與千金孰重人必曰千
金重璧固重於千金矣以積敵千金不可也君固有
重於親者親固有重於君者使守一城而君在焉城
存則君存城亡則君亡寇雖劫母以脇降吾且盡死
以存君可也苞之所守者漢之君恃此以為存亡乎
抑土地而已乎如土地而已土地者璧積之類也固
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也况善為謀者未必失君之
土地乎彼鮮卑者衆多而可以計取性貪而可以利
誘其質母而攻城也所欲得者貨財耳能出數十萬
賂之而以母為請彼樂吾之利未必不從者也苟利
未足盈其心則求而避之彼雖得吾城吾徐以計攻
之未有不勝者也不此之圖而使母死於寇手雖可

之畫
責苞達權

赤春秋責

恪意也

未言苞能

知權通變

不失職亦

不失規何

遂棄而不

顧也

以存天下君子猶不忍也况一城乎義而合乎道而

宜乎人心者也不可以固而不知變者也棄母以全

城與全母而棄郡其非義則一朕不若棄母之愈甚

也權乎輕重使合乎宜上不失親次不失職惟達於

義者能之惜乎苞不足以及此也

陳眉公評趙苞所守之土地未必君恃以為存亡則

不以一城而棄母况善謀者土地又未必失則忠

孝可以兩全君子寧不苟乎遺憾也幾希

皇明文儒

卷之二 七二

夫下以... 忠則... 奇

不以一... 而棄母... 善謀者... 土地又... 未必失... 則忠... 孝可以... 兩全... 君子寧... 不苟乎... 遺憾也... 幾希

夫下以... 忠則... 奇

不以一... 而棄母... 善謀者... 土地又... 未必失... 則忠... 孝可以... 兩全... 君子寧... 不苟乎... 遺憾也... 幾希

夫下以... 忠則... 奇

不以一... 而棄母... 善謀者... 土地又... 未必失... 則忠... 孝可以... 兩全... 君子寧... 不苟乎... 遺憾也... 幾希

夫下以... 忠則... 奇

不以一... 而棄母... 善謀者... 土地又... 未必失... 則忠... 孝可以... 兩全... 君子寧... 不苟乎... 遺憾也... 幾希

夫下以... 忠則... 奇

程敏政關公論

公英雄節義彪炳千古至今猶稟稟生氣論者乃為其逐吏拒婚未免以矜已傲物忘後患而失人心焉公失荆州惜此亦以成敗論而未探之天命矣

大節二字乃一篇大主意

凡為將者當觀大節何如不當計事功之成敗或者

多謂羽嘗逐權之置吏罵權之請婚權置荆州之吏又遣人請與公

結婚公怒曰吾虎兒安肯與犬子為婚遂絕而受呂蒙之詐羽伐操呂蒙以計襲荆州

又以羽之攻樊也樊城在湖廣嘗以軍資不給將還治糜

芳傳士仁之罪故吳兵一動二子皆降遂咎羽輕信

寡謀貪前利而忘後患矜已傲物犯眾怒而失人心

皇明文詩

讀卷二 七三

嗟嗟此因敗而求其疵未嘗舉正氣大節而詳著之

羽在許許昌是也操使張遼察其意羽嘆曰吾極知曹公

待我厚操得羽五日一大宴三欲受劉將軍恩誓共

死桃園結義誓同生死當報效乃去耳然則敦天下之大信者

羽也觀其報效誓公則非輕信可知夫孔明以王佐之才至操則曰

誠不可與爭鋒羽之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也威震

華夏操議徙許以避其銳無謀而能若是哉觀其北拒曹操

幾欲逃避則非徒勇而無謀矣荆州分地屬昭烈權無故欲併之而

置三郡長吏則直在漢曲在權羽之逐之宜耳權反

此言荆州已屬漢然逐權所置之吏宜關

述或者之所以短公者皆是吹毛求疵之譚而於正氣大節所

此言報效

而後去非寡信威振華夏非無謀

此言荆州已屬漢然逐權所置之吏宜關

拒權之請
婚亦盜于
以妹妻昭
烈之轍也

覆小人。以妹妻昭烈之事。羽知春秋。又自知監絕。其

此言知人
則哲堯舜
尤難公真
可稱古良

當以軍法從事。知人之哲。聖堯猶難。亦烏能逆料芳

昏與暴律
之也

與士仁。襲漢衣冠。而其為臣虜者哉。莫測非公所能

至末方結
天不祚漢
故公不能
成功非短
以自敗耳

怒而失人心。可以詆曹操。皆不可以詆羽。羽真所謂

皇明文馬

古良將矣。以忠後患失人心。反詆吳魏。乃夫成敗出

錢抑之評王鳳州亦會為公立論云荆州之失非公

於天而大節存乎人。古仁人志士。盡其在已。豈能責

失也失在昭烈與孔明不思為公立援也獨數篋

辯其非輕信寡謀等語歷歷明若中天公逐吏拒

婚尤見其正氣大節誠萬古不易名言可破時論

之障矣

皇明文馬

童卷二 七四

王命州論關羽失荆州

不數語而有許多光甚文豈在多哉

先言荆州

之失非獨

羽失在昭

烈之委羽

而不思為

羽後繼也

此段言委

羽以拒操

不能保操

之不乘羽

亦不能保

皇明文集

羽之能勝

操正當議

論

此言致羽

之進退維

谷俱所以

保全荆州

之道

此段代昭

烈畫策宜

為羽聲援

使進退有

所藉方是

結又歸之

天意以為

昭烈孔明

夫計之解

說者謂關羽失荆州咎在不能聯結東吳自傲慢人致然此獨以為昭烈孔明之失在不為羽後援之故未又歸之天意之未欲興漢意見起出一世議論卓越千古

關羽之失荆州以為羽之失余以為非羽之失而昭

烈之失也昭烈之失在委羽以與操角而不為之後

繼也其不備吳則次之時操稱魏王于許昌倫稱為漢中王于成都孫權稱侯

夫操借虜也割天下之二垂而以戎馬據其吭羽雖

勝獲于禁七軍能保操羽伐操急操令于禁龐德統七軍以禦之羽決水以滄七

軍斬龐德不自至乎操至羽保其能勝乎即勝能孤

軍乘而深入乎不勝其何以退乎夫勝而不能退者

自縱敵也不勝而不可以退是委敵也俱非所以有

荆州之道也當是時昭烈或自出或以委孔明翼德

張飛字翼德率三萬之眾而駐荆襄為羽聲援羽進而可

以籍其威而脅操退而可以有所就而不壞散使羽進可

以戰退可以守隱然辱蒙遜之狡謀而江陵固於太山矣夫

以昭烈之明孔明之智而計不能及此孰非天也夫

取襄樊而因以北掩洛東蹂許其醫於箕山斜谷不

百倍哉孔明在祈山以兵挑司馬故曰天也

鄭師山論孔明諫昭烈

昭烈於孔明諫行言聽歎如魚水伐吳一舉最為失策如以孔明智不及此則非所以為孔明智及而不諫則非所以報昭烈故身國齊昭烈伐吳之失非孔明不諫之失也

或曰昭烈伐吳乃千古之失策而孔明畧無一字之

首言孔明非智不及趙雲其所

諫當時武臣若趙雲者乃有國賊曹操非孫權比之

以諫昭烈之伐吳者亦已有素矣

言狀則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先見如孔明智不

吳坐視不諫哉

曰非也伐吳之失策孔明諫之不聽而昭烈

悔之不及人特未之知耳何以知孔明之諫孔明之

次言因其已往之言

初語昭烈曰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信其後來之論

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孔明之初意

如此後來之諫可知也以權為不可圖而諫於未伐吳之先則伐吳之時而諫可

此言昭烈知托孤之語矣

何以知昭烈之悔永安之詔曰君才十倍曹丕必

只言曹丕不言孫權則其悔不用孔明之諫可知誰謂趙雲諫而孔明獨不諫邪

能安國家終定大事言昭烈臨終托孤悔不用孔明之言正以知不諫伐吳之諫也

且昭烈方敗於孫權其慚憤以圖再舉不言可知而

託孤之際乃舍權稱丕意必孔明之諫有如雲之為

者諫孔明亦必有如趙雲之諫特昭烈不用之耳故昭烈至是乃悟其言而

深恨之不臧也曾是而孔明之智不足以及此乎孔

此言昭烈不聽孔明

明所以與漢之策素定于草廬三顧坐譚之頃方三顧定

之策此劉策之言乃在未出南陽之先已知三分鼎足之勢耳其大者則取荆益援孫權而昭烈曾無一之見從後世乃歸之天不祚漢豈不

過乎歸咎在昭烈不聽忠諫曰孔明嘗自嘆法孝直

此言孔明思孝直以制主東行則又欲以人諫也則昭之不可也皆其欲諫之深心也法正制主東行之語

免兇昭烈乎

牛春字評孔明對昭烈願命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

皇明文集

卷二 七七

已豈其欲以死報昭烈於既伐吳之後乃不以死

諫昭烈於未伐吳之先乎想昭烈復仇之志已堅

雖百孔明其如諫之不入何其後昭烈才倍曹丕

之悔孔明制主東行之思誰謂其不諫伐吳智不

如趙雲邪

揚昇菴論三蘇不取孔明

孔明天下奇才也其為劉先主運籌決勝者皆具後漢室之舉至人猶嘖嘖稱贊而謂三蘇不取者何所見而云然

宋周公謹癸辛雜識謂三蘇皆不取孔明蘇老泉東坡穎濱父

比篇文小蒲百餘字而聯絡貫串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毫懈縱橫折不可不讀

說命相表裏伊尹佐成湯而作伊訓以諭太甲傳說作說命以迪宗宗穎濱上皇

帝書云孔明用兵如神而以粮道不繼屢出無功孔明

從先主破曹兵取荊州入西蜀定漢中南征孟獲所到皆服後伐魏六出祈山以粮道險阻用木牛流馬

不克卒由是言之苟無其材雖聖賢不能自致于陸

皇明文集

章卷二 七八

誠孔明千載之知己

步二公以伊傳神聖為比許之亦至矣老泉謂孔明

棄荊州而就巴蜀吾知其無能為也先主與龐統入蜀取益州命孔

明等守荊州後統為蜀將張任所殺先主乃召正謂

棄荊州一事狀不考孔明草廬見先主之言南陽三顧之時

孔明早知孫權可與為援而已云荊州用武之地棄

而不取乃先主之失以此病孔明不亦誤乎

陳眉公評蘇氏以伊傳神聖比孔明則敬服至矣世

謂不取孔明何誣蘇氏父子哉即所載棄荊州為

無能而老泉豈無所考証云云

此言棄荆
州即先主
之粉志老
泉歸咎于
孔明其不
考也深矣

孫觀揚論昭烈顧命之失

昔昭烈在白帝城托孤曰君才十倍曹丕
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可自取孔明
出師表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其言皆
起於顧命之失也君子不能無遺議焉
董卓袁紹
劉焉曹操

首言昭烈
孔明魚水
相得死生
共効無非
為漢室計
也

玉乃四起
之亂也

漢有天下四百餘年桓靈不道僭亂四起

益州之衆

二顧孔明於草廬之中遂定君臣之分相

與披荆棘

犯霜露同生死共其苦者十有七年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者

皆為興復漢室也昭烈豈為身謀

孔明蓋社稷之臣也

被黜社稷豈招之不來麾
今劉

皇明文廟

南卷二 七九

周亦無如
之何耳

禪昏愚暗弱縱使伊尹阿衡周公輔相亦必危亾而

此代為立
策宜祝孔

明以更正
劉氏賢君
則漢室未
必不復興
乃文法絕
慮逢生也

則漢室未
必不復興

而後為漢祀不絕哉為昭烈之顧命宜曰朕與丞相

所以經營
天下者

凡為興復劉氏也今天奪我志病

不能興嗣
子可輔輔

之如不可輔則擇劉氏之賢者

而立之孔
明王佐之

才必有以處此而劉氏之社稷

復興矣

代昭烈計托孤之顧命宜令孔明更立賢君

此言昭烈
置之嫌

以安劉氏之社稷不宜以卿可自取一言反

君可自取
疑之地

惜乎昭烈之識不足及此乃曰如不可輔卿

一言反制
縛孔明使
不得以大
有為

未結昭烈
顧命之失
非天不祚
漢

可自取。置孔明於嫌疑之地。欲用權而擇賢。則恐天
下以昭烈之言而疑已。欲守經而不變。則恐劉禪之
昏愚。而不可有為。終於天下三分。不能混一。孔明既
死。劉禪就擒。劉禪納臣于魏曰此間樂非天不假孔
明以年。不克終。大事實由昭烈。顧命失言。後嗣非人。
遂亾其國。悲夫。

高中玄評昭烈君臣相得曠古希有卒之天不祚漢
卽以孔明輔之而不足雖劉禪之昏弱乎實昭烈
顧命之失使然以其堅憂殷家天下之意而昧堯

舜公天下之心也此推本窮源之說起昭烈而問
之其亦何辭

集
非天不祚
顧命之失
未結昭烈

非天不祚
顧命之失
未結昭烈
非天不祚
顧命之失
未結昭烈

言為
不計以大
一言又附

不計以大
一言又附
不計以大
一言又附

程篁墩曹操論

操繼董卓銳觀漢祚官中誅母后殿上脅孤君名曰漢臣實為漢賊方且沾沾自智敢云接踵重踵迹其所為俱遺臭萬年之辜吾誰欺欺天乎

曹操之在漢人服其智而操亦以之自况曰吾豈四

目哉舜目重瞳項羽目亦重瞳人號曰四目以目中眸子有四耳但多智耳以予

觀之操豈足以言智哉操之所以不即敗亡者天幸

也夫操之圍張繡於穰城攻劉備于徐州也田豐嘗

兩說袁紹以襲許矣許曹操所都洛陽之地也其拒紹於官渡也

孫策又嘗定部署以襲許矣其追袁紹擊烏桓也烏桓

次言田豐孫策劉備

皇明文書 龍卷二 八一

之計得行地名袁紹所屬州界備又勸劉表以襲許矣使二子之計一行

則操之敗亡豈待旋踵而袁劉不能盡人之言孫有

暴客之禍謂之非天幸可乎既出於天幸則免于二子之襲者非出于智可

或曰操雖虛國遠征亦必有居守之臣留屯之兵

以備非常之變則襲許之策烏能保其必勝哉是大

不狀方關羽之取襄攻樊也操固已相視無措惟議

徙許都以避其銳羽在下襄陽斬龐德降于禁曹操

矣甚欲則明知敵來不能起為之所而况于出奇制勝

者哉操之危益屢矣而猶以多智自詭吾誰欺乎古

五

首言操之不敗乃天幸矣得以智自誇

則許襲而操亡可立見矣

觀操欲徙許都以避攻樊之銳師則計出無所施安得以多智而欺人哉

四

結言大智
出於至誠
操以僥倖
免不智甚
矣

之智者必以誠為之主。而動不失正。無欲速之心。而
有萬全之道焉。若操之幸勝苟免。特所謂穿窬之雄
耳。烏足以言智。

姜鳳阿評操以智愚人。人亦為其智所愚。田豐等襲
許之策。不見聽用。則操之未敗。公實倖出于天耳。
且關羽兵下。襄陽便欲徙許。智安在哉。此奸雄欺
人之術。非古至誠為主。萬全之道矣。後人有以為
智者。則又不智于操矣。



皇明文獻
童卷二
八二

耳烏足以言智
有萬全之道焉
若操之幸勝苟免
特所謂穿窬之雄
耳烏足以言智

唐荆川論荀彧

荀彧者八龍之矯矯者也際漢末大亂佐魏武以征伐天下十有其八乃以阻進爵國公故中魏公忌甘自飲藥卒溫公謂死漢室功不在管仲後而仁宜居管仲先

起以自文其忠嚴或乃春秋誅心之法也一篇大意在此二語

次言忠者必明於大分大義而

欺世盜名者難免君子之洞照承自文來發意

此言昭烈以中山靖

天下有公是之忠而矯之以自文者弗與焉夫忠者臣職也分等於乾坤而義根於所性者也若之何其矯之蓋希寵謀功者無明分之守怙權竊勢者無幸義之真分而失守則乖人將以分而病之義而弗章則悖人將以義而非之病且非焉而不吾釋好名者之所弗願也於是乎托近似以自名而邀夫不情無實

皇明文馬

車卷二八三

之譽使按迹遺心者猶庶幾其直之也此無他有所諱於中者必有所飾於外而激於惡其聲之所感非心之誠狀者也君子察其衷詳其世則其飾偽也渣以招尤而其誣人也終以誣已公好公惡之情誰得而泯也嗚呼此荀彧之死漢所以為非其直也史氏從而察焉溫公書其能死漢室寧無失其實矣乎吾嘗觀彧之

時矣東京榛蕪榛木叢生之貌蕪荒穢也乘輿版蕩版蕩詩二篇名皆傷周室

大壞李雅郭汜治兵相攻催迎獻帝幸其營遂燒宮殿官府七月楊奉等將兵送乘輿東歸乘輿居棘籬

漢事已日非矣所恃以維持名分者一昭烈耳昭

王之後乃
漢共主也

或以高才
銳志切漢

室厚恩謂
宜翊昭烈

以恢復漢
室與卧龍

共效馳驅
上策也

烈中山之胄

景帝第八子中山靖王之後也

承獻帝之命任郭清之

權董承禰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後事敗見殺

倡義徐州奸雄挫焉

綱目書劉備起兵徐
州討曹操深與之也

或以入龍之裔奕世漢臣恩不

為不厚矣

或祖父荀淑有子八人並有名稱時謂之八龍淑及子爽皆仕漢

以匡時

之畧美無遺策才不為不高矣徘徊河冀之間擇君

而委質焉志不為不銳矣

揚龍山曰或問關河莫擇其所歸卒從曹氏獨不知

惟其高則經綸之績非昭烈不足以謀志惟其銳則

外比於賢非昭烈不足以共事比輔也易曰外比于賢以從事也故

皇明文緒

章卷二 八四

君子謂或於斯時可以待隆中之顧

昭烈三顧孔明於隆中可

以效馳驅之勞

前出師表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也

可以堅韜躬盡

瘁之節

孔明後出師表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

死繼之

左傳荀息曰臣竭其肱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云云繼之

始終為漢必

如是而後可自靖矣

靖安也自安其義之所當盡

捨此不事而顧

于操屬心焉何哉操亂臣也乘草昧

易曰天造草昧謂天運禱亂晦

之隙以稱兵挾天子之令以威衆其遙逞之志

天下知之久矣或智者也奚而不知也知之而復事

之或將利之也

以取功名為利

或以機數警敏操有大畧焉

此言或明

知操奸雄

而事之者

利其大畧
可圖天下
而或之心
不在漢室

可知矣

或若得人而為之輔意者天下可圖乎克是心也或志不在漢矣不狀何邂逅之始而遽以為子房哉時

此言操以子房視或

下亂或恐潁川有難先率宗族去聞曹操有才畧夫乃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以為奮武司馬子房佐高帝以滅秦感項漢基業焉或甘以子房自

或以高帝視操以子

居則必以高帝居操矣操而高也漢其可以久乎噫

嬰項籍視獻帝其不為死漢明

獻帝在此非操事也是以子嬰處獻矣秦孺子嬰降于漢是以

矣

以項籍處獻矣項王籍為漢高所滅或之所以視漢者何如而

謂其能死之乎呂布之難昭烈以窮來歸劉備伐袁術呂布日

夜奪徐州操有豫州之命焉備之資也或弗之勸又

望明文書

童卷二 八五

語操以圖之向微郭嘉之請身且不保矣布攻劉備備走歸操

或勸操圖昭烈從焉

以為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必為後患操問郭嘉嘉曰備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

操之深謀

賢為名也不可操笑或之所以助漢者何如而謂其

不知為漢室計其不為死漢二也

能死之邪且曹劉不兩立或之所知也有漢則無曹

曹疆則漢弱矣或有反正之圖固當杜堅水之漸易曰

履霜堅冰至二陰甚微其勢必感如履霜則知其水之必至也方且運籌設策為帷

幄之私人察州之領操欲先取徐州或曰將軍本以察州首事百姓歸心今雖殘壞

此言操挾天子令諸

猶易以自保不可以不先天子之迎曹操在許都謀迎天子或曰金

候皆或為

定操乃止遂先定察州天子之迎曹操在許都謀迎天子或曰金袁

之陰謀是
操之良臣
實漢之賊
臣其不爲
死漢三也

曹勝敗之論

操欲討袁紹懼力不敵或曰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疆無能爲

以遂其

邪志而成虎視之謀

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使漢不及卒胥於

陷焉或之所以為漢防患者何如而謂其能成之邪

劉潛夫刺

狀則或之死孰死之與說者曰或以九錫死也
楊雄詩曰執戟浮沉計未疎無端著論美新都區區所得能多少枉被人書葬大夫或之得不書操大夫者猶幸有九錫殊禮也操得而兼之篡奪之謀決錫之死耳

矣或以死諍是為漢惜名器者也

溫公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噫

非狀也曹之疆也獻將委命矣雖不有九錫其能無

篡乎或與操處有年矣操之逆謀亦數矣豈誠有匡

邪

朝寧國之兵忠貞還讓之節者乎狀則九錫固可惜

而丞相之自為

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劍履以上殿贊謁而不

名者

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履劍上殿

獨非漢之名器乎或不惜

之於其漸於是而始防焉晚矣哉且或於曹公非有

腹心之固不過以智計相資耳操之大計垂成則視

夫同危共難之臣將從而剪之或之才能固操之所

忌也是雖希希意逢迎猶慮其隙矧九錫之諍

諫受九錫

又有以沮其好大之心邪勞軍之命輒留之怒

見考其實

意可知也上不得君之忻下不愜士大夫之議或之

此言或見
忌于操而
慮其徒死
無益遂假
死漢至以
為名非其
忠漢之祗
心邪

此言或之
死爲非成
仁非全忠
晚節欲蓋
彌彰安得
謂之死漢
邪

此言晦蔽
不書操殺
苟或者罪
或也或不
得已而死
難爲操與
慮顧大業
其言是矣
故特書操
殺而不去
其官罪操

已諱也

結言或助
惡篡漢比
之于伯夷
管仲溫公
東坡其亦

皇明文書

章卷二 八七

計至此窮矣。與其徒死而無名孰若邀名於漢代。飲藥之舉或有深情焉。其譎亦甚矣。夫守死非難。善道爲難。或之死將謂其成仁。邪則養寇長亂於德。爲不祥。將謂其全忠。邪則覆國之奸。誰其教之。將謂其以晚節蓋之。邪則積惡已彰。抑之愈顯。一時之憤激。其可以庇終身。邪。狀則謂之死漢者。非歿所也。晦菴綱書曰。侍中。光祿大夫。叅軍事。苟或自殺。夫不沒其官。明非漢所命也。不諱其名。明非漢所臣也。綱目書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夫融固操之所憚者。而何有于或。范史謂操難爲操與。慮顧大業其言是矣。故特書操殺而不去其官。罪操也。書苟或自殺者。罪或也。不隱其自殺者。明非漢所致死也。命非以漢則或之爵皆操爵也。臣非以漢則或之身皆操身也。死非以漢則或之殺皆操殺也。狀則操不怒則或未必死也。或之死將以諱操也。非諱操也將以諱其身也。或之罪可勝誅。邪。雖狀溫公有仁。先管仲之許。見考實東坡有道似伯夷之稱。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其道似伯夷狀則彼皆非與。嗟夫。是亦史氏之見耳。夫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或助惡者也。比而同之。過矣。管仲相桓以尊周室。或無漢者也。安在其能先之。邪。君子謂二

見史氏之
見矣卓哉
名言

公於是乎過與矣不有綱目之筆則稱忠於萬世者
皆此類也而心迹之辯荒矣故曰綱目繼獲麟者也
宋羽皇評大意以荀彧有英敏之才卓越不擇君而
寧輔昭烈以中興漢室既昧之於始乃明知操有
代漢之奸萌而甘爲之決機發策是篡漢操也成
操之篡者彧也九錫之死非誠爲漢室死也自知
其必死于奸雄之手計無復之姑歸身令名以欺
世耳紫陽罪之以自殺其不與孔融共嘉又安以
伯夷管仲謬許之也此論直斥至末毫無轉詞白
彧也亦以警後世之爲彧者毋失身于匪人云

